

## 前言

话说宋太祖赵匡胤于改朝换代之初，虽夺得了大片江山，却担心军人的权力大于他，帝位难保，于是，宋太祖在心腹重臣的建议下，决定收回兵权。

也就是在那年，同是征战沙场的老将，尹春秋、曹义重和沈战这三位情同手足的八拜之交，其实早已厌倦了“一将功成万骨枯”，血流成河、尸堆成出的沙场征战。此时，太祖的释权，正切合了他们早想卸甲养老的心愿。

于是乎，三人共谋了良久，最后老大尹春秋和老二曹义重终于决定，将同时举家迁往三弟沈战的世居，择地比邻而居，三人相持相成一起归隐于洛阳一带。

就这样，除了沈家原有的“飞鹰庄”外，尹春秋建了“雄天堡”，曹义重盖有“霸地寨”。想当然耳，三位老将军的志气犹在，一心还想著雄霸天地。

那么，在三家权贵世居洛阳以后，原本平静、安居乐业的洛阳人，又为何会对这三家的后代产生了莫大的兴趣呢？

所以说罗！故事便是这么开始了……

## 第一章

挽弓当挽强，  
用箭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  
擒贼先擒王。

父亲殷殷的叮咛声犹在耳边，看似娉婷又似和著卓然风姿的少女不敢有任何的迟疑，挺直著曼妙的身躯，傲然不群的拉弓。她专注的看著前面的大树，心中已经有了目标，绝不愿无的放矢，而坏了父亲自小的谆谆教诲。

咻咻咻！

山风不断的掀起少女的衣摆，淡紫色薄纱裙不停的飘向夜空。这样好玩的风，丝毫不能动摇少女的专心，一待目标确定后，她便毫不迟疑的将手中的箭射出。一阵阵银色的光芒宛若黑夜中的闪电，持续的、不曾间断的飞射出，造成黑夜中一片奇异的美景。

“好棒喔！小姐，你的箭术这么精湛，一定不输那‘雄天堡’的少主。”说话的女娃平常严肃不苟言笑的脸蛋，也难敌少女所撒下的魔力，频频称奇。

“谢谢赐喜的称赞。”少女展露笑颜，高兴的拉著女娃一同前去找回箭，“本来我是预定射在这儿的，可是刚才风大，方向有点儿偏。”指著她预定的目标，她似是有些懊恼。

“小姐的箭术在这方圆几百里内绝无人可比，请小姐宽心。”忠心的丫鬟努力的拔著箭，一方面克尽为人奴所应尽的责任？安慰主子受创的心灵。

少女轻轻的笑出声，小心翼翼的收起箭，然后好笑的拉著丫鬟糗道：“赐

喜，有时候我真怀疑你是不是个伪装的老太婆呢！瞧你老是这么严肃，板著脸孔，好像我那个白发爷爷。”

爷爷说赐喜是特地买来服侍她的丫鬟，而赐喜也似乎很认真的想做好这份工作。说真的，她是把赐喜当妹妹看，只不过她不喜欢她年纪轻轻的，老板著一张可爱的脸孔，真是浪费了她的青春哪！

不过，这山寨人的性子也当真和赐喜没啥两样，古板、严肃，却又心地善良得教人心疼。

当初她到“霸地寨”时，的确为寨内严格的教条给吓了好大一跳，难怪这占地辽阔的山寨里死气沉沉的，毫无一点乐趣可言。

唉，谁要她爷爷以前是位高权重的将军呢！长年征战沙场的他，总喜欢把军中那套刻板的规矩搬进寨来。说也奇怪，爷爷虽喜欢把军令充作家法用，但山寨里的数百人却也心甘情愿受罚，从无怨言。

她还真是服了这些墨守成规的善良老百姓了。

“赐喜不敢与老寨主比。”惶恐的她只差没当场昏厥而已。“请小姐不要折煞赐喜了。”

这曹老将军是山寨里人人敬仰的长者，她凭什么与之并论！只怕容易道人非议。

“赐喜，别怕，我只是开玩笑的，瞧你吓得脸都白了。”她爷爷当真这么得人尊敬，连提一下都不行！

“绯儿！绯儿！这丫头又跑到哪里野了。”

说人人到，“霸地寨”内上下奉若神只的曹义重，声如洪钟的嗓子正肆无忌惮的嚷著，这声音之洪亮恐怕连对面山头都听得见。

惨了，又来了！

明天又得面对一大堆的关怀眼神了。唉！曹子彤抚著头，伤透了脑筋。爷爷实在太宝贝她了，让已届双十年华的她颇难为情，因为寨内的人铁定又都跟著出来寻她了。

爷爷是他们的主子，在他们的观念里，哪有主子四 B 寻找人，而仆人在家休息的道理！

这些人的阶级观念根本就已根深柢固的无法动摇了，所以不管曹义重怎么说，寨里的人绝不可能袖手旁观的，也就是说她必须好自为之了。

“绯儿！”又是一记大喊，迫使曹子彤不得不回答了，免得等会儿又被人海团团围住，审东问西的，著实烦人。

“我的美髯爷爷？”

果然，曹义重闻声，一下子就来到她的跟前了，而赐喜则背著她的箭筒严阵以待，唯恐老寨主心生不悦，怪她没好好照顾小姐。她的慌张模样让曹子彤看得为之失笑。

赐喜这丫头真的好可爱啊！

“你这丫头怎么答得这么无奈。”白发苍苍的曹义重健壮的身子搂著孙女，展现一般人难得一见的慈祥。“后天就要成亲了，还到处乱跑！”诃责中的溺爱绝对错不了。

成亲！对啊，她就要成亲了，爷爷不说她还真的忘了。

当初要不是爷爷千请求万拜托的要她答应尹家这门亲事，说什么他们曹家愧对尹家，也不告诉她究竟是怎么样的愧对法，又要不是看见爷爷提起尹家时的伤恻，她是绝不可能答应的。再怎么样，她也不可能嫁给一名素未

谋面的男子，不管他是多么英勇、有才华，对她而言都是枉然。

“不然子彤不嫁了，留下来陪我的美髯爷爷可好？”曹子彤半真半假的试探著。

“我不是说了，以后在我面前不许提起你的名字吗？”他不想孙女又亿及过去，那个他无法探知又遥不可及的往事。

曹子彤皱紧鼻头，不悦的挑高了柳眉，“爷爷太不讲理了，这名字是我爹取的，我爹也就是您的儿子哪！岂有父母赐名不受之理。”她当然知道爷爷的心情，可是这名字是父母赐与她，也是她思亲的唯一联系，怎可说不要就不要。

这脾气的确是曹家典型的？倔！

曹义重欣喜在心，脸上却仍是不认同的僵著，“我并没要你改名，爷爷只希望你能记住我为你取的别名。”

还特别强调是爷爷为她取的别名喔！

曹子彤心软又依依不舍的紧依著他，“绯儿没敢忘啊！这‘绯’字多好听啊！热情又大方。当然啦，‘彤’字也不赖啦！爹毕竟是爷爷的儿子嘛，想来爷爷和爹都想绯儿大红特红吧！”

“你这丫头就会耍嘴皮子。”绯儿不愧是将门之后，能言善辩，才高貌美，而且让一般人驾讶的是，看起来文文弱弱的她，竟有百步穿杨之神技。

书哲把她教养得很好……

我儿书哲，你得女如此也该欣慰了，爹感谢你让我在有生之年，还能有她陪伴大半辈子，不致让爹孤老一生。

“爷爷，您还没回答绯儿，是否愿意让我留在您身边一辈子？”她才不想嫁给尹家那个少主呢！

“不行！这门亲事早在两年前就订下了，曹家岂可再背负心之名？”几十年前的往事又回到曹义重的脑海里，他是想忘也忘不了沈毅父女责备、哀怨的辱骂声。

再背负心之名？什么意思！

“爷爷，您的意思是……”她太急于想知道一切，父亲虽然深爱著母亲，但是他的眼神时常会不知不觉流露出愧疚，这眼神就和爷爷现在的表情一样，那么曹家真的真欠过尹家什么情了？

“这是上一辈的事，你不需要知道太多，反正你嫁去尹家后，对你的婆婆要好一点，我想尹家人也会疼你如亲生的。”

想起琴深那孩子怨恨的双眼，曹义重实在没把握。还好那尹老太君是他的知交，她一定会疼绯儿的：而且傲飞这孩子人品不错，他对他的印象很好，虽然他是个风流狂放的傲世才子，可是却同时也是个经商高手，尹家今日的当可敌国，傲飞的功劳大如天。

只是傲飞这孩子的“知己”太多了，据说这孩子的知交满天下，如果传闻没错的话，他不免要怀疑是否为绯儿订错了亲。

细看绯儿那细致、古典的脸蛋，一对清澈闪亮的双眸及鲜艳的红唇，镶在她雪白的肌肤上，再配上那头漆黑柔细的秀发，造就成绯儿惊为天人的美貌。

幸好！他家的绯儿长得国色天香，无人可拟，但愿那心高气傲的尹家少主也同其他人一般，为绯儿的美丽著迷。

“是吗？我怎么觉得不是这么回事。”怀疑的打量她爷爷不安的神情，曹

子彤的心也跟著颤抖。她不大胆，可也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婚姻到底不是儿戏，这攸关一辈子的大事，教一向开朗、勇往直前的她也不免要畏惧了。

“绯儿，难道爷爷会害你吗？这尹家已仙逝的老太爷以前是爷爷的同袍，更是我的八拜之交，所以傲飞也是一门将相之后，他配你是绰绰有余了。”曹义重打趣的逗弄噘高著小嘴的俏孙女，“严格来说，该是咱们高攀了‘雄天堡’，咱们家虽富比王侯，却不若尹家的财势呀！”

有钱是他家的事，她一概不管。她倒是对于傲飞的箭术感兴趣些，若依刚才赐喜惊叹的样子，这位尹家公子的箭术一定了得。

“‘雄天堡’？赐喜，你刚说的少主就是尹傲飞吗？”她习惯连名带姓喊著未来的夫婿，为此曹义重不知纠正过她几次了，依然没效。

不过这次让曹义重大叹其气的，并不是为了这桩，而是他这个多才多艺的宝贝孙女，竟然不知道傲飞是“雄天堡”的少主，这话要是传了出去还得了，人家会以为绯儿是个不懂不识之无的无知少女啊！

曹家的子孙怎可被如此的批判？这 i 是莫大的羞辱。“绯儿，从今天起到你出嫁为止，你给我乖乖的在房里做女红。还有，你必须好好的认识一下你未来的夫婿啊！爷爷觉得你对傲飞似乎不怎么感兴趣。”

“爷爷，绯儿要出嫁了，您就舍得让我终日锁在房里不见天日吗？”尽量装得可怜一点准没错。

其实要说不感兴趣，还不如说她根本不喜欢他。但要说不喜欢他嘛！似乎又对他不太公平，因为她从未见过尹傲飞，只是多少从赐喜唠叨的嘴里得知他是个眼高于顶的公子哥儿，而且似乎很喜欢处处留情。

这就是她看他不顺眼的地方，什么叫风流不下流，依她看来，风流即等于下流，一个姑娘换过一个的，分明像流连在花丛的采花郎，她可不觉得嫁这种夫君有什么好炫耀、高兴的。

所以订亲两年来，她对尹傲飞这个人一律采不闻不问，放牛吃草的政策，她是乐得忽视他，看来尹傲飞对她似乎也颇有同感。因为这些年来他也从未到“霸地寨”造访过，他对这个未曾谋面的未婚妻，似乎也不怎么有兴趣。曹子彤自嘲的笑笑。

绯儿说得是，她嫁到尹家后，铁定无法像现在这么来去自如，想去哪就去哪，也不怕有人会欺负她。到了尹家可就不同了，琴深那孩子的恨还是没办法消除吧！她为什么会答应这门亲事呢？

想著想著，层层的不安直袭上心头，曹义重此刻真的后悔和尹家结亲了。他为什么没早一点想到这点？琴深对曹家积怨多年，岂会如此爽快的答应结亲？她怕是想凌虐他的宝贝绯儿吧。

“嘿！我的美髯爷爷，别这么忧愁嘛！绯儿只是和您开玩笑的，怎么精明的您会把绯儿的玩笑当真了？”等了老半天见老人家没反应，曹子彤抬起头欲看个究竟，谁知竟见他凝著一张老脸，那脸当真和赐喜一板一眼的模样没差一丝一毫。她看得噗哧笑出声，怜惜的伸出手卷著曹义重那长得至至胸前的白胡子，爱娇的笑道：“爷爷，您就是老绷著脸，害赐喜也同您一般老板著脸，我可从没见过她自然的笑过呢！”

“此话当真？”曹义重心不在焉的扫了下突然乱了手脚的丫鬟，只见原本忠心耿耿静候在一旁的丫鬟手忙脚乱的，真不知该将四肢往哪儿摆。

“小……小姐……”赐喜向她的主子求救。

“好啦！人家不好意思了。走吧！回去看看您又为您的爱孙添了哪些嫁

妆了。”这几天他几次上城里办货，恐怕是为她的婚事忙著吧！

“你这丫头真精，又被你料中了。”曹义重不再理会心中的不安了，绯儿是这么的聪慧，相信琴深一定也会喜欢她的。

“这哪是精，任何明眼人都知道爷爷这几个月，光是为了替我添置嫁妆，这汴京来回就不知走了几百趟了。”笑咪咪的挽著曹义重，曹子彤眉开眼笑的揶揄著她的老爷爷，“爷爷，您买这么多金银珠宝给我，难道不怕我半路被劫吗？”

“傻孩子，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有傲飞那孩子在，没人敢动我的宝贝孙女的。更何况我已经让廷昭和廷旭这两个孩子到山寨来了，有他们保护你，爷爷没什么好不放心的。”他早就想到这点了，由于尹家和曹家都是富贵世家，两家的长者又都曾是位高权重的将军，所以这桩珠联璧合的联姻自然惊动了全国，也引得不少宵小觊觎。

的确，这江湖上的人多少都得敬曹家三分，因为曹家寨里有得是英雄好汉，只有不知死活的人才会乱闯。像前几天就有位不知好歹的小偷，竟敢跑到戒备森严的山寨里行窃，差点没被寨里的好汉给砍死。

“我那位英俊潇洒的廷昭表哥和老寒著一张俊脸的廷旭表哥来了吗？”

好久没到镖局去玩了，唉！待她嫁到尹家后，更是别想去了。因为据说去尹家的路程，没有十天半个月绝到不了，更别谈她是个嫁出门的女子。

这一去经年得过著相夫教子的日子，别说是到镖局玩了，如果她能到当地的镇上绕上一绕，就非常的阿弥陀佛了。

身为古代女子的她，实在悲惨！

当初要不是为了爹，她也不会……

“绯儿，男女有别，这里和你以前那里有太多的不同了，你已经住了两年，应该深深的体会到了。爷爷宠你，舍不得违背你的心愿，可是你即将为人妻了，爷爷不得不提醒你这点，因为尹家人不会了解这种事的。”

曹义重实在不愿提起孙女的来处，可是却又不得不说，他怕他的宠溺终会害了孙女的。绯儿和她两位表哥的感情实在太好，由不得他不担心，虽然廷昭和廷旭只当绯儿是妹妹，可是他能了解，别人却未必能洞悉啊！

“绯儿一定不会丢爷爷的脸的，既然绯儿下定决心来到这里，便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了。绯儿也知道这里允许表兄妹结婚，但绯儿只当表哥们是亲兄弟，尚懂得分寸拿捏，请爷爷别替我担心。”这尹家果然罗唆！曹子彤的心里开始为她的未来叫苦。

很欣慰他有个懂事的乖孙女，曹义重默然不语，爷俩各怀心事的依偎而行。

她知道她必须忘了以前的一切，可是她真能忘得了吗？虽然离开那里已经两年了，可是好歹她也留在那儿待了十七年啊！教她怎能说忘就忘？

她想念父母亲，也想念子婕姊，甚至连她家养的猫狗都一并的想念了。

啊！她挚爱的家人和挚爱的家乡啊，她已经再也无法看到了……

两年前，于二十世纪的南投这个现代都市里，有这么一座镶满绿宝石的山上……

绵延不断的青翠山岭，像是镶在天空的绿宝石，每每让驻足者感动万分。尤其是天刚破晓，雾气浓厚时，满山遍野像是披了层闪亮的薄纱外衣，在拂晓的照耀下甚是迷人。

初秋的早晨，一位俏皮的少女坐在木造长廊上欣赏著这日复一日的美景，看不厌的满山绿意，气候的蜕变似乎无法影响它的美丽、清新。

“子彤，早啊！”推开纱门，曹子婕穿著睡衣，优雅的打了个呵欠，有点口齿不清的走出来。

“姊，早安。”多么有气无力的招呼声。

“穿这么薄，你不冷吗？”靠著她坐下，曹子婕温柔的梳理了妹妹柔顺但显得凌乱的长发。

一阵凉风制人，这可不像是夏日怡人的和风，温温柔柔的吹得人很舒服。她不禁摩擦著双臂打哆嗦。唉！太久没回山上了，还真不能适应这种寒意。尤其入秋早晨气温已明显下降，更何况是在高山上。偏过头，看妹妹只穿了件薄上衣和牛仔裤却不像会冷的样子，瞧她一派悠悠哉哉，真像那些漂亮的小精灵啊！

“还好。”她喜欢这阵阵的凉风，吹得人神清气爽，什么烦恼也容易丢去。

收回了视线，曹子彤转身朝姊姊慢慢的绽出淡淡笑颜，平常的嘻皮笑脸不复在，她显得有些忧愁。

子彤是个生性开朗的女孩，很少有事情能让她忧愁的，即使是她一出生就注定的命运，也没能击倒她啊！

“子彤，你有心事吗？”毕竟是唯一的妹妹，她特地请假回来不正是为了妹妹的事吗？“如果你是为了晚上的事担心，你放心，姊姊绝不会任你孤单的去那里的。”

“嘘！小声点，不然让爸妈听到，否则他们又要伤心自责好几天了。”紧张的顾前探后，确定都没人了以后，曹子彤才放心的望著她美丽优雅的姊姊。

“子彤，你为什么不为自己想一想？你……就要离开我们了呀！”泪水不断的涌上来，曹子婕是想停也停不了。

姊姊哭了！

曹子彤讶异的呆望著她，她这位品学兼优的姊姊哭了。曹家姊妹一向好胜，绝不轻易在人前掉泪，可是这会儿两个人再也顾不了这么多了，只因这残酷的分别太使人伤心。

“姊……我好舍不得你们……”坚强的外衣再也披不住她脆弱的心灵了，曹子彤哭得伤心，哭得教人心酸。

女儿们的啜泣声引得躲在门后的方丽容也陪著哭花了脸，她是不是太自私了，这么做是不是错了？

“丽容……”一声温柔的轻喊，把一切看在眼里的曹书哲温柔的将门后的妻子纳入他温暖的胸怀里。他轻柔的叫声，惹得三名哭泣的女子同时转过头。

方丽容心折的望著她斯文俊雅的丈夫，她是多么的爱他啊！她能失去他吗？

不！不能，可是……老天啊！如果要拥有他，她就必须失去她心爱的女儿子彤啊！

手心手背都是肉，教她如何割舍得了！

曹书哲拥著爱妻走上前廊，和女儿们并坐著，曹子婕和曹子彤分别倚进他们的双臂里，享受这常有却又即将残缺的温馨。

“你们应该知道，你们是最爱的女人。”永远是这么温柔，如和煦的春风般，曹书哲温文儒雅的爱是曹家人的支柱和重心。“我很高兴能拥有丽容

爱妻和两名才貌过人的女儿们。”

“爸……”曹子婕和曹子彤不约而同的拉著他的手，方丽容则是哀伤的望著他，他是在诀别吧！那么她终将失去他了。

二十五年前的今天，方丽容在旧家门前的梧桐树下发现了她，他对这世界是那么的懵懂无知，像初生婴儿般的望著她，当时正值花样年华的她，仗著自己的几分美貌，向来眼高于顶，谁知初见他的那一刻起，便将自己的心都许给了他，她知道自己是爱上这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男人了。

曹书哲对她显然也是有情，是方丽容那双多情的眼眸留住了他，使他对这个花花世界产生信心，也是她的爱让他不致迷失，可是如今她的爱却也教他痛苦，他不能让他的女儿代他回到那个世界，那样太残忍了。

“子彤乖，别伤心了，今后你和姊姊要好好保护妈妈。”多么标致的女儿啊！曹书哲舍不得的摸著女儿的脸。

“爸，你在胡说些什么，是你要保护妈妈一辈子才对呀！”曹子彤拒绝让心里的恐惧流露出来，她笑得牵强，笑得勉强。

这孩子分明怕得很，曹书哲把这一切全都看在眼里。

“爸爸很高兴遇到你们的妈妈，也很高兴来到这个世界，二十五年了，期限已经到了。当初你们那精通卜卦的奶奶便曾告诉我，我会从宋朝消失二十五年，如果没意外的话，二十五年后便会重现。”

是的，他便是一个跨越历史的宋朝男子。二十五年前庆祝他生辰的那晚，无意中拾得他送给未婚妻的半边紫玉镯把玩著，不意竟真的错入时空和丽容相遇进而相恋。母亲的卜卦相当准，她老人家是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了，只是不知会发生在何年何月何日，不过她便不忘时时叮咛她的爱子，二十五年！他只会消失二十五年，除非有人的生辰八字和他一模一样，能够代替他，才能免去这场劫数。

多么巧！他再也想不到那个人便是他的小女儿子彤。他曾私心的以为这是他过去的娘亲所安排的，于是他便从小教导他的女儿们学习射箭、骑马、剑术以为不时之需，而聪明、伶俐的子婕和子彤也果真不负他所盼，不仅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更是全国青少年射箭、马术和剑术的佼佼者。

一直到二十五年的今天，那可怕的日子终于还是到来了。如今看来，虽然子彤一再坚持代文前往宋代，可是丽容和子婕是那么的伤心欲绝，他放心何忍！

“是啊！你们爸爸本来就不是这个朝代的人，他是应该……”她想忍住泪水，可是不能，她不能啊！如果书哲离开了，她的心一定也会跟著枯竭的。

“难道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吗？”向来冷静自若的曹子婕哭喊的搂著她伤心哀恸的母亲，她不想失去慈祥的父亲，也不想失去善良俏皮的妹妹啊！

老天啊！你为什么这么残忍……

“别说了，我绝不会让爸爸离开妈妈的。”曹子彤坚强的抹开纵横在脸上的泪水，她不许自己再伤心，因为宋代还有个人在等著她。“从小我便知道有这么一天，我不怨爸爸也不怨妈妈，要知道爷爷在等子彤呢！”

是的，还有个孤独的老人因为失去爱子，而在殷切的盼著他的归期呢！

“子彤……”曹书哲不愿意让她离开他们。

“爸，别再说了，我的心意已决，你该了解我。”

是啊！他当然了解他倔强的女儿，凡事只要她决定了，任何人都别想动摇她，除非她自己回心转意，不然就是请天皇老子来也没有用。

“子彤！”曹子婕还是舍不得，这个她宝贝了十七年的妹妹就要离开了，她说什么也没办法控制自己的伤心。

“好好孝顺爸爸和妈妈，别再哭了。如果你想我的时候就朝山里大喊几声，我一定会听到的，因为爸说爷爷也是住在山上啊！”带著泪珠的脸庞绽出个自我安慰的笑容，更教他们难过。

“子彤，是妈太自私了。”方丽容肝肠欲断的抚著女儿的脸颊。

“哪儿的话，妈和爸这么相爱，怎能教人给拆散了？别哭了，说不定我的另一半注定在宋代，留在这里，我说不定永远也找不到爱我的老公哪！”自我解嘲地过日子，总比以泪洗面来得好过嘛！

“你这孩子……”方丽容听了又哭又笑，子彤的安慰总算轻解了她的自责。

“走吧！和我到茶园逛逛吧！”曹子彤拉起一家人，准备做最后的巡礼。

他们全都知道她的意思，大家很有默契的收起泪水，极力的想抓住她最后的笑语，可是无情的时间还是很快的流逝了。

太阳很快的西沉，一弯新月缓缓的升起，曹子彤无奈的知道时辰已经到了。

她穿好了那飘飘然的大裙罗衫，淡紫色的外衫和头上的玉钗、金盏花把她妆点成一位古典美女。她从不知道自己可以这么美丽的，直到穿上了这一身盛装后，才蓦然发觉自己的美丽。

多适合啊！她是多么适合这种装扮啊！望著镜子里的人，曹子彤告诉自己，这是她最后一次流露出无助的眼神，她不能再教父母伤神了。

“好美啊！这是我美丽的小子彤吗？”方丽容惊呼的看著从房里走出来的女儿。

“干嘛这么惊讶，不是你帮我打扮的吗？”俏皮的站在方丽容的跟前，曹子彤笑出声。

“子彤，你真的很美丽喔！”端著蛋糕食难下咽的曹子婕，也合著泪水的称赞著。

曹子彤伸手用水袖抹去姊姊的泪水，“嘿！不是说好不落泪的吗？幸好有这大大的袖子可以吸水，这衣服的好处大概就在这里了。”

“这是富家千金才有的装扮，瞧你说得好像穿了件大抹布似的。”轻轻的斥责著她，方丽容对女儿的疼爱尽现于话意中。

“是很像嘛！”她还没说这衣服像人家在唱戏穿的呢！

“子彤，这是爹送给你的礼物，祝我的宝贝女儿生日快乐。”曹书哲当然也惊叹女儿的美丽，只不过他对这种装扮没什么感觉，因为他看太多了。

接过锦盒，曹子彤好奇的打开。是一对紫色的玉……不，应该说是一只玉镯被分成了两半，一边镌有“执子之手”，另一边则刻著“与子偕老”，这……

“这玉镯是你爸从宋朝带来的传家之宝，也是定情之物。”方丽容同情的看著丈夫。

她知道以前他曾和一名女子订过亲，因为错入时空河而误了对方，想必他是既内疚又自责吧！当他知道自己不能回去时，内心曾相当的著急。那名不知情的女子，在未婚夫婿莫名其妙的失踪后，又会是怎样的难过呢？

“子彤，如果以后你遇到个心爱的男子，你可以把一半的玉镯送给他，以表示你的爱慕之心。”

“当初爸爸也是把玉镯送给你，才套住你的心的吗？”这镯子真的好晶莹、好剔透，看也知道这是上等的美玉，因为她很少看到这种全然无瑕疵的紫罗兰玉哪！

“那还用说吗？”两姊妹中只有曹子婕知道她父亲曾和一名女子订过亲，她当然也知道那两块玉镯之中的一块是那名女子之物，只是经过了这么多年，她恐怕已另嫁他人了吧！

“好好保存，爹只能给你这个了。”

“谁说的，你还给了我这个和这个啊！”从房里拿出轻巧的银制弓箭和雕刻得相当精致的箭筒，免不了和一身秀美盛重的装扮不符，曹子彤硬是快乐的背著它们。“这些是你亲手为我做的，我一定也会好好珍惜的。”

“你要把这些也带去吗？”方丽容微微的笑道，她要女儿安心的离开，不要有任何牵挂。

“当然啊！如果可以的话，我还真想把电规、冰箱、洗衣机等一些电气用品都带去。”扳著手指，她算得不亦乐乎，“要不是考虑到那个时代还没发明电的话，我准会不辞辛苦的硬背著过去。”

“如果可以的话，我真想陪你一起去。”曹子婕忧伤的说著。

“别说了，别说了……”曹子彤侧过头，不安的望著茶园旁的梧桐树，那树的中间已经渐渐的发著光了，“时辰到了，我该走了。”

勇敢的拿著玉镯、背著弓箭，她的行囊就这么多了。她知道她一定得走，如果不走的话，她父亲是必死无疑，这是卜卦的奶奶一再警告父亲的后果，他们不敢忘，也不能忘。

于是，在一片哭喊声中，她毅然的踏上她的“归途”，不留回头……

## 第二章

又梦到两年前那使人断肠的一夜了……

唉！自从来到“霸地寨”后，她便很少再梦到以前的事了，为什么那尘封已久的往事又再度浮现？难道是因为她即将嫁人的关系吗？

曹子彤抿著嘴躺在床上重温那些美好时光，她还记得当她出现在“霸地寨”时，她是多么的惊讶，她从没想过她爷爷曾是个有权有势的将军，更料不到她那孤僻的爷爷早守在树下，等著她的出现。

当她被一阵白光冲昏了头，睁开眼的那一刹那，她敢发誓，她确实看到她那白发苍苍的老爷爷双眸闪著泪光紧瞅著她。虽然他很快就恢复了，但是她却被他的泪水给感动了。

当下，她即作出一个决定，那就是永不再提过往的事，她要专心的留在这里陪伴她孤单了二十几年的爷爷。

她会一辈子孝顺她的美髯爷爷的，也不准任何人欺负他。

这也是爹千叮咛万嘱咐的事，虽然爹身边还有一位温柔娴静的姊姊，但是嫁出去的女儿好比泼出去的水，怎能当往娘家跑？所以照顾这位孤僻的爷爷便成了她首要之责了。

刚开始，爷爷确实不爱搭理她，他是关心又不想让她知道吧！所以罗，她只好来个死缠烂打，整天跟在老人家身边，更时常硬拉著他到处乱逛，也不理他有多么生气，反正她知道他只是在装模作样，其实他是很爱她的。

渐渐地，她发现那个孤僻的老人变了，他变得时常寻找她的踪影，变得常微笑，也变成了溺爱她的爷爷了。

“小姐，请起来梳洗了。”像上了定时器一样，赐喜每天准时在这个时辰替她打水梳妆，而她往往是赖在床上不肯起来，总要赐喜三催四请的。

以前在南投时，她总是会很早就起来，可是那时她是因为要上学，不得不早点起来欣赏美景，现在爷爷嫌太学远，不肯让她上都城就读，于是为她延请夫子，继续她未完的学业，也可顺便补充一下当代的知识。

“小姐，请起来！”赐喜走到床边，拉开丝罗帷帐，正想拉开棉被时，曹子彤突然一个动作，快速的伸手搂著她，害赐喜吓得尖叫。

“嘘！”曹子彤赶忙捂住她的嘴，似笑非笑的瞪著她骂道，“等会儿爷爷又跑来探个究竟，我们就又免不了一阵好骂的。”

“对不起……”赐喜羞愧的低下头。

下了床，习惯性的想摺棉被却被赐喜推开的曹子彤，被赐喜正经八百的道歉模样给惹得笑呵呵，“赐喜，我真的觉得你才像个中规中矩的大家闺秀耶！”

“小姐，请不要取笑我了。”手脚俐落的赐喜迅速的摺好棉被后，不快的踱到曹子彤的身边，抢过她手上的梳子。

其实她很喜欢绯儿小姐，因为小姐对下人很好，人长得美，待人可亲，也没有丝毫骄气。她很庆幸能跟在她的身边，可是有一点她很不满意，就是小姐凡事都喜欢自己动手，让她这个下人很没面子，好像她的手不灵巧似的。

她可是老寨主从小买来要侍奉小姐的，小姐不该这么独立的，她应该是个柔柔弱弱，像一般富家闺秀般，文静的待在绣房中才是啊！

恼怒了喔！她的小丫鬟又在闹别扭了。

“嗯，赐喜啊，如果我嫁过去的话，你是不是也要跟著我？”暗笑著，曹子彤等著看她发飙。

“当然！”小姐这话问得真是奇怪。

“那你以后会嫁人吗？”她的定力真好，再怎么逗她也不生气，顶多像现在这样心不甘情不愿，纵使一肚子的高兴，她仍是克尽本分的侍奉著她。唉！真是难为这些看人脸色吃穿的下人了。

“不会，因为赐喜要侍奉小姐一辈子。”仍是答得平板，她忙著梳理小姐的头发都来不及了，哪还有时间去应付她的问题。

“如果我不要你了呢？”斜瞅著铜镜内反射出的脸蛋，曹子彤隐藏住恶作剧的笑容，学她正经八百的模样。

瞬间，梳子掉了，按著发饰也掉了，“小……小姐，你是嫌赐喜不好吗？”脸色更白了，赐喜没想到她会这么说，吓得一张脸毫无血色。

“骗你的啦！我怎么可能不要赐喜呢？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哪！”她也未免反应过度了吧！

“小姐！”果然发怒了，看到小姐滴溜转动贼贼的瞄著她的黑眼珠，赐喜知道自己和往常一样又被戏弄了。

“轻松一下嘛！瞧你神经老是绷得这么紧，我是怕你肌肉僵硬，老了中风哪！”说得多么振振有词。

中风？什么奇怪的词儿。

“谢谢小姐的关心。”真希望她的主子是个温柔娴静的小姐，绯儿小姐的调皮和无穷尽的活力，实在让她这个做下人的倍感不胜负荷。

谢谢小姐关心！？嘻！赐喜明明恼得要命。

“小表妹，我可爱的绯儿表妹在吗？”这种吊儿郎当的声音准是那自命风流的廷昭表哥发出的。

“大表哥吗？进来，快点进来。”好久没看到他和廷旭表哥了，他们对这个意外飞来的表妹可是疼如手中宝。

这一发声，赐喜又摆出那种恐怖的晚娘脸孔死瞪著她了。

“赐喜，别这样嘛！我好久没看到表哥们了，很想念他们啊！”她这个做主人的可真没威严，请个人进来竟然还要看下人的脸色，唉！世风日下，小姐难为啊！

“哼！”很久没看到他们？简直是瞎扯嘛！上个月两位少爷才在寨里住了近半个月，小姐竟敢睁著眼睛说瞎话。

一向直来直往的雷廷昭闻言，当真不客气地拖著寒著脸的弟弟廷旭，兴高采烈的跨进他小表妹的闺房，两个同样俊挺、高大的男子，却有著不同的气质。

“廷昭少爷，这里是小”赐喜生气的放下梳子，把刚才的气恼一古脑的发了出来，才不管小姐的求情。

“表妹的闺房，我不可以进来，对不对？”雷廷昭接下她未竟的话语，满不在乎的坐在椅子上，好笑的看著表妹的忠心丫鬟，“我说赐喜姑娘啊，这话你已经说了两年，而我也听了两年了，你好歹偶尔也换一下说词嘛！老是这么一成不变，真没新鲜感。”

噗哧！瞧赐喜被她大表哥气得脸色青一阵、红一阵的，曹子彤在一旁听得真想大笑。

这两个人真是天生的死对头，赐喜看廷昭不顺眼，偏偏她那爱戏弄人的廷昭表哥又喜欢逗赐喜，也许他就是这点和自己很像，所以她和表哥的感情才会这么好。

气冲冲的提水出去，幸好赐喜太守规矩了没敢甩门，她这么克制自己，还真是不简单哪！

“大表哥，你不要老是气赐喜嘛！人家她才十五岁哪！”她似乎忘了自己先前的恶作剧了。

“冤枉啊！大人，在下岂敢惹我小表妹的丫鬟呢？依在下看来，她似乎在我未到之前就受气了，才会把一肚子怨气转嫁到我身上。”可怜兮兮的脸孔上，却闪著了然一切的精明眼神。他在江湖上打滚这么多年了，察言观色对他而言，是一门相当重要的功课。

“对啦！你又猜中了，真聪明。”曹子彤十分坦白，无辜又有点罪恶感的朝他微笑。

接著，她扫向那位坐立不安的冷酷男子，一看见他正襟危坐、那副不自然的样子，她的嘴巴就咧得更开了，甚至一排雪白的贝齿都露了出来，她还是不在乎的笑著。

“廷旭表哥，你不要每次进来我的房间，就摆出这种被赶鸭子上架的模样啦！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在欺负你呢。”曹子彤故意晃到他身边，不依的撒著娇。

他这个小表妹真皮！雷廷昭窃窃的笑著，不过他可不敢表现出来，否则等一下他这个不近人情的弟弟发起火来，他可就吃不完兜著走罗！

“没有的事。”低沉有力的声音，简洁的回答著。雷廷旭不自在的转开头，

直盯著隔开房间和内厅的屏风。

“还说没有，廷旭表哥是不是很讨厌绯儿？”说著，她难过的低头把玩著手指，紧咬著嘴唇不许自己笑出来。

“绯儿表妹，我……”一向冷酷、孤傲的男子，见到曹子彤楚楚动人的哀诉也没辙了。

爆笑声！

曹子彤以为自己忍不住笑出来了，所以她赶紧伸手想阻止自己大笑，没想到一摸到嘴巴，才发现这笑声不是从她嘴里发出的。

侧过头，她看到坐在大理石椅上的大表哥廷昭笑得人仰马翻的，好不快乐！而廷旭表哥则是阴沉地瞪著他，好像在警告他最好不要太过分。

喔哦，得快点想个法子打圆场，不过，必须先将那个大嘴巴堵起来才行。她随手拿起桌上的水果，轻而易举的投进雷廷昭张得老大的嘴里，让他差点岔了气。

幸好赐喜不在，不然铁定又要唠叨她没有大家闺秀的风范了。

“嗯……我说廷旭表哥，最近镖局的生意好吗？”拍拍手，她对自己的投射相当满意。

没错，这两个硬朗的男子正是“扬音镖局”的少爷们，也就是她姑母的儿子们，更是名满京城的镖师，所以他们硬是比一般的男子多了那么一点气度，那么一点气概，又多那么一点绿林好汉的气质。

就因为如此，所以她才会这么欣赏这两位表亲啊！英雄惜英雄嘛！好歹她的箭术到目前为止仍无人能比，所以她也算是个巾帼英雄了。

幸好他们的镖局设在镇上，离山寨不算远，骑马只消两个昼夜便可抵达，所以她闲来没事时总喜欢下山找他们玩。

“还好。”雷廷旭未曾缓和的脸色仍是不高兴的绷紧著。

“那么你们明天要一起陪嫁到尹家吗？”

“陪嫁！”顺手拿出水果吃著的雷廷昭，差点被入喉的水果给噎死。而雷廷旭的表情更是一绝，脸色紫一阵、青一阵的突著眼珠子死瞪著她。

“是啊！你们不是要陪著我一直到尹家吗？”有什么好大驾小怪的，她不过是少说几个字而已啊！

“我的姑奶奶啊！那是保护你，不叫陪嫁。”真是的，这话要传了出去，他们以后可怎么做人的。

“哎呀！一样啦！你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计较了？”

曹子彤笑吟吟的和他们打哈哈，就是因为他们不是那种满嘴之乎也者的文弱书生，要不然她早避之如蛇魅，逃之夭夭去了。

急促的脚步声和开门声，让屋里的三个人同时吓了一跳。

是赐喜！瞧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回不知又是谁惹到这个小家伙了。

赐喜匆匆忙忙的跑进来，口中直嚷著，“小姐！不好了，老爷昏倒了”等不及她说完，屋里的三个人就飞也似的直往老人家的房间跑。

一向健朗的爷爷怎么会突然昏倒？

“赐喜，你跑快一点啦！爷爷怎么会昏倒的？”

“我不知道，只是听说他接见过尹家派来的仆人后，就昏倒在大厅了。”

尹家！

“爷爷。”轻柔的唤著昏迷不醒的老人，曹子彤的眼底有太多的恐惧和担

心了。爷爷的气喘病已经好久没发作了，这次怎么又会……

“小表妹，别担心了，刚才大夫不是说了，外公的身体硬朗得很吗？”雷廷昭拍拍她的肩膀，不停的安慰著她。

“他不会有事的。”奇怪，一样是关怀，这二表哥廷旭吐出来的话硬是多了那么些欲置人于死地的冷酷，总教她不寒而栗。

“教我怎能不担心？他是我唯一的亲人啊！”她漂亮的脸孔上有载不完的忧愁，“如果以后我嫁入尹家，就没办法照顾他了。”

“什么唯一的亲人，我们不是你的亲人吗？你可别忘了，我娘亲可是外公的亲女儿哩。”雷廷昭温和的笑著，一向闪著调侃的眼底写满了关怀。

“我们会时常来看外公，你别担心了。”雷廷旭信誓旦旦的保证著。

“表哥……”曹子彤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绯儿，绯儿……”曹义重沙哑的嗓子不停的呼唤著她，可怜他平常炯炯有神的慈爱脸孔，此时却变得萧瑟凄凉，看得她既心酸又心疼。

“爷爷，绯儿在这里。”执起他粗糙的大手，她温柔的望著老人家。

在她的轻唤中，老人缓缓的苏醒了。当他一接触到孙女担心的眼神，脸上的愧疚和心里的自责更是不断的翻搅著。

“绯儿，爷……爷对不起你。”

“说什么傻话嘛！你是嫌嫁妆帮我买得太少了，还是绫罗绸缎添得不够多。”她打趣的逗著她的老爷爷。

曹义重很想转过身去逃避一切，但是他不行，他不是个逃避现实的人，他是个曾在沙场上风光一时的大将军啊！

“傲飞……傲飞他……逃婚了。”非常困难的吐出话来，他实在不想说，但是尹家的家仆话说得那么切实，他们分明是故意让曹家难看的。

“逃婚！”连同赐喜在内，不仅曹子彤火大，就连一向斯文的雷氏两兄弟也跳起来，眼露凶光。

“他们竟敢如此羞辱我们！”难怪爷爷会气得昏倒，她只是没当场吐血而已。“爷爷，您确定没听错、认错人？”

“是尹家的管家亲自出马的，爷爷和尹家知交了大半辈子，怎会不认得他？”没想到琴深那孩子会这么做，都怪他老糊涂，一心只想弥补对尹家的亏欠，没注意到他们根本没诚意，一心只想报复。

“我非宰了傲飞不可！”雷廷旭首先发难，听他的口气好像和尹傲飞很熟。

“廷旭，等等！傲飞不应该是这种人，先把事情弄清楚再说。”

雷氏兄弟和尹傲飞可以说是从小混到大的，傲飞的脾气，雷廷昭可是不知八分，也了解七分。傲飞这人心高气傲，不过为人正派，从不会耍诡计。此刻，尹家在迎亲前夕才传出他逃婚的消息，这招的确够毒，但绝不是出自他的意思，所以这事有蹊跷，难道傲飞是受了谁的挑拨才……

但话又说回来，正因为傲飞心高气傲，所以他不想做的事，别人也绝别想逼他，那么这件事到底是不是出自他的意思呢？

嗯！有必要了解一下。

“廷旭表哥，我也觉得事出必有因，不然他们不会在和曹家订了两年亲后，在迎娶前一天才要这么一记狠招。”她咬牙切齿的说著。尹傲飞竟然会做得这么绝！“等弄清楚后，我再跟你一道去宰了他，而且肯定要教他死得很难看，再也狂放不起来。”握紧拳头，曹子彤阴森森的腿起眼睛，打算随时付诸行动。

没错！她是很想宰了这位尹家少主，毕竟没有人愿意做个弃妇，尤其是处在这种封建时代，他这么做无异是替她烙上了一个永难磨灭的标记，让世人永远带著奇异的眼光看她，届时爷爷又会是如何的难堪自责呢！

“外公，尹家这么做，会不会和舅舅以前的事有关？”看样子这火药味得先冲一冲才行。雷廷昭的确也为尹家的作为愤怒，不过他不是盲目的人，幸好他聪慧的小表妹不是胡涂的女子，不然这件事闹开了，对两家都没好处，甚至可能祸及另外一家人。

“大表哥，你说的是哪件事？”爷爷常说曹家愧对尹家，但不知他们究竟是怎么个愧对法。

不管怎么说，她是非报这一箭之仇不可。此仇不报，她誓不为人！她会让这位尹家少主知道曹家的小姐可不是省油的灯！

完了！看到表妹算计的眼神，雷廷昭就知道傲飞这下惨了，他这个鬼灵精的表妹绝不会善罢甘休的。绯儿不会记仇，但是也不会让傲飞好过的。

“都怪爷爷太相信尹家了，才会让绯儿……”曹义重精神不济的爬起来，他实在太对不起他的爱孙了。

“爷爷，别自责了，错的又不是您，逃婚的也不是您啊！”暂且将内心的愤怒搁在一旁，爷爷的健康最重要。“而且这样也好，绯儿才十九岁而已，说不定以后能遇到自己心仪的人啊！您就别难过了。”

她又不是古代的烈女，什么一女不事二夫的蠢事，她才不干哩！那尹家的傲飞这般寡情，她要是为他守节，说不定还被尹家笑是傻瓜。

“绯儿，你想得太天真了，这里可不是”曹义重当然知道孙女来自何方，而这个秘密也只有他和雷家人才能理解。

“爷爷，您对绯儿没信心吗？”娇嗔的噘高了嘴，曹子彤阻止他再自叹自艾了。

“现在绯儿只想知道，究竟咱们和尹家曾有什么过节。”

绯儿似乎不怎么难过，倒是生气的成分居多。这也难怪，当初是他求她答应这门亲事的，从头到尾绯儿都不曾关心过这门亲事，甚至连傲飞的事也很少过问。曹义重暗忖著。

“外公，告诉她吧！小表妹也该知道那段过往了。”雷廷昭也觉得该是她知道她父亲和尹夫人的事了。

此际的气氛，正适合说这等愁云惨淡的往事。曹义重轻轻的呼著气，缓缓的追出那段陈年往事

“其实你爹和你娘成亲前，曾和一名女子订过亲。”曹义重看了看孙女惊讶的脸庞，早已料到书哲不会让他的女儿知道这件事的。

“我爹曾和人订过亲！”难怪老爸常说他对不起一个人。

“这事必须从爷爷和沈家、尹家的爷爷们一起归隐山林讲起。当年我们三个是战场上相扶相持的八拜之交，在我们为太祖奠定天下后，他因为怕地方军的权力过大，而在一次酒宴中暗示我们这些老将交出兵权。老实说，长年征战沙场的我们早有卸甲归田之意，所以我们毅然决然的交出兵权，而相邀至山林隐居。”

这不就是史称的“杯酒释兵权”吗？

“所以我就在洛阳的山上定居，并盖了‘霸地寨’，而尹家和沈家则是和我们比邻而居，分别建了‘雄天堡’和‘飞鹰庄’。”

“‘飞鹰庄’？”这个名词她倒是没听过。

身为婢女的赐喜倒是先羞愧的低下头了。小姐竟然连“飞鹰庄”也不知道，这真是身为她的下人莫大的耻辱。

曹子彤把赐喜的表情看在眼里，“喂！赐喜，你不要这样嘛！我又不是那种闲来无事到处闲磕牙的长舌妇。”

“小姐的意思是嫌赐喜长舌罗！”赐喜把话溜出来后，才发现房里的人都对著她笑。

“岂敢！”曹子彤答得口是心非，让雷廷昭当下放肆的笑了出来。

“我……先出去干活了。”她实在太放肆了，怎能在老寨主面前如此无礼？直咒骂著自己的赐喜，小心翼翼躬著身子退出了房间，教房里的人暂且忘了气愤，皆会心的笑著。

“赐喜进步多了！”这怒气来得快、忘得更快，这会儿曹子彤倒开起玩笑来了。

“在你的调教下，想不进步实在困难。”有这种主子，雷廷昭著实替赐喜难过。

“我说小表妹，我看你好像不怎么伤心嘛！”他看她倒像是如释重负。

“伤心？别开玩笑，为那种人不值得。好了，那‘飞鹰庄’目前又是谁在当家主事？”她是不伤心，可是追笔帐还是得记著，待她把一切弄清楚后，才能找尹家算帐。

“‘飞鹰庄’的少庄主明沈少鹰，是尹傲飞的表弟，和廷旭同年。”少鹰和他们的交情不浅。“傲飞则是和我同年。”雷廷昭钜细靡遗的补充道，唯恐她的小表妹有什么不知道的。

“这是什么重点！”曹子彤则是不领情的糗著她的大表哥，“不过，我倒是不知道这位虚长我八岁的尹家少主，行事会这么幼稚。”

反正尹傲飞给她的印象已经彻底的糟透了，在她心底他只是个一无是处的纨绔子弟罢了。

“绯儿……”曹义重不复精神的脸孔，已没什么力气责备他的宝贝孙女了。

“爷爷，人家都已经欺负到我们头上了，您还袒护他们。”敢情人善真容易被人欺吗？

“总之，人称我们这三家是富豪世家，其财富之多足以撼江山。”曹义重从不炫耀自己的财富，他只是据实的说出罢了。“沈家的小姐叫沈琴深，是你爹的青梅竹马，他们两人的亲事是由爷爷和沈家爷爷自小订下的。”

“这么说，爹的未婚妻是沈家的人，这和尹家又有什么关系？”她不懂。

“绯儿，你记得你爹是几岁到你们那里的吗？”曹义重不避讳的在外孙面前提起他一直视为禁忌的话题。

“好像是二十五岁的生辰那天。”

“对！可是你一定不知道，这生辰的隔天便是书哲和琴深成亲的日子。”琴深那孩子是想以牙还牙吧！

真是人让她惊讶了，这情形简直和她的一模一样嘛！

“爷爷，告诉我，这位琴深姑娘爱我爹吗？”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她怎能不爱？你爹那时是个温文俊雅、风度翩翩的美少年，这个城里的姑娘无人不为他痴迷的。”他是个人见人爱的孩子哪！曹义重为自己的儿子感到自豪。

“那么，我爹失踪后，那位琴深姑娘一定痛不欲生吧！”

她爹确如爷爷所讲的，是个风度翩翩的美男子，既然这位琴深爱爹，那么他的失踪一定让她很伤心难过：虽然她也是被尹傲飞抛弃了，可是这情形差得可多呢！

因为她对尹傲飞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可言，有的话也只是愤怒。

“何止痛不欲生？听我娘说，那年她几度自杀都被家人救起。”雷廷昭十分同情的说道。

“她是个敢爱敢恨的烈女子。”沉默了好久的雷廷旭，淡淡的想起那位坚毅的尹夫人。

“琴深也是个痴心的孩子，她一直等著、盼著你爹，你奶奶和我看了都很舍不得。

当初我们只是骗她说你爹去经商时失踪，没想到这孩子就这么死心眼，一直等著你爹，深信你爹没有死。”说到伤心处，曹义重抑著老泪，心酸的想起她的固执，“你奶奶和我不忍见她为了一个不会回来的人埋藏了青春，于是我们串通好，假造你爹的笔迹为了一封家书，谎称他已在别处娶了妻子，要琴深断了希望。”

多残忍啊！曹子彤替沈琴深的痴心悲哀，也为两位老人家的苦心难过。

“受此打击的琴深，原本是个人见人爱的善良女子，竟然变得愤世嫉俗，痛恨起曹家来了。而仲伯……也就是傲飞的爹，他自小就喜欢著琴深，只是碍于她和你爹已订亲，而一直不敢表白心意。在他得知琴深被你爹遗弃后，便日夜跟随著琴深，怕她又想自尽。

日子久了，连心死的琴深也被他感动了，于是她终于答应下嫁尹家……”

“所以，傲飞的母亲尹夫人就是沈琴深。”雷廷昭接下结论。

傻愣的望著雷廷昭，曹子彤一时还无法意会他的话，“那么这次的事是她的报复罗！”

“恐怕是这样，因为自从琴深下嫁尹家后，我们就不曾再和沈家、尹家往来了。直到两年前你来到‘霸地寨’为止。”说什么他也不会原谅自己造成孙女的不幸。

温柔的偎进老人家的怀里，曹子彤安慰的搂著他，“所以当尹家来提亲时，您急于和他们两家修好，就恳求我下嫁对吗？”

“爷爷只想到弥补对他们的亏欠，却没想到害了你。”难过的喘著气，曹义重不敢直视她的眼神。

沈琴深是算准了曹家不会拒绝这门亲事吧！她的心机真够深沉的，曹子彤不禁为年迈的爷爷抱屈，因为这整件事受创最大的，就属这位疼爱她的长辈了。

“我的好爷爷，别这样嘛！大不了非儿不嫁，一辈子侍奉在您身边，这正中非儿的下怀呢！”她不要见她爷爷伤心、难过。

“对啊！外公，您别担心了。小表妹多才多艺，长得又秀美，还怕讨不到好夫婿吗？”这丫头这么鬼灵精又漂亮，加上曹家家财万贯，只怕到时候上门求亲的人会大排长龙呢！

“真谢谢大表哥对我这么有信心。”丢给他一抹甜蜜的笑容，闪著戏谑眼睛的她，若有似无淡淡的笑道，“爷爷，如果到时候没人要我，就叫大表哥或二表哥娶我好了。”

雷廷昭和雷廷旭没想到她会来这么一招，两人面面相觑当场傻住了，

他们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尴尬得很。

曹义重看到两个平时稳若泰山的外孙，竟然也会被绯儿戏弄得不知所措，总算笑了。

“绯儿，你这丫头！”

吁！听到爷爷爽朗的笑声，曹子彤终于放心了。至于那两个愣在那儿的呆头鹅就不用去理会了，因为他们的反应实在太侮辱她了。

好歹她的姿色也不差啊！看他们目瞪口呆的样子，好像娶她是个惩罚哩，真是过分！

在练武场吗？

果然，偌大的练武场中，只有一位身著白袍的挺拔男子在专心的练著剑，似乎并没发现到他的出现。

沈少鹰带著欣赏的笑容，悠哉的斜靠著墙。他表兄的剑术真是不差，那轻松的挥剑中，不难看出其中所蕴藏的凌厉，看似平凡的剑法却是招招致命的犀利。

“少鹰，什么时候来的？”相当漂亮的收剑回鞘，狂野、豪迈的笑声从尹傲飞的口中逸出。

“只一会儿。”温文的笑著，沈少鹰实在欣赏这位狂放自傲的人中之龙。

尹傲飞傲得有条件，因为他长得极英俊，不管是他那邪气、深邃的眼神也好，直而挺的鼻梁，或是他那方而富有个性的下巴，和总带著淡淡嘲弄的嘴唇，他本身的条件就已让人称羨不已，更不用说尹家那傲人的财富了

难怪全国未出阁的闺女们，都急欲成为他的红颜知己。

“你好久没来了，在忙些什么？”拭著汗，尹傲飞一边示意他跟著走。

“还不就是打理庄里那些生意，还能做什么？”走上亭阁，中央的石桌上已摆好了美味佳肴在等著他们。

“外公他老人家还好吗？”好久没上“飞鹰庄”探望他了，改天该找个时间去看看。

“很不错，只是整天逼著我要孙媳妇而已。”

“老人家的通病，别理他们就是了。”

“你说得倒轻松，那是因为你已经有房未婚妻了。”沈少鹰此行便是专诚为他的婚事下山的。

心不在焉的喝著酒，尹傲飞的嘴角淡出难以捉摸的笑容，“不会有了。”

“那么传言是真的了，你真的逃婚了。”沈少鹰不赞同的质疑道，“傲飞，你做事一向光明磊落，为什么碰上这种婚姻大事，你却反而……”

“光明磊落只适用在君子身上，像曹家这等喜新厌旧的小人，不配和我尹家结亲。”想到娘受了这么多年的折磨，尹傲飞就恨不得宰了曹家那些忘恩负义的奸佞之人。

又是为了姑母多年前的怨恨，唉！这冤冤相报何时了？

“我看你是个聪明之人，怎会做这种糊涂事？你娘的恩怨是上一代的事，你要报仇应该找曹书哲，实在不该迁怒到曹家的小姐身上。”

“父债子还，曹书哲这个懦弱的小人不敢回来面对尹家，正好他的女儿回来代他受过。”虽然他的心里也为这事不安，但是一想到他那被人耻笑了二十多年的母亲，再多的内疚也会给怒气淹没的。

“你们这又何苦呢！让悲剧重演对尹家又有什么好处？只不过多了个伤

心之人而已。”他绝对不赞成他们这种残酷的做法。“那曹象的小姐一生岂不是毁在你们的手中了！”

“少鹰，事情既然已经做了，后悔也无济于事了。再说，如果那曹家小姐有什么埋怨的话，那也是她爹造成的。”

“傲飞！你难道忘了廷昭和廷旭是她的表兄吗？这往后你要如何向他们两个交代？”

一想起这两位拜把的兄弟，沈少鹰不由得替他担心。他们四人的感情犹如手足，虽然姑母痛恨曹家，但是她对雷家的两兄弟却是和颜悦色，待之如子。就连他们的母亲，也就是曹书哲之姊曹竹音，和她也是情比姊妹。真奇怪，为什么她就无法将这种仁慈放在曹家的小姐身上呢？

尹傲飞的确难以向这两位好兄弟交代。“我会亲自向他们解释的。”

“我怕他们很难原谅你，因为他们对这个小表妹可疼得紧，就连雷夫人也是疼极了这个侄女。你这一逃婚，我怕我们和曹家的关系可能就永远结束了。”唉！但愿不要被他们料中才好。

“如果真是这样，我也没话好说了。”一举将酒喝乾，尹傲飞向来重义气、更重朋友，他的心里确为这种可能性而难过著。

他真的只为失去朋友而难过，沈少鹰心里直为曹家小姐抱不平，“但愿这位曹家小姐能想开点，不要重蹈姑母的覆辙，唉！真可怜。”尽量说得耸听点，看能不能藉此引发傲飞的同情心。

“少鹰！喝你的酒。”他哪会内疚？只是为之失笑的把酒杯塞给他，叫他闭嘴而已。

这个话题是禁忌，讲讲自己的妹妹总可以吧口

“少绫也来了。”想起妹妹对表兄的痴心，沈少鹰不禁为她叫苦。傲飞像一匹野马，绝不是荏弱的她所能束缚得了的。

“喔，是吗？”少绫很美，美得如院中的牡丹，尹傲飞的口气不知不觉变温柔了，少绫的性子当真和傲雪一个样，一样的温柔，一样的柔中带刚。

“说真的，你对少绫的印象到底怎么样？”妹妹只有一个，做哥哥的怎么可能不替她著急？

但笑不语的尹家少主只是淡淡的喝著酒，这个问题少鹰只要在尹家做客总会提起，也不算什么新鲜事了。少绫的确很得他娘和太君的心，她算是目前为止自己最喜欢的女子了，如果硬要叫他现在娶妻的话，那么少绫便是他头一个选择的人，只是他现在仍无心娶妻，况且曹家……

“你别忘了，我和曹家小姐尚有婚约在。”只要婚约没解除的一天，他就别想娶妻纳妾。

“反正那也是迟早的事，不是吗？”沈少鹰说得笃定。

看样子，那位曹家小姐若想等傲飞回心转意是不可能的。

### 第三章

“回心转意？”曹子彤不可思议的瞪著雷廷昭，“别傻了好不好，你没看到这几天爷爷都躺在床上，一天到晚哀声叹气个没完啊！”

幸好爷爷的病没啥大碍，要不然这个该死的尹傲飞，她准让他吃不完兜著走！

“绯儿表妹，你不必亲自出马，我去替你出气。”雷廷旭早就想这么做了，纵使傲飞是他多年的挚友也没理由这么做，这件事傲飞必须负起大部分的责任。

“替谁出什么气？”曹竹音走进大厅里，看到三个孩子脸色凝重的像在商议什么大事。

“绯儿，你没事吧。”

“姑母！”曹子彤开心的跳起来，直冲进她的怀里。

“娘！”雷廷昭和雷廷旭分别站起来，走向两个高兴的又叫又笑的女子，“我看啊！”

表妹比较像娘生的，你看她看到表妹比见到我们还开心。”她们两个简直像母女嘛！

“当然啊！绯儿乖巧又贴心，是比你们这两个一天到晚不见人影的儿子强多了。”或许是江湖女子的关系吧，曹竹音的个性相当豁达，也相当的好动，颇有侠女的气势。

所以罗！当她第一眼见到弟弟的女儿时，那可是形容不了的惊天动地，她简直可以说是爱极了这个活泼俏皮又不失端庄的宝贝。

显然曹子彤心亦戚戚焉，因为她姑母是她所见的古代仕女中最不做作的女子了，一方面也是因为姑母的功夫了得，令她万分敬佩。

反正她们两个就这么一拍即合，亲如母女。

“姑母怎么有空来？”她拉著曹竹音一同坐著。“你不是说镖局最近的生意很好，没空上来的吗？”

“再怎么样也没有你的事重要。”想到傲飞那孩子竟敢对她的宝贝做这种事，她就恨不得剥他的皮，抽他的血来喝。“谁教你们把这件事瞒著我的？”扫向那两个不肖子，曹竹音生气的吼著。

“娘，别生气嘛！”嘻皮笑脸的事雷廷旭做不来，就全交由他大哥应付了。

“教我怎能不生气？这绯儿是书哲的孩子哪！他人不在这里，我便有义务要照顾他的孩子。现在绯儿受人欺负了，说什么我也不可能坐视不理的。”她那种有仇必报的决心，当真和她的侄女一模一样。

唉唉唉！惨了，这下傲飞真的完了。一旦他娘和绯儿联手，他恐怕永无宁日了。

“绯儿，你爷爷没事吧！”曹竹音关心地问。在路上曾听人说爹卧病在床，他身体向来硬朗，一定是被尹家给气得发病的。

这琴深妹子也真不够意思，要报复好歹也知会她一声，好让她有个心理准备，怎么突然就……

拉住了忙著起身的姑母，曹子彤不想她去打扰好不容易才入睡的老人家，也怕她看到爷爷憔悴的痛容会难过。“姑母，爷爷没事了，他现正安歇著，你等晚点再去探望他吧。”

“没事就好。绯儿，告诉姑母，你打算怎么办？”依她对侄女的了解，她绝不会乖乖坐著挨打的。“姑母一定支持你。”

“娘！你怎么也跟著瞎起哄啊？”天啊！雷廷昭忍不住要同情傲飞了。

“废话！曹家的子孙岂能随便任人宰割？这有仇当然要报了。”其实她心中另有打算，傲飞这孩子这次做得太绝了，需要给他一点教训才行。“绯儿，

如果要报仇可以，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有了姑母的支持，她的行动将会要顺利。

“这件事虽是琴深主使的，但是她的苦的确教人不舍。”

“姑母是不要我为难尹夫人对吧！”她当然知道姑母的心情，也知道她和沈琴深的交情。“你放心好了，我爹的确欠尹夫人一份情，我不会怪她这么做的，倒是那个愚孝的尹傲飞，我绝不会轻易的饶过他。”

“好，既然你这么懂事，你如果有需要姑母帮忙的地方，就说一声。”

这丫头心地善良，想必不会像傲飞做得这么绝情，她可以想像那个狂妄的孩子被绯儿戏弄的模样，而且，绯儿在见过傲飞以后，说不定就喜欢上他。说真的，傲飞除了心高气傲了点，他的人品的确是洛阳一带最好的，如果因此而成就了一对美好姻缘，那是最好不过了。

“好！我要女扮男装接近尹傲飞。”曹子彤快乐的宣布了她的计画。

“什么！”大小不一的呼声不约而同的响起。“别……别说笑了，你的样子怎么装也不像啊！”那姣好的脸蛋和身段，岂是这么容易能掩饰的？

“我怎么样！”她觉得自己很好啊！一百六十二公分的身高，虽然比不过她那两位身高一八〇以上的表哥，可也比一般的女子要高上那么一些些了啊！“姑母认为呢？”

“好！”只有曹竹音一个人叫好，她早就知道侄女的点子一定不同凡响。

“把计画告诉姑母，看看哪里还有什么缺失的。”

“娘！”雷氏兄弟没好气的叫著。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这等荒谬的事情她怎能答应？绯儿简直是太胡闹了嘛！

“别吵！绯儿，你别理他们，姑母当你的靠山。”

她之所以会支持这项计画不是没有道理的，现在洛阳一带已经把尹家逃亲的事拿来当茶余饭后的笑料谈，依这种蔓延的速度，相信过不了多久，全国上下很快都会知道绯儿被弃的事了，与其要绯儿坐在家里等著让人耻笑，不如让她自己找些事做好些。

“谢谢姑母。我打算参加两个月后在洛阳举办的射箭大赛。据赐喜说，这洛阳知县爱民如子，也相当惜才，于是每三年便会举办一次射箭大赛以招揽精英，这也是求取功名的捷径。不过我不是想求取功名，我只想教自称‘洛阳神箭手’的尹傲飞难看而已。”想到这射箭比赛，她就蠢蠢欲动。

“自从傲飞参赛后，每回‘神箭手’头衔都是由他拿走的。我说小表妹啊，你的箭术虽准，可是终究不是傲飞的对对手啊！”不是他爱泄她的气，而是傲飞的箭法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爱射哪就射哪的境界了。

“大哥的话我赞成。”很少发表意见的雷廷旭竟然也这么说，曹子彤的斗志可是高高的扬起了。

“话虽如此，可是你们这两个小子恐怕不知道，二十几年前的‘神箭手’便是绯儿的爹吧！”曹竹音还是对自家人有信心，况且绯儿从小就由书哲亲自教导，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准不会错的！

“听见没？我爹也是响叮当的人物哪！”不知不觉地，她的心里便占满了对父亲的敬佩，想不到看似斯文的父亲，竟是这般了得。“而且没有比试过，谁也不知道鹿死谁手，反正我已经打定主意了，我要设法接近尹傲飞，顺便探一下他的虚实。”

“绯儿言之有理。”曹竹音笃定是支持她的。“告诉我，你打算怎么混进去啊？”

“这就得拜托两位表兄了。”曹子彤不怀好意斜着眼笑著。

镖车的行进相当有规律，速度不能太快，以免损及了货品，可是也不能太慢，以免危险。虽然在这种官道上抢匪尚不敢光明正大的行劫，可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

不过这条路相当僻静、清幽，泥土小路的两旁都是高耸参天的大树，空气不仅清新，那青翠的绿意更令人神清气爽，精神为之一振。

“小姐！”大热天骑马，还真不是人受的，赐喜心生抱怨的频频拭汗。

“咳……咳……”这痛苦的咳嗽声分明是装出来的。“是少爷！我说赐喜书僮哪，我们离开山寨也有六天了，难道你就真的改不了口吗？”

悠闲地坐在白驹上面那风采翩翩的美少男，赫然是曹家的千金子彤小姐是也！而坐在她后面那位紧抓著她的可爱小书僮，自然就是那个小严肃赐喜丫鬟罗！

“是小姐不应该嘛！”唯恐从马背上摔下的赐喜，又紧张又懊恼的嘟哝个不停，“好好的千金小姐不当，干嘛打扮成这副不男不女的模样嘛！”

曹子彤刻意的又咳了几声，暗示她说话小心一点，“赐喜，你不觉得我这样子很潇洒，像个美少爷吗？”

咱的一声，曹子彤有模有样的甩开扇子，四平八稳的转回头朝她扮鬼脸。

“哼！小姐就是小姐；永远骗不了人的。”赐喜不得不承认小姐装扮成公子哥的模样，实在很俊俏，可是她绝不会告诉她的，省得她扮上了瘾。

“赐喜，别这样嘛！你想想看，我打扮成这样对你也好啊！你瞧，我这头发只消高高的梳成一束，你不仅不用费那么大的劲帮我梳各种宫髻，又不用扎上那些个叮叮咚咚的簪花彩饰，多好啊！”这丫鬟还真是死脑筋，不懂得变通，曹子彤实在有点后悔带她同行。

“我情愿多费点心为小姐打扮得标漂亮亮的。”任凭小姐怎么说，她反正没办法苟同就是了。

“别假了，你一定也觉得这身男装打扮很方便吧！”的确，是比著那些花衣绣鞋方便又快多了！没办法，谁教她以前穿牛仔裤穿惯了呢。

“哼！”还是一声冷哼。

唔，赐喜的脸好臭喔！“赐喜，你不会觉得奇怪吗？”她得捉弄一下这个小古板，让她放松一下心情。

“什么奇怪？”防备的看著小姐闪烁的眼神，赐喜漠然的看著她。

“这里呀！”把扇子收起来，她用扇子大方的比著胸部，然后贴近赐喜的耳朵，“你不好奇我的胸部怎会变平了吗？”

“小姐，请端庄点好吗？”紧张的左右巡视著，赐喜对小姐的大胆实在心惊胆跳。

“是少爷！”用力的敲了下她的头，曹子彤好笑的瞅著她，“只要你当我是位少爷，就不会觉得我的行为放浪了。”

“你本来就是小姐啊！”坚持己见的赐喜仍不肯让步。

放弃了，她真的放弃说服她了，赐喜太固执了，真是拿她没辙。

“累了吗？小表妹，前面有个十里亭，等下在那里休息一会儿。”懊恼的又问止赐喜？就连亲自押镖的两位表哥脸色也是好不到哪儿去。

尤其是在她们身边的这一位。

“笑一个嘛！大表哥，”这可是她所能挤出最甜美的笑容了，“而且请叫我小表弟，我现在的身分是位公子，名字叫曹非，至于我这个小书僮嘛……就叫小四好了。”

为了纾解他的不快，她是一路暗笑到十里亭，把脸都快笑僵了。

俐落的跳下马，曹子彤挤在两位表哥的中间坐著，她得尽力讨好她的表哥们，因为能否顺利接近那个该死的自大狂就全看他们了。

“喝水！”不由分说的将水罐递给她，雷廷旭不悦的看著她的打扮，“我实在不喜欢你这么做。”

“二表哥……”曹子彤顾不了旁人诧异的眼光，她一身男子的打扮，却不避讳的紧偎著雷廷旭撒娇著实奇怪，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她有断袖之癖呢！“你自己说要帮我的。”

“我是说帮你讨回公道，可不是这种帮法。”冷漠的表情再加上淡然的音调，她的二表哥实在够酷了。

“廷旭说的对！”雷廷昭冷哼著，“说什么我们是傲飞的好朋友，要我们在押镖之际找个理由将你寄放在尹家，亏你想得到。”

“我觉得我的计画没什么不妥啊！”她还是无辜的扁著嘴争辩道，“你瞧，我就是知道你们有趟镖要去都城，而去都城一定会经过尹家的嘛！这时你们就假称我的旧疾发作，无法与你们同行，先把我安置在尹家。姑母说你们从都城来回少说也要个把月，等你们往返尹家时，已逼近射箭大赛了，正好可以目睹我打败尹傲飞的精采镜头，多好啊！”一口气说完她的精心策划，她是颇自得的。

“傲飞既然逃婚了，就不会在尹家，你只会扑场空而已。”实是求是的雷廷旭不以为然的点明。

“这你就错了。”拿著扇子挥来用去，曹子彤果然颇有男子架式。“我敢保证那个该死的尹傲飞根本没离开尹家平步，他们之所以这么说，只是想让我和爷爷难堪而已。”

“反正我们就是不放心把你放在尹家，而且我们这趟镖期没有一定，万一遇到台风下雨就得顺延，哪有你想得这么刚好。”不客气的泼她一头冷水，雷廷昭巴不得她立刻打消主意。

“姑母不是说了，她也会来参加射箭大会吗？到时候我再同她一道回来不就成了啦！”他们休想叫她改变主意。

“都是娘跟著起哄！说什么这是你应该做的。”娘竟然还帮著小表妹向外公说谎！

“说什么你心情不好，让你到雷家或是曹家在镇上的别庄玩个几天，这种谎话亏娘说得出口。”他这个小表妹哪里会心情不好？他看她沿路和赐喜嘻嘻哈哈的，倒是快活得很。

“娘还自愿留在寨里帮忙照料外公，直到绯儿表妹回去。”雷廷旭也不以为然、无奈的摇著头。

“我是很伤心、很难过啊！只不过没有表现出来而已。”垮著一张俏脸，她的泪泫然欲滴，让雷氏两兄弟纷纷卸下不悦的脸孔，低声下气的哄著她。

“小表妹，我们没有责备你的意思，你不要伤心呀！”

“绯儿表妹，我们只是关心你而已，你别伤心了。”眼泪攻势果然有效，滴水穿石果真不假，堂堂雷家的少爷们这会儿已经乱了阵脚了。

冷眼旁观的赐喜早就看到小姐偷偷的把罐子里的水沾在眉睫上了，只

有这两个大傻瓜才会被小姐唱作俱佳的表情给骗了。

唉，没办法！谁教小姐生得这般美丽，令任何铁石心肠的男子也狠不下心诃责她。

“喂，喂，你们看，前面那辆马车是不是很漂亮？”天啊！她恢复得可真快。“他们好像也要在这休息呢！”

“怎么你的伤心还抵不过对那辆马车的好奇心？”事已至此，再反对也没用了，况且表妹的鬼点子特别多，他们的担心根本是多余的。

“大哥，好像是傲雪和皓儿。”雷廷旭审视著下马车的人，那是两位女子和一名年约四岁的小孩童。

曹子彤也跟著他们站起来，气势上她虽然比两位高大的表兄矮了一截，可是她好歹也像个俊雅的少年郎啊！

前面那两位女子长得都满漂亮的，一个是典型大家闺秀型的少妇吧！她头发全都绾成髻，应该已为人妇了，那温柔婉约的清秀脸庞颇有一股沉静的韵味。她手上牵的那个小可爱和她有几分神似，应该是她的儿子吧。

跟在一旁那位艳丽的女子，长得嘛……相当妖烧，身材也很丰满，是男人最喜欢的情妇型，不过她一看就知道对方是个被宠坏的千金小姐，难怪她这两位帅哥表兄对这名女子的美艳无动于衷。嗯，倒挺有品味的嘛！

“廷旭表哥，你们认识她们吗？”曹子彤拿扇子比著朝他们逼近的人。

雷廷旭和雷廷昭对望了一眼，不用他们回答，那个小小公子一看到他们，就高兴的喊著：“廷昭叔叔！廷旭叔叔！”

那么，他们果然认识罗！

“廷昭哥、廷旭哥，好久不见。”尹傲雪温温柔柔的打著招呼，高兴的拉著旁边的少女介绍著，“她是我的小妹邢霜。”

“幸会！”雷家两兄弟打恭作揖的瞥著邢霜，似乎对她的美貌视若无睹。

“傲雪，你是回来省亲的吗？”

“嗯，这次是特地带皓儿和小霜回来参观这次射箭大赛的。”三年才一次的比赛，不仅是洛阳的大事，更是远近驰名，就连皇帝都留微服出巡，亲自到会场参观呢！

等著被引见的邢霜，见他们异于常人的英俊，原本心生好感，谁知他们竟然无视于她的存在，对她而言其是莫大的羞辱。

他们是长得很俊秀，可是仍敌不过尹傲飞的潇洒，而且他们竟然漠视她的美貌。不甘被冷落的邢霜，高傲的扬起头轻哼一声，“大嫂，他们是谁？”

“他们是大哥的拜把兄弟，也是‘扬音镖局’的少主们。”尹傲雪为小妹的骄纵汗颜。

原来是“扬音镖局”那两位叱咤江湖的雷家兄弟，难怪气度不凡。“他也是吗？”邢霜无礼的比著曹子彤。

曹子彤皮笑肉不笑的用扇子挡住了雷廷昭的嘴，她最讨厌这种刁蛮的富家千金了。

“我可以自我介绍。在下是他们的表弟，姓曹，单名一个非字。”一边说话时，她只看著那位温柔可人的姑娘，对于狗眼看人低的邢霜，她是一概不理。“但不知这位嫂子和这位小弟兄尊姓大名？”

尹傲雪从没见过长得比他更俊的公子了。虽然她大哥和表哥、及电家兄弟这四位人称“洛阳四彦”的公子哥儿也都长得相当英俊，但是这位公子却是多了股优雅，浑身散发著与众不同的气质，和不可忽略的英气。大哥他

们是属于阳刚的男性之美，而这位公子则是阴柔得偏向女性的美丽了。

“我本姓尹，名傲雪，夫姓邢，这是我儿邢皓。”

尹……傲……雪，这不就是……曹子彤用眼神询问著两位表哥，只见他们无奈的点头。

“那么尹傲飞和邢夫人是……”

“想也知道傲飞哥是嫂子的大哥，真是孤陋寡闻！”终于让她逮到机会了吧！他们竟然如此的羞辱她，她邢霜可忍不下这口气。

“小霜，不得无礼！”尹傲雪吃为的斥责道。

“皓儿，走！姑姑带你去玩。”邢霜拉著不情不愿的邢皓，生气的走出了亭子，临走前她还狠狠的瞪了曹子彤一眼。

“真是骄纵！”竟敢说曹家多才多艺的小姐孤陋寡闻！赐喜看不惯的反瞪著邢霜，此刻她和她的主子可是一个鼻孔出气的。

“小四！”曹子彤大声的喊著，“不可把话说得这么明……”她是故意的，谁教邢霜对她无礼在前。

“你……”邢霜听得分明，她转过身恨恨的指著“他”。

“对不起，曹某一向直爽惯了，竟忘了要修饰词藻，请姑娘勿见怪呵！”

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她，这笔帐她暂且记下了，曹非，以后大家走著瞧！

雷廷昭偷偷的拉著表妹要她安分点，赐喜则掩著嘴偷笑，她显然没尹家小姐大方，因为尹傲雪竟然欣赏的漾著笑意，一点也不在意小姑的不悦。

很好，尹傲雪总算有点幽默感，看来尹家也不全是坏胚子。

“对不起，都是我们惯坏了她。”

“别自责了，我们能体会你的心境的，对不对？兄弟。”雷廷昭恶意的附和著。

想也知道他说的是谁，曹子彤把扇子悄悄的伸到雷廷昭背后，用力戳他一记以示警告。

“小……小……少爷！”一直守在亭外瞪著邢霜的赐喜，突然低声的惊呼著。

好险，差点穿帮！曹子彤皱著眉头，不悦的望向外面，她只看到坐在石头上气呼呼地抱著邢皓的邢霜啊？

“小四，你又怎么了？”

“那石……石头上面有……”她是吓得说不出话来了。

石头上面？曹子彤把眼光移到邢霜坐的大石头旁边，看到了一条好大的眼镜蛇正因地盘被侵入，而昂首戒慎地准备发动攻击。

在场的人全都看到了，只除了当事人也就是那位骄傲的邢小姐。眼看尹傲雪就要大叫了，她立刻当机立断下了一连串指令“二表哥，快捂住傲雪姑娘的嘴；大表哥，你快挡住他们的视线，别让邢霜发现任何异状；小四，把弓和木箭拿给我，快！”她必须在邢霜有所发现前把蛇射死，绝不能有半点差池，否则不只是邢霜，就连她怀里的邢皓也难逃一死。

冷静的接过弓箭，曹子彤把弓贴近脸颊，瞄准蛇头

该死的！被邢霜发现了，她抱著邢皓想站起来，却没想到因此惊吓到那条毒蛇了，它仰首吐信准备攻击邢霜的那一刹那，曹子彤毫不迟疑的将木箭射出……

中了！木箭相当准确的射中蛇头。而吓得花容失色的邢霜本想破口大

骂，不料转身一看，却看到那条苟延残喘的毒蛇，使她那原本花稍的脸上倏地堆满了恐惧，人也傻愣愣的坐在石头上，殊不知这位邢家小姐已经吓软了腿，再也站不起来了。

倒是邢家小小少爷看到曹子彤精湛的箭术后，把她当成大英雄般的崇拜著，“哇！

叔叔，你好厉害。”

尹傲雪则是感激得涕泪纵横，“谢谢公子相救！请接受小女子一拜。”

天啊！这些古人还真是动不动就拜来拜去的，曹子彤在她跪地之前扶著她，“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够文言文了吧！

“小霜，快过来谢谢曹公子的救命之恩啊！”尹傲雪催促著仍在发呆的小姑。

脸色极差的邢霜非但不感激，反而恶言相向，“谁要他鸡婆的！”她拉不下这个脸。

“小霜！”没想到小姑竟然如此的变不讲理，“人家公子好心救了你，你怎么可以口出恶言。”

“哼！”不屑的一扭头，邢霜根本不睬她嫂子的责备，便自顾自的上了马车。

“无知悍妇！”雷廷旭阴沉的看著马车。

“请原谅小霜无礼。”尹傲雪为小姑的行为歉然。

“算了，反正大家都走同一条路的，而且这往后还得相聚一段日子，不必计较这么多。”既然尹傲雪是回尹家省亲，正好藉此机会和她行好关系，顺便了解一下尹傲飞这个人，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多好，哈！

“傲雪不懂公子所说。”为何这位温文俊秀的曹公子会说往后还得相聚一段日子呢？

曹子彤轻轻的用手肘撞著雷廷昭的胸膛，要他解释。

“事……事情是这样的……”雷廷昭不情愿的瞪了表妹一眼，“我们本打算押镖至都城，谁知我们这位文质彬彬的小表弟心痛症突发，不耐长途跋涉，因此我和廷旭打算过府拜访令兄，并将我们这位体弱多病的心表弟托居于贵府。”

什么体弱多病！她可是从小到大连感冒都很少找上她的健康宝宝哪！不过为了演出逼真，她也只有配合的捧著心了。

同情的看著痛苦万分的曹公子，善良单纯的尹傲雪当然被骗了。

“真可怜，公子请安心住在尹府，我会请爹娘为公子延请城里有名的大夫为你治病的。”

仰天长叹的赐喜，实在替尹傲雪抱屈，她要是知道她眼前这位曹公子不仅是个百病不侵的人，更是她大哥未过门的妻子，她心中不知做何感想？

一路走下来，从没见邢霜笑过。当她得知曹非和雷家兄弟也要和他们一道上尹府时，她的脸可是足足拉了有五寸长。

倒是护主心切的赐喜从此移转了针锋相对的目标，教曹子彤因而大感欣慰，她不禁要感谢起邢霜的无理取闹来了。

不过她们俩的战争越演越烈，实在让人不胜负荷，幸好大表哥说等会儿就到“雄天堡”了。

有趣的是，经过这几天相处下来，曹子彤发现了邢霜的意中人，原来

就是那位薄幸的尹傲飞！想到邢霜对自己的反感，如果让她知道自己便是她意中人那未过门的妻子，她怕不砍了自己才怪。

尹傲飞这个自大狂加上刁蛮女，还真是绝配。她是君子就目前为止，所以啦！自然有成人之美。只不过她不会让尹傲飞那么如意的就和别人双宿双飞。并不是说她喜欢他，见不得他另娶她人，而是他也必须受点教训，她才会甘心的放过他。

事实上等射箭大赛结束后，她便会主动提出退婚，到时候任凭尹傲飞爱西施、王昭君，或是邢霜这个母夜叉，她都管不著。

“噢！书僮，扶我下马车。”邢霜真是欺人欺过了头，连曹家的仆人她也敢使唤。

倚著赐喜下马的曹子彤赶紧打开扇子意欲煽风，其实是想遮嘴偷笑。邢霜可真是越挫越勇，明知赐喜的脾气又臭又硬，偏就喜欢找她麻烦，真是超级自虐！

又有好戏看罗！

她可是堂堂曹家的上等待女哪！除了小姐和老寨主外，谁也不能命令她做东做西的，就算小姐要她做事，也不曾用这种狂傲的命令口吻，这个不要脸的女子又是什么东西！

装作没听见的赐喜才懒得理她，迳自走进客栈，留下涨红了脸、气得头上直冒烟的邢霜仍坐在车内直跳脚。

“我来帮你吧。”维持好风度的曹子彤心软的伸出手欲帮她，谁知她又不领情。

“不必！”负气的邢霜以为曹非终究怕了她，于是又摆开小姐的架式，故意刁难著。

尹家的仆人已经都进了客栈，外面就剩她和邢霜了。邢霜大概吃定了她不会丢下自己不理，所以又开始任性了。

如果她是个满腹道德经的书生或斯文人，那么她可能就会委屈自己任她欺负。可惜她不是。事实上，这一路上她已经做了诸多让步了，要不是为了往后在尹家相处的日子甚长，不想树敌太多，她才不用这刁蛮女呢！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就像现在她不打算再容忍她一样，邢霜已经把她的耐心都磨光了，所以只好自求多福了……

“既然如此，那么请恕在下先进去了。”曹子彤果然一转身就义无反顾的走进客栈，只留下傻了眼的邢霜。

“曹非！”邢霜生气的嚷嚷。这辈子她和曹非的梁子是结上了，她根本是越看他越不顺眼。她生气的大部分理由是，俊美的曹非和雷家兄弟竟然漠视她的美貌，而说漠视还算客气了，他们简直是看不起她！

曹子彤根本不管她，自己饿得快半死了，哪还顾得了她的心情。

“邢霜又怎么了？”雷廷昭当然也听见她高八度的尖叫声了。

“那个千金小姐除了耍脾气，还能干什么？”好不容易一肚子不满得以宣泄，赐喜开口不客气的批评著。本以为绯儿小姐的缺点已经够多了，没想到和这位邢家小姐一比，她简直成了圣人了。

“小声一点，免得隔壁桌的傲雪小姐听了难过。”这几天相处下来，曹子彤对同年的尹傲雪有著相当程度的好感。有邢霜这种傲慢的小姑，也真难为了温婉的尹傲雪，一个邢霜就够她受了，犯不著她再锦上添花，她不想为了邢霜而让这位善良的女孩为难。

“看来看去还是我们的小表妹心肠最好。”雷廷昭压低了声音，赞赏的说道。

“那是当然！”笑吟吟的曹子彤答得理所当然。

“请含蓄点，我的少爷！”这几天忙著应付那个母夜叉，都忘了要督导小姐了。赐喜拚命为曹子彤挟菜，“这几天见少爷略形消瘦，请少爷好好保重身子，以免将来老寨主责问小四。”

“瘦？”真不知道赐喜的眼睛是带秤的，还是怎么了，才离开几天而已，哪有瘦得这么快的？该不是看到她被布条缚平的胸部，就觉得她瘦了吧！

“唉！没办法，你没听过‘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这句话吗？这几天我们除了吃馒头，还是馒头，我想保持好身段，恐怕难如登天喔！”

“是吗？”明明是她自己挑嘴，还嫌吃不好。

“真是天地良心！还好娘没有听到，不然我和廷旭一定被处以家法，死状极惨！”雷廷昭苦哈哈的安慰自己。

曹子彤正想再挖苦他们两句，就被邢霜的大喝声给打断了。

“曹非！”邢霜怒气冲天的奔进客栈。

她这一吼，全客栈的吵闹声霎时全停了，甚至连躲在桌下吃著剩菜剩饭的野狗也都探头望著她。邢霜怕是气疯了，无视于她所造成的打搅，急匆匆的跑到曹子彤的跟前站定，一副挑衅的样子，可把尹傲雪给吓坏了。

“天啊！真替她丢脸，我不认识她。”赐喜的嘲讽声这回可真落入尹傲云的耳朵里了。

“小霜，这里已经是镇上了，等会儿我大哥会来这里接我们，你不希望让尹家人或我大哥难看吧！”小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她大哥，这一路上小霜故意和曹公子作对，幸亏曹公子修养好，不和她计较，但是身为入赘的她，仍不免要为小姑的行为负责。

果然，一听到尹傲飞要来，邢霜的态度马上一百八十度……不！三百六十度大转变。

“傲飞哥要到这接我们吗？”马上就转移话题！邢霜的态度完全因为“尹傲飞”这三个字而变得娇柔了。

“呕……”赐喜看不下去了。“少爷，我刚看到让我反胃的事了，想到外面吹吹风，看能不能舒服一点。”

赐喜的呕心状果然搏得在座人士的共鸣，客栈里的客人无不因她夸张的动作而爆笑出声，就连难得露出笑容的雷廷旭也含著笑意。

曹子彤回头望著引发笑弹的主角，只见邢霜眼露凶光，随时有宰了赐喜的可能。不能笑出来，曹子彤告诉自己，极力的捏著大腿忍著笑意，她快憋不住了。

“走吧！我也……想出去吹吹风。”为了想保有她的小丫鬟，也避免让邢霜犯下杀人罪，曹子彤拉了小丫鬟就赶紧往外面跑。

才出了门口，她便放声大笑。

笑得眼泪直流的曹子彤，捧著肚子无法自制的蹲在地上大笑，“喔！赐喜，真有你的，邢霜一定把你当成眼中钉、肉中刺了。”

“这是大街上耶！”赐喜不好意思的对著人来人往扫视著，直到听见急促的马蹄声为止。马蹄声！那么……赐喜回头探向后方，果然有两匹黑色骏马正快如闪电的直朝她们驰近。“少爷，请快起来，危险！”

待曹子彤意会过来，那两匹马儿眼看就要践踏到她和赐喜了。反应灵

敏的曹子彤先将赐喜推开，接著快速的做个后空翻，幸好她有点体操的基础，要不然这下铁定成了蹄下亡魂了。

在曹子彤跳开的同时，马儿也及时的停住了。

“这位兄台无碍吧。”沈少鹰跳下马，扶起犹蹲在地上的青衣少年。

“少……少爷！”吓呆了的赐喜，一回过神就跑过去一把拉过曹子彤东瞧西望的，深怕她有一丁点的损伤。

“小四，我没事。”曹子彤拍拍衣裳，歉疚的回头对著高她一个头的斯文男子笑著。

哇！也是个大帅哥耶！“倒是这位公子被我骇著了吧！”她不好意思的笑笑。

沈少鹰目不转睛的瞧著这位小兄台，他看起来应当没几岁吧！长得真是眉清目秀、风采不凡。

“知道就好！”不悦的尹傲飞也跟著跳下马，他冷淡的把马匹交给客栈的小二。

那嗓音低沉沙哑而有磁性，曹子彤随著他的声音，瞄上了他的人。

天啊！曹子彤倒抽一口气，这个人好帅！漫不经心的表情、刚硬有型的嘴角、漆黑如夜的黑眸，搭上一副上天恩赐的结实身躯，他真是老天眷顾的宠儿。

怦怦怦……她不知道为什么从不为男人动心的她，竟然一颗心如小鹿乱撞。他是属于狂放不羁的帅哥，也显然是个富家公子，这点从他的举止和穿著打扮便可窥之一二。

尹傲飞不在意附走进客栈，自始至终连瞧都没瞧曹子彤一眼。

“既然兄台没事，在下先进去了。”沈少鹰礼貌的打断曹子彤的凝视。

没想到傲飞的魅力也会让男子为之倾倒。沈少鹰轻摇著头，无限感慨的尾随那万人迷进去了。

“真是羞羞羞，堂堂曹家的小姐竟然紧盯著男人不放，这事要是传了出去，可真会辱了曹家的门风。”赐喜把小姐的凝视全看在眼里，内心既欣慰又讶异，难得不曾动过凡心的小姐，总算碰到一个能令她多看几眼的男子了。

“你胡说些什么，这……有帅哥大家一起看，有什么不对！”

“当然不对，你好歹是个千金小姐，怎可如此。”

“我现在是位公子，公子！你听清楚了吗？”唉！这赐喜真是死脑筋。

“小姐就是小姐；应是女儿身，而非男儿汉。”赐喜越说越大声。

“嘘！”曹子彤紧张的用扇子抵住赐喜的机关嘴。

可是好像已经太迟了，她左右张望是没人，可是因下查看时，却发现那小小邢皓不知何时站在她们身旁。

唉！就因为他的个儿小，又站在她们后面，所以谈得专心的她们当然没有发现了。

“曹叔叔，娘请你进去。”

哪天她一定要拿针把赐喜的大嘴巴给缝起来！

“呃……皓儿……”曹子彤刻意笑得好谄媚、好温柔，轻轻的抱起小绅士诱哄著，“刚才小四说的话，你有没有听到？”

“小四叔叔说什么？”邢皓好纯真、好单纯的反问。

“没……没什么！走吧，你娘不是找我吗？”幸好他够小，曹子彤非常庆幸的暗吁了一口气。

“曹叔叔要住外公家吗？”这个问题邢皓几乎每天问。自从见识了曹子彤精准的箭法后，他幼小的心灵里，早把他口中的曹叔叔当神在膜拜。

“要，而且我答应教皓儿射箭，让皓儿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而再、再而三的保证似乎也无法安他的心，曹子彤叹了口气，抬起空著的右手发誓。

他就是救了皓儿和邢霜的俊俏公子！

尹傲飞直视著抱著皓儿的公子哥儿，从来不知道男人笑起来也可以像他那么好看的。

尹傲飞不可思议的瞧著曹非俊白晶莹的面容，他……很美，尹傲飞竟然会觉得曹非笑起来很美。他笑著摇摇头，企图甩去这种怪异的感觉，只是……这位曹非笑起来的样子有一股很特别的气质，让他著实有些不安。

“傲飞哥，曹非这个人很自大，而且没修养，仅是个粗俗人，才没有嫂子说的那么好。”就算是看男子。她也不喜欢尹傲飞现在的眼神，因为他从没有用过这种眼光看过她，更何况他现在看的人是她最痛恨的曹非。

邢霜添油加醋的当时，倒忘了曹非尚有两位表哥也在场了。

“邢姑娘，请你说话放尊重点。”竟然是两兄弟异口同声的谴责，可见得他们有多疼爱自己的小表弟了。

沈少鹰好笑的看著结拜兄弟，他们啊！皆敛目瞪视著那个不知死活的邢家大小姐，好像她欺负了他们最重要的宝贝一样。

“大哥，这位就是曹非。”尹傲雪接过儿子，为他们介绍著。“曹公子，这位是我大哥尹傲飞。”

他……就……是……尹……傲……飞！

曹子彤困难的想消化这几个便在喉头下不去的字。她瞥向两位表兄，当他们眉头紧锁的轻点头，她的怒气突然蹦出。

可恶！没想到这辈子第一个让她动心的男子，就是弃她不顾的老公！

没有了！她对他的好感自此全死光了。

“喔……原来你就是那位逃婚的尹少主啊！”管不了赐喜的抽气声和表兄们的怒容，她就是控制不住，谁教尹傲飞弃她在先？

“他逃婚关你什么事！”就是因为尹傲飞逃婚，才会促使邢霜从塞外千里迢迢的跑到洛阳来，她此来一定要向尹傲飞表白自己对他的爱慕，绝不容许别的女子再抢走他。

对于曹非尖锐的问话，沈少鹰也大吃一篇。难不成他是曹家小姐的兄弟？如果真是这样，他又为何要借居尹府？

“那是我的事，与曹兄无关。”尹傲飞不在意的回著。

“怎会无关……”赐喜此主子更沉不住气，曹子彤见情形不对，赶紧用力踢了她一下，不过自己可是暗气在心中。

“尹兄说得是，这事的确是小弟多嘴了，望你海涵。”笑！曹子彤命令自己笑得自然、真诚一点。

真假！雷家兄弟捂住嘴藉机偷笑。

“哪里，是我该向你道谢才是，谢谢曹兄救了皓儿。”尹傲飞爽快的模样，教曹子彤又是一愣。

原以为他是个心胸窄小的男人，是个心高气傲的男子，谁知……

“走吧！要叙旧回堡里再叙了。”沈少鹰越看曹非就越觉得奇怪，也说不上是哪里来的奇异感，反正曹非给他一种属于女子方有的柔弱感觉。

## 第四章

果然顺利！

只不过她没见到尹家的长老，有点儿可惜。曹子彤很想看看怨恨曹家极深的尹夫人，可惜她来得不是时候。据尹傲雪说，每年在炙热的六、七月天，通常是尹家长老到山上别庄避暑的日子，所以尹傲雪打算后天上山探视她的父母亲。

现在已是七月下旬了，射箭大赛在九月举行，也就是说她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来了解一下沈琴深这个人，如果可能，她真希望能化解尹夫人心中的仇恨。

目前她可以逍遥、惬意的优游于洛阳和“雄天堡”中，更可以专心的接近尹傲飞，看看他到底是怎样的自大狂妄。

她一定得想个法子打进尹傲飞的圈子里。

“嘻”曹子彤倚在尹府的阁楼上，像只快乐的小麻雀，一会儿跳过来，一会儿奔过去，开心的笑个不停。

“小姐，拜托你不要再笑成这副德行好吗？你是个”

“堂堂‘霸地寨’的小姐呢！”曹子彤不在意的接口。她不介意，真的不介意，自从今早送走两位叽哩呱啦叮咛个没完的表哥后，她的心一下子就跳上云霄了。

没人在身边耳提面命的感觉真好。想完这句，曹子彤便看到臭著脸的丫鬟，恐怖的瞅著她趴在栏杆上的动作看。唉！如果赐喜也消失一阵子就会更更好了。

“小四，从今天开始请记得叫我少爷，不然我的计画要是被识破了，就唯你是问。”这射箭大赛只准男子参加，为了击败尹傲飞，她绝不能让人发现她的身分。

“是，少爷。”其实她也满为小姐抱屈的，再加上那个目中无人的邢霜一天到晚像只八爪章鱼紧缠著尹少主不放，并时时以尹家未来的少奶奶自居，宜让人看得恼火。

“赐喜，你今天答得挺乾脆的嘛。”她怎会不知道小丫鬟和邢霜之间的火水不容？

“只因那邢霜实在欺人太甚。”

“好啦！大人不记小人过，你又何必和那种无知的女子一般见识呢？”曹子彤从高高的楼台上极目四望。“喂！小四，你看，那边练武场中正在练剑的男子是不是尹傲飞？”

“没错，就是你的心上人。”

“什么我的心上人，你少乱讲了。”曹子彤笔直的下了楼台，直朝练武场走去，决心要探采尹傲飞的虚实。

这些天看尹傲飞和表哥们相处的情形，她发现他是个极重兄弟的人，从他特地设宴向它的两位表兄请罪的情形来看，不难发觉这点。

这个人肯定是个注重兄弟情的汉子，至于他为了啥事请罪呢？不用说了，一定是为了他逃婚的事。

他并未解释为何逃婚，她只知道表兄们在离开尹府之前，曾每人狠狠的揍尹傲飞一拳替她报仇。

她没参加这个四人宴会，因为她不是“洛阳四彦”其中的一名。她也很讶异的得知表兄们和尹傲飞、沈少鹰被封上这个雅号，身为表妹的她真是与有荣焉。

尹傲飞对于她的身分从不曾过问，只是很乾脆的邀她久住，他这么做是为了赎罪吗？

不知道为什么，自从知道他乖乖的任表哥们揍了一顿之后，她就觉得自己好像不那么气他了。

一边想著一边散著步，总算到了尹傲飞所在的练武场了。

她方才看错了，场中不只有尹傲飞一人，连沈少鹰也在，他和尹傲飞正在对打，而且似乎玩得正起劲，男孩子就是喜欢这种流汗的运动，至于场边呢

恰恰好也是两个，一人一个，谁也不会无聊。那如影随形的邢霜是绝对少不了的，至于她身旁那位女子，虽不若邢霜娇艳，却也是清秀有加的美女一个。嗯……她给自己的感觉是比邢霜好多了。这两个气质截然不同的美女，目光全都放在同一个男人的身上，凭女人的直觉，她敢百分之两百肯定，这名幸运的男子铁定不是沈少鹰。

“邢姑娘！”曹子彤文质彬彬的朝邢霜打招呼。她的招呼声成功的引起另外那名女子的注意。当她看到“他”以后，竟然羞答答的垂下视线。至此，曹子彤方觉得自己“做男人”成功了，真是可喜可贺。

为了不输给沈少菱的娴静温柔，邢霜不得不堆起笑容，和颜悦色的点头，“曹公子，我来替你介绍，这位是沈公子的妹妹沈少菱。”她的笑容可不是没事乱给的，要不是有个计画慢慢在她心中形成，她哪有可能笑得那么甜蜜。“少菱姊姊，这位是曹公子。”

“在下曹非，是雷家兄弟的亲表弟。”先不去研究邢霜眼中诡异的光芒了，曹子彤越看就越觉得有趣。“原来姑娘是少鹰兄的妹妹，难怪在下初见时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敢情沈家的孩子都是这般斯文、温柔样？好个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哪！难怪曹家个个是精英。哈！龙凤种嘛。

“少菱见过曹公子。”连声音都是细细不灼人的轻柔，果然比那邢霜好太多了。

“你们在等傲飞兄吗？”就不知道尹傲飞喜欢哪一个了。如果是沈少菱，那么她在解除婚约之际，或许会送给他们一些祝福；如果尹傲飞的眼光不幸真那么差，偏偏选中邢霜，那么他就别怪她没风度了。

“不，我在等家兄。”沈少菱好含蓄又违背良心的回答著。

“是吗？”曹子彤打趣的瞄著她。“真想不到令兄一派斯文，拿起剑来却完全变了样。”曹子彤望向场中的人，原以为沈少鹰是个文弱书生，因为他不仅生就一副书生样，连说话也是彬彬有体，与她那两个表兄的滑舌和冷漠相较之下，他的确是斯文得令人欣赏。

谁知他也有一身的好本领，直教她刮目相看。

该死的曹非！竟然这么温柔的和沈少菱说话。多了个情敌就已经够令她火大了，他竟然又对她这么好，分明是让她难看嘛！邢霜直感吃味。

“曹公子，你的弓拉得巧，就不知你的剑能否舞得知拉弓般的轻巧了。”

邢霜挑衅著。他不可能和她心爱的傲飞哥一样，也精通各样兵器吧！

这邢霜的心真坏！曹子彤淡淡的笑著，可惜偏偏惹到了她。“邢姑娘，你的相貌长得极好，但不知姑娘的心是否如你的相貌一样好了。”

“曹非！”邢霜克制不住尖叫，全然忘了她的心上人在场了，也可惜了她维持了好几天的端庄形象。

唔！真好笑。这回换赐喜捂著嘴憋住了笑容，小姐总算发作了。

沈少绫不知道他们两个是怎么回事，可是她可以明显的看出曹公子对邢姑娘的印象不是很好，那邢姑娘对曹公子的感觉应当也是一样吧！所以她才故意刁难他。

看不出来斯斯文文的曹公子倒是挺有个性的。

“少绫，发生了什么事？”沈少鹰匆匆忙忙的跑过来，尹傲飞则随行于后。“邢姑娘，你没事吧！”

尹傲飞淡然的看著邢霜，这种富家千金真让人难以忍受，要不是为了傲雪，他早就把她请离“雄天堡”了。

“傲飞哥，曹非要和你切磋剑法。”邢霜的任性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了。

“是吗？”尹傲飞展开笑容看著曹非，他已经知道曹非有一项百步穿杨的神技了，现在他是不是又打算给自己另外一项惊奇呢？

“你乱讲！”赐喜紧张的反驳。开玩笑，这尹少主的剑法可是远近知名的好，小姐虽也会舞剑，但到底和尹少主阳刚的挥剑方式有著天壤之别，她怎能让小姐以身涉险？

“小四，住口，既然邢姑娘对我这么抬爱，我又怎能令她失望？再说，沈小姐一定也想看看曹某的剑术吧！”趁沈少绫惊愕的抬起头之际，曹子彤顽皮的朝她眨著眼。

真是气死人了！曹非竟然为了沈少绫才肯和傲飞哥比试，邢霜见风头全被沈少绫抢走了，她不禁怨恨起曹非来了。

“这……我……”沈少绫害羞的低下芙蓉脸，不知如何作答。曹公子为何要扯上她？

尹傲飞果如她所盼的，他对沈少绫的关爱似乎出邢霜多，看她的眼神也似乎比较温柔，那么尹傲飞喜欢的人果然是沈少绫罗！

既然已有心仪之人，他又为何要与她订亲？难道报仇真这么重要？

“好啊！我正好累了，陪傲飞过剑的确令人伤神。”沈少鹰将手中的剑顺手递给曹非，“把机会让给你了。”

不是滋味的曹子彤越想越恨，愤怒的接过剑，掂了掂剑身，著实有些重，可是为了逞强，她仍是硬著头皮走向场中央。

“请傲飞兄多多指教了。”待尹傲飞也站走后，曹子彤必恭必敬的行著礼。

“彼此，彼此。”尹傲飞淡淡的看著他，依他拿剑的架式似乎真有两下子，难道他真如廷昭和廷旭所言，是个文武双全的公子？

奇怪的是，廷昭和廷旭似乎话中有话，他们为何要他好好的弥补他的过错？而且，更让他费解的是，他为何要向曹非弥补过错，难道曹非是曹子彤的兄弟？

他好像有些心神不宁。曹子彤好奇的看著一向神采飞扬的尹傲飞，难得见到这位志满意得的尹家少主心不在焉。“尹兄，你没事吧！我可要出招了。”

“请！”

曹子彤淡淡的漾著笑容，她会教尹傲飞吃惊的。

轻盈的刺出一剑，曹子彤的剑法俐落又流畅：而尹傲飞也不差，事实上他的剑法是好极了，招招结实、有力。

没想到曹非真有几分真材实料，对沈少鹰而言，曹非的剑法绝不比他好，可是也不逊于任何江湖人士。他著迷的看著曹非耶随著挥剑的动作而飞扬的长发，和矫捷的俐落身手，为何他老觉得曹非的举手投足充满了女子的优雅和风姿呢？

赐喜也紧张的盯著曹子彤不放，不同于前者的是，她是深怕她的小姐有个什么要命的伤害，让她难以向老寨主交代。

这场力与美的剑法不只吸引了沈少鹰，就连原意让曹非出糗的邢霜，也不得不为他们的刺击和抵挡的协调所著迷，甚至连沈少绫的眼光也定定的紧瞅著场中的曹公子不放。

曹非舞剑相当灵巧，不知不觉地，尹傲飞加快了他的击剑速度。

太愉快，没想到尹傲飞真的不赖耶！孩子气的笑声从曹子彤小巧的嘴里泄出，她高兴极了。

眶！

剑被尹傲飞给挑走了，飞到了几尺外的地上插著，不停晃动的剑身则在阳光的关爱下，熠熠的闪著白光。

“尹兄的剑法果然高明。”曹子彤笑得好开心的打躬作揖。这种人才是男子汉。

没想到曹非的笑容竟然如此的璀璨迷人，尹傲飞心里滋生了对他的怜爱，“曹兄也不错，假以时日定不输傲飞。”

“真的吗？”曹子彤忘形的抓著尹傲飞，根本忘了自己对他的痛恶。

“曹公子日后会是我们的威胁。”沈少鹰走上前搭著尹傲飞，并且赞叹的看著曹非。

“好说，好说。”能让飞鹰庄和雄天堡的少主们称赞，想必自己的剑术不差了，曹子彤喜孜孜的想著。

“傲飞，我们该去巡视那些兵器了。”沈少鹰提醒著表兄，然后转而向曹非做个简单的招呼，“我们有事先走了。”

“曹兄，你如果有任何需要，随时吩咐下人即可。”尹傲飞关心的拍著他，心想，这小兄弟身子骨这么瘦小，自己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他，以免对不起结拜兄弟的托付。

“傲飞哥，我也要去。”邢霜不害燥的拉著尹傲飞。

“不行，你和少绫去陪雪儿做伴。”对邢霜已经失去耐性的尹傲飞，不耐烦的扳开她的手，自顾自的走了。

曹子彤泄气的瞪著那两个高大的背影，他们真无情，怎么也不开口约她一下嘛！她也想出去看看啊！

小嘴嘟得半天高的邢霜，气愤的丢下情敌走了，只留下不知所措的沈少绫和曹子彤面面相觑。

“走吧！我护送姑娘到尹小姐的阁院。”曹子彤怜惜的看著她。

“谢谢公子。”沈少绫酡红著脸，别具含意的瞥了曹子彤一眼，便莲步轻移的走在前面。

“小姐，”赐喜将声音压得很低的轻唤著，语气充满了担忧，“看样子沈

小姐似乎对你有好感哪！”

“赐喜，你的感觉正是我的不安耶！”她同样低语著。  
惨了！沈少绫不会把她的友谊当成是爱慕了吧！

这种天气，玩水最好！

坐在庭院无聊的撑著头的曹子彤；原本旺盛的好奇心，已经在前几个时辰的探索里得到满足了。

“雄天堡”和曹家的“霸地寨”差不多规模，比较不同的是，她家地处高山，视野是比尹家辽阔，可是她还没看过尹家的狩猎林呢！所以也比不出个所以然。

反正总归一句话，两家都是富丽堂皇的世家，其他的她就不予置评了。

眼前唯有先打发无聊最重要。

“皓儿，皓儿，过来。”赐喜不知又跑到哪里和人道家常了，突然看到拿著小皮球欲到庭院中玩耍的邢皓，她好高兴。寥胜于无嘛！

“曹叔叔。”邢皓听到偶像的召唤，哪还顾得了玩，立刻飞也似的跑近她的身边。

“皓儿，你知道这附近哪里有溪吗？曹叔叔带你去抓鱼好不好？”曹子彤一脸企盼的望著眼前只有三、四岁的小邢皓，但愿他别教自己失望才好。

“知道，皓儿知道！”鱼！邢皓圆溜溜的眼珠子绽放著光芒，他丢下手中的皮球，快乐的扯著曹子彤的衣服硬拉著她走。

“真的！好，那我们出发抓鱼去了。”弯身抱起邢皓，曹子彤看到赐喜走过来的身影，“小四，你去告诉傲雪姑娘，我带她儿子去玩了。”

“少爷，我……”

“好啦，我会等你啦，你快去告诉尹小姐一声，省得她找不到儿子乾著急。”曹子彤好声好气的要求著，然而心里想的可不是这么回事。

“好，请少爷等我一下。”赐喜点点头应道，临走前不放心的又看了小姐一眼，这才拔腿往院内跑去。

一等到完全看不到赐喜的踪影，曹子彤便快步的离开了。

开玩笑，如果让赐喜跟来，那她还玩个鬼啊！

“曹叔叔，你不是要等小四叔叔吗？”因曹子彤跑步而被剧烈震动的邢皓，纳闷的望著彷如作贼般的曹子彤。

“小四叔叔知道路，会自己来找我们的，皓儿别担心。”她随口瞎编了一个理由。

总不能教他骗人吧！

所以说小孩子好骗吧！那邢皓就当真信了她，也不再追问了。

其实说邢皓单纯嘛！看他小小年纪，记性却又比一般同年的孩子来得好。别的不说，光是这些弯弯曲曲的羊肠曲径，其间岔路很多，草木又繁盛，有时忽见长草遮路，有时又碰上山路陡峭，且一路行来人烟稀少，还真亏了他能记得住。

“到了！”邢皓比著清澈的溪水，骄傲的宣布著。

曹子彤真的好讶异，这里就像是人间仙境哪！

看那谧静的溪水清澈透凉，又闻鸟唱呼应，而徐徐的山风，更为这炙热的午后带来了凉意。细看那溪水清澈见底，诱得她想扒光衣服下去洗个舒服的冷水澡。

在山寨时，她有个私人的天地，那座高山湖比眼前这座要小，却是属于她一个人的，山寨里绝没有人敢擅闯。所以一到夏天，她便喜欢剥光衣服来个裸泳，那沁凉的冷水打在身上的感觉，既清凉又写意，真好！

这里这么隐密，应该没人来吧！改天她也可以来这里游泳兼洗澡。

嗯！树木很多，那么闲暇之余，这里便是她练习射箭的好场所了，又静又无人烦扰，真是个世外桃源。

“皓儿怎会知道这个地方的？”曹子彤帮邢皓脱下鞋子，摺高裤管后，很快的打理完，便拉著邢皓到溪边浅滩抓鱼去了。

“是舅舅带皓儿来的。”

尹傲飞的地方！曹子彤的脑海里浮起了尹傲飞爽朗的面容，没想到他也会有这种隐密的空间

错综复杂的心情因尹傲飞而起，面对自己对尹傲飞日渐产生的好感，曹子彤感到既恐惧又害怕，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份情绪。

“鱼！曹叔叔，快帮皓儿捉鱼！”

邢皓的叫声打断了她的冥思。唉！这种烦人的问题还是先暂且搁在一旁，专心抓鱼吧！

像个孩子的曹子彤和邢皓一整个下午忙著抓鱼、玩水，两个人开心的玩了好久，闹了好久，直到累了，曹子彤才抱著昏昏欲睡的邢皓走上树荫下的大石头躺著休息。她本来是想陪邢皓躺著休息一下而已，谁知这风吹得人直打呵欠，浓浓的睡意也拚命的直向她袭来，于是经不起诱惑的她，竟然也沉沉的睡著了。

尹傲飞到达溪边时，便是看到光著半截雪白小腿的曹非，舒服的躺在大石头上和周公神游去了，就连趴在他身边的小邢皓也睡得很熟。

走上了石头，尹傲飞悄悄的坐在他们身边，他不想叫醒他们，只是好奇的望著曹非的睡颜。他的皮肤真细，睫毛又长得像个姑娘家似的。唉！太清秀的长相对男子并非好事，只是为何曹非这种毫无防范的睡颜会触动了他的心呢？

视线悄悄的溜到了他露出的修长小腿，如果他是女子，一定长得相当美丽吧！

唉，他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大力的摇著头，尹傲飞企图用去脑中的想法，他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怎会有这种怪异的想法和心情？

怪只能怪，曹非长得太好看了。

缓缓的睁开眼睛，曹子彤的睡意正浓，所以当她第一眼看到尹傲飞玩味的眼神时，只是朝他笑笑，便再度闭上眼睛，当自己是在作梦。正想转过头之时，曹子彤突然像想起了什么，火速的又睁开眼睛。当她的眼睛再度对上尹傲飞那黑不见底的眸子时，她脸红心跳的迅速弹坐起来，并且直往后退。

“你怎么了？”似笑非笑的看著他的惊愕，尹傲飞被他的动作给逗笑了。

“尹……尹兄，你什么时候来的？”头不敢低下来，曹子彤只得用眼睛瞄著身上的衣装是否整齐。

“刚到一会儿。见曹兄和皓儿睡得熟，我便没有叫醒你们。”曹非的脸真红，别扭的样子真个不输姑娘家。

彩霞满天，已是黄昏时刻了，难怪他会出来找他们。

幸好她的衣服都好端端的在身上，只有小腿露出来而已。拾起鞋子，曹子彤手忙脚乱的想穿好鞋子，谁知越急就越穿不好。

“抱歉，我和皓儿玩得太累了，才会睡过头。”努力的和鞋子奋斗著，曹子彤不敢抬头看尹傲飞。

把一切看在眼里的尹傲飞，好笑的拾起另一只鞋传给正四处摸索的曹非，一边好心的安抚著他。

“时辰还早，曹兄不必担心。”

曹子彤闻言，果真放缓了动作。

“尹兄为何不曾问我与曹家小姐的关系？”她很想知道，为什么尹傲飞明明知道她姓曹，也明明知道她和雷家兄弟的关系，却不曾问过她任何有关曹家的问题。他该不笨啊！

“不想知道。”反正曹非和曹家一定有关系，至于是什么样的关系，就不是他所感兴趣的了。

“如果我偏要告诉你呢！”一簇无名火从心中快速的窜升，这会儿已经跃入她的眼睛了。

“嘴巴长在曹兄脸上，尹某自是不能阻止。”瞧他说得何其冷淡啊！

“如果我说我是曹小姐的弟弟呢？”一说到她，尹傲飞的和善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只能说幸会了。”尹傲飞正视著她的眼睛，嘲讽的笑道。

“你不想追问我到尹府的动机吗？”她咬牙切齿的嘶道。该死的幸会！

尹傲飞淡淡的看他一眼，接著不以为意的答著：“因为曹兄身体微恙，暂借寒舍休养。”他不想去探究这个问题，毕竟尹家对曹家的过节已经随著他的逃婚而一笔勾销，他没有必要再刁难曹非。

“尹兄能否告诉在下，为何逃婚？”他根本毫无悔意！曹子彤本想原谅他的，现在她发现自己不能这么轻易的算了。

“因为今姊不是尹某心仪之人。”尹傲飞答得直爽，却是伤了曹子彤的自尊心。

强词夺理！曹子彤气得直想将手上的鞋子往他的脸上砸。

“既然尹公子不喜欢我姊姊，又为何要下聘？”

“下聘之事，绝非我意。”不想再接受盘问的尹傲飞，抱起邢皓不快的站起来。

“如果曹兄没有问题了，请恕在下告退。”

什么没问题？她还有一大堆问题想问他这个薄情郎，要不是想起往后还要借居他家，她早就破口大骂，兼以千刀万剐，让尹傲飞再也狂傲不起来。

在溪边又待了一会儿才回堡的曹子彤，沉重的心情始终无法放松。

“赐喜，别罗唆！我的心情不太好。”一回到堡内，看见急得团团转的赐喜，她那凝重的脸色便怎么也散不掉了。

“小姐，你没事吧！”还没开口就被堵住嘴的赐喜，绕前绕后，从上到下仔仔细细的把她家小姐端看了一遍。

“没事。”唉！想对忠心的赐喜生气实在是不可能的事。“赐喜，去房里把我的弓箭拿出来。”她要把尹傲飞的名字刻在树上当标靶射，每天射它个几十回以消怨气。

“小姐还没用膳啊！”又要夜射了，小姐老是喜欢在阒暗的黑夜里练射，说什么这样安静又可以训练目力。

“我不饿。”想到尹傲飞的冷言冷语就让她倒尽了胃口，哪里还吃得下去。

“好啦！”

别瞪了，等我泄完恨，肚子就会饿了。”

“小姐要去练武扬吗？”

“反正你去拿著弓箭跟我走就是了，哪来那么多问题！”

绯儿小姐的心情真的很不好，做人家下人的还是识相点好！赐喜在心里作下结论。

“是，我这就进去拿了。”

“拿银箭出来。”每当她心情不好时，望著银箭便能抚慰她烦躁的心。

“银箭？”赐喜怀疑的看著她，“可是那些箭上刻有小姐的名讳，万一……”小姐不会是气昏头了吧！

“赐喜！”曹子彤轻喊，并特意把声音压得好低，以彰显她的不耐烦。

她共有十二支银箭，这些银箭是父亲亲手制作的，每支箭上都或多或少刻有他勉励他的话和她的名字。这些箭也是她从小到大射箭比赛优胜时，父亲给她的奖励，正因为它们代表著父爱，所以曹子彤将这些银箭视为至宝，伤心或难过时便会拿出银箭来练习，就好像偎在父亲温暖的怀中撒娇一样。

“好，好，我这就进去拿。”

曹子彤失笑的看著比自己更不耐烦的丫鬟，唉！有这种丫鬟对她而言真不知是幸或不幸。

“拿来了。”背著箭筒出来的赐喜，偷偷的瞄著曹子彤，假装不经意的问道：“小姐是不是被人欺负了？”跟了绯儿小姐两年，赐喜多少知道这些银箭对她的意义。

“没有，谢谢你的关心。”她摇摇头，然而赐喜漫不经心的问候却很受用。

“赐喜，你肚子饿了吧！不如咱们到镇上的客栈吃饭怎样？”

“只要小姐快乐就好了。”赐喜知道小姐完全是怕她挨饿才会这么说的。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顺便到街上逛逛，等晚点再去射箭。”洛阳的镇上好热闹，她进城时曾目睹那繁华的景象，早就心动得想马上行动了。

“要不要告诉尹家人一声？”

“不用了，反正尹傲飞根本不管曹家人的死活。”气呼呼的拉著赐喜，曹子彤负气的说道。

原来是尹少爷惹小姐生气的，看来小姐对生得英俊挺拔的尹家少主是又爱又恨喔！

赐喜一边被拉著走，一边在心里调皮的凝想著，却不敢说出口。

哇！这条街果然相当热闹，各式的铺子应有尽有，不只是小吃，就是青楼艳坊也比邻而立，美艳非凡的青楼女子个个妖娆的站在门口拉客。曹子彤看得太入神了，差点被拉了进去，幸亏眼明手快的赐喜及时拉住她，不然这回她可就糗大了。

“少爷，请当心点。”赐喜严肃地叮咛著。

“对不起啦！我从没见过这么绮丽……”咦？是她的眼睛花了，还是……

曹子彤用力的眨了好几下眼睛，没错！正要进“聚红院”里那两个熟悉的身影，正是沈少鹰和那个杀千刀的尹傲飞。

“少爷，那不是……”赐喜一只手比著他们，正要说出她的发现，就被曹子彤捂住嘴，硬拉进旁边一条幽静的巷子里了。

“没想到自命清高的尹傲飞竟然是这种好色之徒！”恨恨的放开赐喜，曹

子彤心如刀割的疼痛不已，真没想到尹傲飞的红颜知己竟是这么多。

“小姐……”看到她幽暗的眼神，赐喜也跟著难过。

“别跑！”

“站住，别想跑！”

又深又长的巷子里传出了急促的跑步声和打斗声，引得黯然神伤的主仆俩心惊胆跳的，傻愣在当场。

声音是越来越近了，护主心切的赐喜推著曹子彤，急急的想把她推出巷子。

“赐喜，我好像听到一名女子的说话声。”不停的回头望的曹子彤，终于还是不放心的收住了脚。“别推了，你先出去啦！”反手将赐喜拉到前面，曹子彤一鼓作气的把她推了出去，“不准进来！”

不知是被曹子彤严厉的口吻，抑或被她身后清晰可见的黑色人影给吓坏了，反正站在巷口的赐喜，当真是敢逾越雷池一步。

正想回头再瞧个分明的曹子彤，突然被人给扳过了身。惊甫未定的她，一转身，赫然看见一名蒙面女子正目光如炬的瞧著她。

这名女子很冷静的扫了她一眼，便将一颗蜡丸硬塞给了她，并急促的吩咐著：“姑娘，明天请你将此丸拿给‘聚红院’的夜娘姑娘。”

说完，她即用力将曹子彤推开，然后转身和后面的追兵厮杀了起来。

“请姑娘快离开！”蒙面女子那沉静悦耳的声音又响起，然后曹子彤听到后面更多人追赶而至的声音。

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不是逞英雄的时机，她纵有两手难敌四掌，还是尽快闪开的好。

“赐喜，咱们走。”为怕有人追来，曹子彤故意带著赐喜在人群里四处穿梭，不意间她竟又给穿回了尹家。

“小姐，你不去射箭了吗？”赐喜见她直接进了“雄天堡”，不禁好奇的问著。

绽著笑容望著手中的蜡丸，曹子彤已无心于射箭上了，目前这件事反倒有趣多了。

那位蒙面女子要她去“聚红院”……

奇怪，这名字好熟，好像在哪看过、听过。

“小姐，这蜡丸是干什么用的？”赐喜纳闷的见她立在门边沉思著。

“聚红院”！不就是尹傲飞和沈少鹰今天走进的那间青楼吗？曹子彤高兴的击掌，“对！一定是那间。”明天她可要好好的问一下沈少鹰。

“哪间什么啊？”小姐太兴奋了，不见得是件好事，赐喜提高警觉的问道。

咦？姑娘！

等等！刚才那位蒙面女子叫她姑娘！

曹子彤担心的低头望著自己身上的男装，没什么不妥啊！既然没什么不妥，为什么那名女子一眼就认出她了呢？

“赐喜，你说我这样子像个姑娘家吗？”她根本没听到赐喜刚才的问话，现在心中只是担心身分被揭穿而已。

“怎么可能像？”赐喜颇不屑的轻哼，“好好一个如花似玉的大美人，却偏偏打扮成这种不男不女的模样。”

赐喜可真会把握时机啊！

“停！我的好赐喜，既然木已成舟，我能不能请你不要再念了？”

“如果小姐不这么爱作怪，我也不会……”

还念，天啊！她实在快受不了了。

## 第五章

夜娘昨晚的行动虽然成功，可是辛苦拿到的蜡丸却不见了。

她说将蜡丸拿给一名女扮男装的俏姑娘了。如果她没看错人的话，那位假少爷今天绝对会上“聚红院”找她。

沈少鹰敛紧了眉头，心神不宁的陪邢皓玩皮球。

他真替夜娘担心，倘若她看错人了，那么她爹的冤情便将石沉大海，永不得翻身了！

但愿上苍不要再作弄可怜的她才好。

“表舅，球跑到你后面了。”邢皓不满的指责兀自发呆的沈少鹰。

因他的尖叫而猛然回过神的沈少鹰，不好意思的对她笑笑，“抱歉，是表舅不好。”

很快的拾回球掷给他，沈少鹰宠爱的看著小外甥，“皓儿，打大力点，你是个男子汉，可不是姑娘家哪！”

邢皓闻言不服气的丢著球，“我又不是曹叔叔！”

“曹叔叔怎么了？”沈少鹰知道他对曹非莫名的崇拜狂热，好笑的看著他。

“小四叔叔说曹叔叔是女儿身，不是男子汉。”很自然的，邢皓脱出溜出曹子彤和赐喜那天的对话。

“你说的是真的！”沈少鹰吃惊的挪近邢皓的身边，轻柔的搂著他。

曹非的长相是阴柔了些，可是他从未怀疑过他的性别，经皓儿这么一提醒，这才如梦初醒。

“对啊！那天在客栈外面的时候，小四叔叔还叫曹叔叔小姐……”邢皓振振有词的说道，像深恐沈少鹰不相信他的话似的。

半信半疑的他，也不敢这么快下断言，因为皓儿的年纪毕竟还小，有可能误解了大人谈话的内容，不过这话倒值得他好好调查一番。

如果曹非真的是位姑娘的话，沈文鹰放柔了眼睛，想起他绝俗的容貌，那么“他”也一定是位旷世美女！

“皓儿，这话你不可以再告诉其他人，不然给你曹叔叔知道了，他可会生气不理你。”皓儿的童言童语虽然不足以采信，但是在曹家和尹家目前这种敏感的时刻，傲飞还是少听到为妙。

“嗯……”一想到偶像不理他，邢皓怕得连忙点头。

哈！真好运，今天沈少鹰没有和尹傲飞混在一起，曹子彤高兴的朝那一大一小正忙著窃窃私语的男人走近。

“嗨！皓儿！”昨天和这个小鬼玩水玩得真是太快活了，曹子彤笑逐颜开的望著他。

邢皓也高兴的笑开了脸，显然他也想到昨天的欢乐了。“曹叔叔，我们今天再去抓鱼吗？”

“不行，你娘今天要带你上山找外公和外婆。等你和娘回来时，我们再去。”

“好！”邢皓听话的答著。

邢皓的家教真是难能可贵的好，她实在是很喜欢这位斯文乖巧的小公子。

“沈兄，请你过来一下，我有事想请教你。”曹子彤的视线对上了他，她太急于想知道夜娘的事了，所以没有发现他窥探的眼神。

“皓儿，我和曹叔叔有事商谈，你自己在这儿玩。”沈少鹰失神的望著曹非，自从听到皓儿刚说的话后，他的心情便起了很大的变化。且不管曹非是男是女，反正他优柔似女子的脸庞已教他失了魂了。

走了一段路后，曹子彤首先停下来，左右看了看。嗯，这个地方很安静又没人，正切合她的需要。

“曹兄有什么事需要在下为你效劳的？”跟著他站定，沈少鹰温文儒雅的问道。

“我想请沈兄带我去‘聚红院！’”望著沈少鹰，曹子彤眨著雪亮的眼睛脱口而出。

“曹兄想到‘聚红院’？”难道皓儿在说谎，曹非并非如他所言是个女子？沈少鹰不知他心中的失望从何而来，又为何会对这个事实感到失望。

“不行吗？”怎么，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啊！曹子彤不服的在心里直犯嘀咕。“久闻夜娘姑娘是个能歌擅舞的倾域名妓，曹某早已心生倾慕了。”这是赐喜替她打听到的马路新闻。

“那么曹兄想何时去访？”没想到他年纪轻轻的就喜欢流连这种地方，真是有辱了他的斯文。

“择期不如撞日，如果沈兄有空的话，就今天吧！”昨晚那位姑娘指定了要她今天去找名妓夜娘的。“你可以邀尹兄一同前去。”

今天！又为何指定要看夜娘呢？莫非……

沈少鹰心生怀疑的看著曹非，他不会就是夜娘所说的那位假少爷吧！

“沈兄，你怎么说呢？”干嘛这样看著她？沈少鹰那怪异的眼光直教她浑身不自在。

“若沈兄有事的话，咱们可以改期。”

改期！说他是夜娘要找的人，他偏又不像。如今最好的办法就是带他去见夜娘了，只要夜娘见了他，事情的真相自然就会分晓。

“不，我没事，只不过傲飞可能无法同去，因为他要陪雪儿上山探视姑丈和姑母。”

“邢双和沈姑娘也一起上山吗？”曹子彤酸溜溜的问著。

陪雪儿？说得比唱得好听，我看他是陪那个邢霜和沈少绫吧！

曹非的样子好像是在吃醋，沈少鹰失笑的看著他。不会吧！难不成他喜欢上傲飞？他不会有断袖之癖吧！

不过，或许曹非真是个姑娘家也说不定，反正先去见夜娘就知道了。

很雅致的厢房！

有生以来第一次上妓院，曹子彤简直乐得嘴都快歪了。

幸亏赐喜没跟来，不然那张脸一定又会拉得老长，她也一定又会被那丫鬟骂得狗血淋头。嗯，绝不能让赐喜知道她曾造访过青楼。

“沈兄，能不能麻烦你一件事？”

沈少鹰含笑的等著他开口，反正他都被已经麻烦了，又何必在乎多一件？

“有事曹兄尽管吩咐便是。”

好，够义气！曹子彤心上一块大石总算落了地。

“请你不要把我上‘聚红院’的事告诉小四及表兄们。”她要求道。要是让他们知道了，她可就惨了！

“曹兄放心，沈某一向不是多话之人。”越看他越像女孩子，沈少鹰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神。

又来了！今天沈少鹰看她的眼神似乎特别奇怪，像是发现了什么，又像隐约含著情意，总而言之充满了暧昧，对！就是暧昧。

“我说沈兄啊，”曹子彤笑笑的瞥视他，“你是不是有话想问我？”

“我……”沈少鹰我个老半天也没下文，待曹子彤想再追问他时，那美艳名妓已经入门来了。

“沈公子。”如黄莺般悦耳的声音轻柔的响起。

尚闻其声未见其人的曹子彤，讶异的听著这熟悉的声音，正当她努力的想找回那失落的记忆时，那位声音甜美的名妓便已入了她的眼帘。

“这位是……”夜娘的眼神很快的闪过了什么，她细细的问著沈少鹰。

“我叫曹非，姑娘想必便是夜娘了。”曹子彤好兴奋的看著她。夜娘的美丽真如不染俗尘的仙子，纤细如风中百合。

“我是。公子认得夜娘吗？”轻轻的朝沈少鹰去了抹笑容，夜娘和沈少鹰之间的小动作，这回可全看在曹子彤的眼里了。

“夜娘姑娘是沈兄的心上人吗？”曹子彤知道他们不像是情人，可是看他们彼此眉来眼去的样子，却又不像是相互不认识的陌路人。

“曹兄这回猜错了，夜娘喜欢的人不是傲飞。”沈少鹰说得一点也不勉强，再看那夜娘听到尹傲飞时脸上温柔乍现，就足以证明他所言不假。

可恶又下流的尹傲飞！曹子彤不停的在心里咒骂著，恨不能一手劈死他以泄恨。

“曹公子第一次光临‘聚红院’，让夜娘敬公子一杯。”率先豁达的乾了杯，夜娘轻柔的微笑著。

唉！她笑起来真的好迷人，如果自己是个大男人也会爱上她的。

“乾了。”一口气喝光杯子里的酒，曹子彤铁定是忘了自己根本不会喝酒，更何况是这种后劲超强的陈年女儿红，赌气的她一连喝了好几杯。

“曹公子是在藉酒浇愁吗？”明眼人一看也知道这位女扮男装的公子心里有事。

“曹兄，不要再喝了。”沈少鹰见他喝得凶，责备的抢过他手中的酒杯。

“你不是有东西要拿给夜娘吗？”见他已有几分醉意，沈少鹰试探著。

头昏脑胀的曹子彤根本没有力气想太多，直觉的做出反应，“对……对呀！有人托我将这……这个……”她努力的找著腰带，好不容易找到了那颗蜡丸。“蜡……蜡丸交给……夜娘姑娘。”

“她真的醉了。”夜娘望著趴在桌上的曹子彤，不明白她分明是个貌美的姑娘家，为何要扮成公子样呢？

沈少鹰接过蜡丸，交给夜娘，“这么说曹非真的是你昨晚见到的那位假公子罗！”

“什……什么贾公子……我姓曹……不姓贾……”哦，她好晕，好想睡喔！

曹子彤突然蹦出的说话声，吓了沈少鹰和夜娘一跳。他们小心翼翼的看著趴在桌上蠕动的曹非，直到确定他已沉睡为止。

“她绝对是个姑娘，而且是个非常美丽的姑娘。”夜娘温柔的看著曹子彤。

“真的！”沈少鹰高兴的叫了出声。

看到他惊喜的表情，夜娘诧异的瞅著他。

“少鹰哥，难道你对她……”难道沈家少主已经动了凡心不成？

沈少鹰并没有向夜娘承认些什么，但是他知道他喜欢曹非，他喜欢多才多艺又美丽的她。

他既高兴又著迷的望著她可爱的容颜，既然她是个女子，那么他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接近她了。

经过了一夜好眠，曹子彤在清晨醒来，头痛得差点想拿刀子把那痛苦的来源给剁了。

“你醒了吗？”整晚守在她身边看顾她的夜娘，端过一碗热汤给她，“把这碗汤喝了，你就会觉得好过些了。”

听到“好过”这两个字，曹子彤立刻毫不迟疑的接过汤，也顾不得烫，一口气就全灌进肚子里了。

“水……水……”好苦！真的好苦。

夜娘早就把茶水端好等著她了。

曹子彤接过茶水立刻又咕噜咕噜地猛灌个不停。

“姑娘，觉得舒服点了吗？”

姑娘！曹子彤喷出嘴里的茶水，将夜娘喷得全身都是。

“难道你就是……”曹子彤总算认出她的声音了，她就是那个将蜡丸交给自己的蒙面女，难怪她对她的声音总有一股熟悉的感觉。

“对！那日多谢姑娘仗义相救。”夜娘毫不做作的承认，她相信这位姑娘不会出卖她的。

“你……怎么看出我是女的？”被认出了身分，曹子彤显得有些懊恼，她一直以为自己扮公子扮得天衣无缝啊！

“其实起先夜娘只是猜测，当夜娘大胆的称呼公子为姑娘时，只想证实我的想法。”夜娘微笑地解释。

“那么，是我不打自招了。”曹子彤不好意思的帮她擦拭身上的水渍，一边猜想著：聪明又果敢的夜娘是个怎样的女子，为何会被人追杀呢？

“请姑娘别这么说。”

“夜娘！”是沈少鹰的声音，他没等夜娘招呼便已跨进门了。“曹姑……兄醒了吗？”本以为曹非还在睡觉，没想到他一进门就看到她的笑容，害他差点说错了话。

沈少鹰在装傻！

曹子彤好笑的看著他，“好啦！别装了，你也知道了对不对？”反正他知道就知道，她根本不怕老实的沈少鹰说出她的秘密，因为她有法宝可以制住他的嘴。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沈少鹰是斗不过她的，这次被他识破是她太大意了，这种错误她绝对不会犯第二次。

“你……会生气吗？”

“当然气！”沈少鹰的忧心写在他的脸上，教曹子彤看得直想笑。“我气自己那么快就被人识穿了女儿身。”

“不……姑娘请别自责，如果不是夜娘，在下绝不会发现这事的。”沈少鹰极力的想安慰她。“姑娘，能否告诉沈某你的真实姓名？”

“只要你和夜娘答应不把我的秘密告诉尹傲飞，我就告诉你。”她必须先封住他们的嘴。

“这……”沈少鹰相当为难的看著夜娘。

聪慧的夜娘倒是爽快的先点头了，颇有侠女的豪爽，“夜娘欠姑娘一个恩情，理当为姑娘保守秘密。”

“谢谢你。”曹子彤高兴的抓著夜娘的手，“你呢！你能否也为我保守秘密？”

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眸是如此的明亮，令沈少鹰不知不觉的点了头，“好……好吧！”

“我就是曹子彤。”她沉稳端庄的望著目瞪口呆的两个人，“也就是被尹傲飞抛弃那未过门的妻子。”

“你……你就是曹家的小姐！”沈少鹰震惊得简直说不出话了。

没想到傲飞未过门的妻子，竟然是个文武双全、举世无双的绝世佳丽。如果傲飞知道曹非就是曹子彤的话，他一定也会对她倾心的。

“我很同情你。”虽然也处于震惊之中，但是夜娘显然比沈少鹰恢复得快。也许是因为她知道尹傲飞终将退婚，又或许是曹子彤坦然表现的怒气让她欣赏、怜惜吧！

“不必！”曹子彤不要任何人的怜悯与同情，“反正这笔帐我迟早会和尹傲飞算清楚的。”

“你到尹家来是为了报仇的。”纵然锺情于她，沈少鹰仍是防范的问出口。“若真是如此，我绝不可能坐视不理的。”

“我不兴杀人放火那一套的，你大可放心。”曹子彤有趣的瞧著他仿若大难临头的样子。“我只会给你那亲爱的表哥一点点教训，让他知道我曹子彤并不希罕他。”

“曹姑娘……”他怕了她眼中阴沉沉的怒火。

“尹公子这次真的做得太过分了，曹姑娘，我支持你。”同样是女人，夜娘十分了解她的心。

“夜娘，你不是……”真没想到尹傲飞的红颜知己竟然会站在她这边！

“那是少鹰哥骗你的，我和尹公子只是点头之交，根本谈不上男女私情。”夜娘说得言不由衷，因为她知道她不可能和曹子彤抢尹傲飞，不光是为了自己的遭遇，更因为她对曹子彤有股莫名的亲切与好感。

是吗？曹子彤不怎么相信她的话，不过她也不便咄咄逼人。“夜娘，我绝不可能再和尹家少主结成连理的，所以你大可不必为了我而放弃对他的爱恋。”话虽如此，为什么她的心却好难过？

“曹姑娘……”沈少鹰怜惜的望著她的落寞。“傲飞这么做有他不得已的苦衷。”虽然对她有好感，但在傲飞未退婚之前，她好歹都是他的表嫂，再怎么说他该以礼待之，免得招人闲话。

“沈少脱，叫我绯儿就好，我的表哥也都这么叫我的，你不要姑娘来姑娘去的，听得人心烦。”曹子彤打起精神逗著沈少鹰，“我本来还在想，你和夜娘如果不妥协的话，我就打算以你们的秘密来要胁你们了。”

“什么秘密？”既然她不想谈傲飞，他又何必增加她的苦恼。

“就是蜡丸啊！你不会以为我宿醉一场，就忘了那颗小小的蜡丸吧。”曹子彤起身走下床，倚在楼窗边望著天际的破晓。

天亮了，她失踪了一天一夜，赐喜一定很著急吧！

小姐到底跑到哪里去了？赐喜一大早就在大门边来回踱著方步，眼泪都快急出来了。

有人骑马回来了！赐喜高兴的等待著。谁知……

“小四，你在这里等谁？”慢慢骑马进堡的人不是她千呼万唤的小姐，而是小姐的死对头尹傲飞。

“等我家少爷啦！”赐喜对尹傲飞的印象坏透了，要不是尹傲飞已经先开口，她根本懒得理他。“他和沈少爷已经一夜未归了。”小姐怎么可以这样嘛！她毕竟还是个云英未嫁的黄花大闺女啊！

“你家少爷已经那么大了，难道还会失踪不成？”尹傲飞平淡的取笑著。直到赐喜不悦的瞪了他一眼后，他才收起讪笑，看样子这个小仆人是开不得玩笑的。“放心！有少鹰在，你不用担心。”

“就是有沈少爷在，我才会担心嘛！”等得心慌意乱的赐喜已经口不择言了。

“为什么？难不成你是怕少鹰带坏你家少爷？”想起曹非愤怒的质问，尹傲飞不禁好笑。

想不到个子差他一大截的曹非，竟然追到尹家找他兴师问罪，要不是念在他救过皓儿有功的份上，他是不可能容忍曹非那么放肆的盘问他的。

“小四！”曹子彤从老远的地方就看到小四和尹傲飞站在门口对话了。

“少爷！”赐喜高兴的奔过去，彷彿见到失散多年的亲人般，又兴奋又激动。

“喂！记住你答应过我的话。”曹子彤小声的交置身旁的人。

“是。”沈少鹰答得颇为无奈。

“少爷，你怎么可以彻夜不归，害我担心死了！”小四跟在马旁，叽哩咕噜的说了一堆抱怨，歉疚的曹子彤只有捺著性子任她发泄心中的不满。

“对不起啦！昨天和沈兄到酒馆喝酒，相谈甚欢，没想到这一聊就是一夜，你看我们俩多投心。”

骑在前面的沈少鹰闻言，差点从马上滑下来，幸亏尹傲飞及时拉住他。

“少鹰，你的马术越来越差，该多练习了，不要一天到晚游荡。”

言下之意是连带在教训她了。

“尹兄所言甚是，都怪我拖累了沈兄。”她不会再和他翻脸了，她要慢慢的接近他。

“我并没有这种意思，请曹兄不要多心。”奇怪，曹非的示好教他感到心惊肉跳，他总觉得曹非的休战似乎透露著一种诡异。

“如果尹兄真不介意那天我无意的冒犯的话，等会儿可否与在下同游尹家的狩猎林呢？据闻尹家的狩猎林占地辽阔，林内有数百种珍禽异兽，是个狩猎的好地方，曹某早就想一窥究竟了，但不知尹兄能否成全？”她都已经这么低声下气了，他总不好拒绝了吧！

“当然没有问题。”曹非那孩子般的淘气神态，教他怎么也拒绝不了。如果曹非是来硬的，他铁定不把他当回事，但是他偏偏……

唉！认了吧，谁教他吃软不吃硬？

“好，那就一言为定，我先行告退了。”曹子彤策马慢慢的跑离他和沈少鹰的身边，嘴角缓缓的扬起一个漂亮的笑容。

“我不得不承认，曹非是我见过最令人费解的人。”尹傲飞沉吟道。

如果你知道曹非就是曹子彤的话，那么你就会明白了！沈少应在心里为他的话下注解。要不是曹子彤一而再地用蜡丸的事威胁他，他还真想告诉好友兼表亲这件天大的秘密。

“傲飞，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他赶紧转移话题，怕自己真忍不住溜出口。他不懂，明明是一对金童玉女，却偏偏要勾心斗角，唉！造化作弄人。

“因为我爹和我娘今天就要回来了。”

“这么快！连老太君一起吗？”姑文和姑母怎么这么快下山了？

“没有，奶奶想再休息一段日子，她要雪儿和少绫留在山上陪她，而娘有爹陪著，所以我就先回来了。”尹傲飞喘了一大口气的下了马，随手将绳子丢给等在一旁的马僮。

“你是庆幸邢霜也不在了吧！”沈少鹰能了解破人缚住的感觉，因为他也有同样的困扰，所以他才会藉著参加傲飞婚礼之名逃离“飞鹰庄”。

“尹天苑”是傲飞最喜欢待的地方，因为这座别苑是他为自己建造的，既宽敞又舒适，不仅有他的房间，更有一间既可练功又可读书的“书武阁”，里面完全免除了不必要的赘饰，充满了简单、清爽的个人风格。

进了“书武阁”，尹傲飞走向列有棋盘的上好大理石桌，“来吧！陪我下盘棋。”

“好啊！”沈少鹰正好想找机会再探探他对曹子彤的打算，现在正是天赐良机。

两人沉默的对奕了好一阵子，尹傲飞看少鹰下棋总是要他三催四请的，根本像掉了魂似的，怀疑他是否有心事？

“少鹰，你可有心上人？”

手上的白棋因他蓦然的问话而滑落地上。沈少鹰弯下身捡拾，然后抬起头不稳的笑道：“告诉我，你真的打算退婚吗？”

“这和你的心上人有关系吗？”尹傲飞问得无心，可是却误打误撞的说中沈少鹰的心事。

“多……多少有一点。”教他说谎实在很困难，更何况是骗他从小到大视如手足的表兄。“先告诉我，你要怎么处理 and 曹家的婚约？”

“婚一定会退的，因为我爹娘这回就是下山来处理这件事的。”尹傲飞无所谓的研究著棋局。

“你从没见过曹家小姐，为什么待她这么绝情？”别说是心仪曹子彤而为她叫屈，就是没见到她以前，他也同样的为她抱不平。

他激昂的愤怒声教尹傲飞无心再下棋了。“不管她个人如何，我早已说过她与我并没任何的瓜葛。更何况这件婚事从头到尾都是我娘的主意，我根本没同意过，也不算负心汉了。”

“那么，如果我的意中人是……你未过门的妻子曹子彤呢？”他不会让尹傲飞知道曹非就是曹子彤，但是他必须让表兄知道他喜欢她，这样并没有违背和曹子彤之间的协议。

“原来！”尹傲飞仰天大笑，“我并不会阻止你的，想必这位曹子彤是位

不同凡响的女子，竟然让你动了凡心，真是不容易。”

“你真的不介意？”傲飞笑得那么真诚，看样子他对曹子彤是真的毫无情意。

“当然不介意。”尹傲飞大力的敲了一下他的头，“你这小子原来早就喜欢曹家小姐了，难怪你频频护著她。”

“我希望你不会后悔自己今天所说的话。”沈少鹰多少宽了心，但愿傲飞永远不会后悔。他衷心的祈祷著。

“你这小子怎么变得和曹非一样怪里怪气的？”尹傲飞不快的转身拿起弓箭，“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傲气的去下这句话，不悦的昂首挺胸，尹傲飞转身便走出房间，留下仍坐在石椅上长吁短叹的沈少鹰。

但愿他真的说话算话。

从树叶间洒落的阳光，衬托著他更形英俊、挺拔，尹傲飞是个活跃在阳光下的阳刚汉子，曹子彤痴痴的凝视著他的侧面。

“尹兄！”曹子彤刻意支开赐喜，抓住和尹傲飞独处的机会。“这座林子果然是美不胜收。”

“好说！”面带郁色的尹傲飞无精打彩的漫应著。

“尹兄有心事吗？”他根本是在应付她。

他仍为刚才和少鹰的对话心烦著。

“没有。”仍是心不在焉的语气。突然，他像是看到了什么，很快的拉弓就射。

箭虽没入了前方草丛，但是尹傲飞不经意的露了这手，就足教曹子彤叹为观止了。

总算见识到“洛阳神箭手”的厉害了。曹子彤惊叹的直拍手叫好，“尹兄果然是神箭手。”看样子他神箭手的封号可不是浪得虚名。

“彼此彼此。”没想到曹非会有这种孩子气的举动，尹傲飞失笑的下马走向前方的草丛，提起一只中箭野兔朝曹非笑道，“看来我们有口福了。”

那只血淋淋的动物看得曹子彤差点呕吐，她撇开头，不敢也不愿正视那只野兔。

身为二十世纪的人类，曹子彤根本没有打过猎，就连练习射箭也不兴狩猎这一套，所以那只兔子真教她看得当场发昏。

自顾自的捡著树枝，尹傲飞打算就地生火，他见仍愣坐在马上的曹非，不由得好笑的叫著他，“下来啊！我烤这只野兔给你吃。”

乖乖的跳下马，曹子彤跨著战战兢兢的脚步，僵直的走近他，避开那只气若游丝的野兔，“我……我能帮你什么吗？”那么可爱的动物，教她怎么吃得下去？

“好啊！帮我把野兔拿去清洗一下，那边有条溪，我的马鞍里有刀子。”一心一意忙著生火的尹傲飞并没有发现她的异状，只是顺手将野兔丢给她。

“尹兄！”曹子彤冷汗直冒的蹲在尹傲飞的身边紧抓著他，“那……我……你……”她实在不想在他的面前出糗，可是她已经被那只野兔惨死的模样吓得手足无措了，光是看就腿软，更不用说要她清洗它的尸体了。

曹非怎么一直偎近他？尹傲飞吃惊的看向白了脸的小兄弟，“曹兄，你没事吧？”

“不……不如这样吧！我们再去钓些鱼来吃，你说好不好？”极力的想脱身，曹子彤拖著尹傲飞，管不了他怪异的眼神，飞也似的就往溪边奔去。

“曹兄为何跑得这么急？”慢吞吞跟在他后面，尹傲飞诧异的发现曹非的手非常柔软，也很纤细，根本不像个男子的手。

一鼓作气把尹傲飞拉到溪边，曹子彤作呕的胃才总算舒服一些。“因为……因为我急著抓鱼。尹兄有所不知，在下头脑一直不是很好，爷爷曾告诉我多吃鱼，吃鱼可以变聪明，不知道你信不信。”

“谬论！”尹傲飞嗤之以鼻。

当然是谬论啊！为了不吃那只兔子，什么天大的谎言她也编得出来，这又算得了什么！“不管怎么说，我觉得钓鱼这活动清心寡欲多了。”

尹傲飞但笑不语，转身纶刀就砍下两根细长的树枝。“既然曹兄有这番雅兴，傲飞自当奉陪。”说完他即认真的削著树枝。

嗯！懒洋洋的午后，这溪水又清澈见底，害得她又蠢蠢欲动，想跳下水玩个痛快。

曹子彤瞄了瞄旁边专心钓著鱼的伟岸男子，其想不到他竟然会陪她在这儿钓鱼，说真的她确实有点感动，本以为尹家家大业大，他必定会藉词推托，没想到……

现在他才发现曹非的皮肤雪白剔透，小嘴红似火，睫毛更长得像把扇子，他的五官分开来看就已经令人目眩不已了，组合起来更是惊人的美丽。

男长女相本是常有的事，但为何曹非的容貌这么的困扰著他呢？

“曹兄若生为女子，一定是个倾国倾城的美女。”

因为他突然的赞美而震了好大一下的曹子彤，错愕的测过头看向尹傲飞嘲弄的俊脸。

该死的！害她吓了一跳。

“如……如果我是名女子，尹……尹兄会喜欢我吗？”她很想知道。

“只可惜这世间不可能有这种多才多艺、文武双全的女子。”尹傲飞相当惋惜的说道，“如果曹兄是个女子，尹某一定会想尽办法娶你为妻。”

哼！睁眼说瞎话，他明明就不要她啊！一股怨恨慢慢的涨起，曹子彤很努力的想把它给压抑住，脸色却变成明显的不自然。

“那么尹兄又为何要逃婚，难道你不知道我姊姊的容貌和才华与我不相上下吗？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定要让尹傲飞后悔死！她负气的指责道。

“那么只能怪尹某无福消受了。”难道真如曹非所说的，曹子彤当真是绝色艺出众的绝美女子，所以少鹰才会倾心于她？

又不高兴了，每次讲到曹家小姐，他就板著一张脸，好像对她有诸多不满。

“那么尹兄日前可有中意的女子？”不谈她就不谈她嘛，那么谈谈他喜欢的女人，他总高兴了吧！

“相交满天下，知己无一个。”尹傲飞自负的回著。

臭屁！死不要脸的人，曹子彤暗暗的骂道。

“那邢霜和沈少绫呢？你总该有个打算吧。”

“曹兄好像很关心尹某。”尹傲飞好笑的瞅著他。

“当……当然啊！好歹你我知交一场，总有点朋友情谊嘛！更何况我一直很想知道，到底是怎样的奇女子能让尹兄倾其所有。”

“倾其所有！”尹傲飞仿佛是觉得她讲了个很好笑的笑话，竟然开心的爆笑个不停，“这个世界还没有这种女子可以让我为她如此。”

就是这么自傲，所以他才会这么轻而易举的逃婚，也因此他才会觉得她的话很好笑。

“是吗？”她隐忍著满肚子的怒气，在心中暗暗发誓：等著瞧！尹傲飞你给我等著瞧，哪天你要是喜欢上哪个女人，为她疯狂，我曹子彤一定会把这句话用力的掷回你脸上，让你气得七孔流血！

“曹兄不相信我的话吗？”尹傲飞不知身旁的人为何生气，只觉得很可笑，“别说是现在了，就是以后，我想也很难找到这么个人。”

曹子彤冷冷的看著他，他就是这么欠揍的狂妄、自大，如果不好好的教训一下他，那么她将枉为人了。

## 第六章

一大早的空气果然最好，好久没专心射箭了。

自从那日与尹傲飞同游狩猎林后，她和尹傲飞的友谊果然更进一层，虽然相谈不甚欢，但是尹傲飞竟从此把她当成自家兄弟般照顾，不论上哪儿都会邀她同行，直教她受宠若惊。

尹傲飞虽然高傲，可是对她却不错。也许是他常说的，她的模样看起来就像个青涩稚气的小公子，需要人严加保护吧！所以他才会对她另眼相待。

她的心似乎越来越不受控制的喜欢著尹傲飞，明知道他不喜欢她，明知道他对她好是因为他把自己当成哥儿们，可是她就是日渐受他的霸气所吸引。

她真怕自己终会爱上他，到头来却被伤得体无完肤。会吗？如果他知道他所称赞、时常带在身边的小兄弟是女子，他会不会改变心意喜欢她呢？

无意识的一箭箭射出，即使是心不在焉，她仍能准确的射中红心。本能吧！是种从小培养的本能促使她随心所欲的拉弓也能命中目标。

“曹书哲是你什么人？”非常冷漠且带著尖刻语气的问话。

这种不客气的问话吓了她一跳，放下弓，曹子彤侧过身寻找说话的人。

这位妇人气质高雅，原本该是和善的脸，却被她憎恨的线条给破坏了，真是可惜。

“我问你的话，你还没回答。”多么像啊，这女孩多么像她痛恨多年的那个薄情人！

不论是她拉弓的姿态也好，她的长相也好，多少都充斥著那名男子温文风雅的气质。

就是这种气质颠倒了她的心，也让她带著怨恨的怒气嫁入尹家，嫁给了多情却是得不到回报的尹仲伯。

她明明是女扮男装的大姑娘，难道傲飞那孩子没发现？

“你是尹夫人？”收起弓箭，曹子彤被她脸上的怨恨给吓住了。一定是了，她一定是那个痴情的沈琴深。

“曹书哲是你什么人？”不愿识破她的身分，沈琴深仅是执著的想知道答案。

“你早就知道了不是吗？”从她怀疑的眼神，曹子彤就明白她已经知道自己是女儿身了。“你早就知道我是曹子彤，而曹书哲是我爹了不是吗？”

“为何鬼鬼祟祟的混进我尹家？”从她口中吐出的每句话都是这么的尖酸刻薄。

“尹大人，你的恨当真还没消吗？”真是匪夷所思，她已经报了仇也泄了恨，难道这还不够抵销曹、尹两家的恩怨吗？

“不可能，曹书哲带给我的耻辱，我是一辈子也无法忘掉。”

自私的女人！这个女人实在太可恶，都已经叫儿子毁了她的一生了，难道还不够？

“那么你儿子带给我的耻辱又该怎么算？”曹子彤淡淡的反问。

“那……是你应得的。”沈琴深没想到曹子彤竟也不是省油的灯。

很好，她还知道羞愧，这表示她还有药救。

“那么，请问一下，我是否也可以叫我的后代替我报仇？”

“你……”

“你根本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便一味的怨天尤人，让仇恨蒙蔽了你原本善良的心，也害得爷爷和奶奶跟著难过，你实在不应该把罪怪在他们头上。”越说越气，曹子彤的声音就跟著越大声。

“住口！你懂什么？你怎会懂我这几年是怎么过的，又怎会知道我有多恨你爹的无情！”沈琴深也跟著嚷道。

“我是不懂你为何会狠心的让我步上你的后尘，虽然我并不见得爱你儿子，但是你的做法也够教人心寒了。”曹子彤寒了声音，她实在太生气了，“而且我爹并没有抛弃你，他会离开是不得已的。”

“不得已！”沈琴深凄厉的大笑，“好个冠冕堂皇的说词，你以为我会信吗？”

沈琴深现在太激动了，根本听不进她的解释，更何况尹家的仆人已渐渐起来了，为免暴露她的身分，曹子彤转身就想离开这场无谓的纷争。

“站住！”想逃？没那么容易。“尹家不欢迎姓曹的，你马上给我滚出去。”

“我不！”曹子彤侧过身，斗志高昂的抬起下巴，“我就偏要待在尹家。”

“你不是想勾引飞儿吧！告诉你，绝不可能，飞儿最痛恨被人欺骗，更何况他就要和少凌完婚了。”沈琴深恶意的笑道，她很高兴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总算也会怕了。

“你想，如果飞儿知道你是女的，他会怎么做？”

“你是个狠毒的女人，难怪我爹不要你！”曹子彤气得口不择言。

“你……”

啪！沈琴深愤怒的甩她一个耳光。

“姑母！”

远远的便看到姑母和曹子彤在对话，而且气氛明显不甚融洽的沈少鹰，不敢相信他心中那个温柔的姑母竟然会动粗。

沈琴深也被自己的粗蛮给吓了一跳，她歉然的望向那白皙的脸上印著明显掌印的曹子彤。

不能哭！曹子彤把指甲用力的戳进肉里，忍著泪水不让她掉下来。

眼看这女孩的眼神这么倔强，沈琴深说不出任何道歉，只好忿忿的拂袖而去。

“绯儿，你没事吧！”沈少鹰怜惜的望著她。

“呜……”等沈琴深完全不见人影后，曹子彤才卸下伪装，投入沈少鹰的怀里伤心的哭泣、落泪。

“别哭，姑母不是有意的。”沈少鹰搂著她不停的安慰道，她哭得梨花带泪的脸，教他看了好心疼。“绯儿乖，别哭了。”

太多的委屈和伤心一并爆发，曹子彤的泪水决堤而下，像黄河泛滥般淹湿了沈少鹰的衣服。

“我……我不……是为了……她打……我……而伤心，”曹子彤更偎进沈少鹰的怀里，抽搐的说著，“而……是我……觉得自己好残……忍。”

“为什么这么认为？”沈少鹰彻底的拜倒在她的泪水中了，顾不得他们正站在大庭广众的练武场中，更顾不得这里随时会有人来，他不由自主的沉沦在她美丽的哀愁中，无法自拔。

“我不该……说那么伤人心的话。”她活该被打，曹子彤捂著发烫的脸颊不断的自责。沈少鹰无法发表任何意见，只能静静地聆听。

“我也是个狠毒的女人。”

“别说了，你不是，你是个勇敢的奇女子。”沈少鹰温柔的逗著她。

“是吗？”曹子彤闻言，又是哭又是笑的。

“走吧！我带你去找夜娘，她很想念你。”本来他已打定主意不再带她去那种是非之地，可是看她现在这个样子，也不好留在尹家。

“好啊！也许我能再醉个几天几夜，那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曹子彤愁苦的望著沈少鹰自嘲道。

她的泪珠犹挂在脸颊上，沈少鹰不由自主轻柔的抬起手接起了她的泪珠。

沈少鹰温柔的举动教曹子彤吓得跳出他的怀里，慌乱的拭著泪，不知该如何是好。

“对……对不起。”沈少鹰也手足无措的道著歉。他到底是怎么了？“我是……”

“好了，你不是要带我去找夜娘吗？走吧！”曹子彤领先走在他前面，心里暗暗叫苦，沈少鹰该不是对她有情吧！

尹傲飞以为他看错了，可是那明明是少鹰搂著曹非，而且曹非在哭，哭得很伤心、很教人心疼。

从他的位置听不见他们在说些什么，只见曹非不停的仰起头像在向少鹰抱怨些什么，而少鹰呢？他就更绝了，一个大男人竟然会因为曹非的哭泣而手足无措，分明像在细心呵护他心爱的宝贝一样。

不知为什么，反正他就是不喜欢少鹰这么搂著曹非，用这么深情的眼睛在看著曹非。

乖乖，他的表弟没断袖之癖吧！

他看到少鹰不知对曹非说了些什么，曹非笑中带泪的抬起脸看著少鹰，然后少鹰温柔的拭去曹非颊上的泪，而曹非像被吓了一跳般害羞的跳开。

他那样子，不像男子，倒很像个姑娘家！

尹傲飞沉著脸看他们一前一后的离开了。为了少鹰及“飞鹰庄”的名声，日后他绝对要严密的注意他们俩，绝不能让少鹰坏了沈家的门风。

嘖！没想到少鹰……

“我来帮忙！”被泪水冲刷得更加明亮的双眸，不依的朝屋里的人撒著娇。

“不行！”头一个反对的当然是沈少鹰。

“我也不赞成。”夜娘的语气自然是比沈少鹰还要和缓些。

“我、要、帮、忙！”曹子彤生气的大吼，“如果你们不让我帮忙，我一定会竭尽力量破坏你们。”说完，以笑得很老奸巨猾的表情向他们保证，她是一定说到做到。

“绯儿！”沈少鹰难得动怒，这回却真的有点生气了。

“生气也好，反正我不管，我一定要帮上忙，不然我枉为青风的好朋友。”从哄带骗地，进而威胁利诱，曹子彤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可是这件事很危险的。”在风尘浪里虽只是隐藏一些日子而已，但是寄身这种青楼之地，夜娘人也见多了，实在为她的义气感动。

“危险对我而言是家常便饭，我不怕！”

“唉！要是赐喜在就好了，她一定会极力阻止你的。”沈少鹰真后悔让她知道他们计画为夜娘雪恨的事了。

“抬出赐喜也没用，我还是要管。”

原来夜娘本是京城太学士之女，本姓易，名青风，只因为长得美丽被乔太守的儿子垂涎，进而想强娶为妻。誓死不从的她，在家人的帮助下连夜赶往沈家投靠，因为沈少鹰的父亲和夜娘之父是多年故交。

谁知青风逃家不久，易家人就在乔太守和当地知府的勾结下被陷入狱。拥有一身好武艺的青风得知消息后，不顾沈家人的反对，毅然决然的投身“聚红院”当起伪装的卖笑女。但从不卖身亦不常接客的她，为何会选在洛阳的“聚红院”栖身呢？

原来是因为洛阳的射箭大赛风靡全国，不仅是乔家父子早已住进他们在洛阳的庄院，就连那代天巡狩、刚正不阿的天府巡按届时也会莅临会场。

“没想到上次送押往京城那三十万两就是乔家父子所劫，他们竟然把这事赖到我爹头上，害我全家入狱。”易青风也就是夜娘娴静的脸上出现了痛苦，“都是我不好。”

“别说笑了，这怎么会是你的错？怪只怪那好色的乔家公子。”哼！竟然敢公然派人追查青风的下落。

“原以为有了蜡丸，取出他们勾结的密函，就能为爹伸冤，谁知里面竟是白纸一张。”

“乔家父子一定早有防备，所以才会把白纸放进蜡丸里等你上钩。”沈少鹰仔细的推敲著，“说不定那个何知府根本没写密函给乔太守。”

“有！根据乔家内应的调查，那封信不在乔太守身上，而是在乔玉的身上，他是等著我去找他。”乔玉这个人武功平平，可是他身边的保镖个个身怀绝技，她根本无法接近他，更别说拿到那封信了。

“你不是说乔玉这个人像猪八戒吗？”不能力拚的话，就来个智取！

“猪什么？”沈少鹰也曾见过他，乔玉为人虽然阴险，面貌可也算得上好看。

哇，她忘记《西游记》是明朝人所著，他们是宋朝人，当然不知道“猪八戒”。不过宇宙时序有其规则，她也不便先向他们介绍“后世名著”。

“呃，反正就是好色的意思。既然如此，那咱们何妨来个美人计？”

“我早就想过了，可是乔玉认得我，这些日子要不是少鹰为我把关，他早就发现我的藏身之所了。”

“当然不是你，我说的美人是指我！”曹子彤用手指比著自己。

“什么！”

沈少鹰和易青风反对得可真激烈，不过她是绝不会放弃的。

当晚讨论到子夜时，曹子彤仍是不肯认输的坚持著，而易青风和沈少鹰也硬是不肯让步，到最后这事只好就这么给耽搁了下来。

“赐喜！”才踏出“聚红院”，曹子彤一眼就看到在门口不停地走来走去的赐喜了。

“沈少爷，你既已知道小姐是姑娘家，请你以后不要再带她到这种风月场所来了。”赐喜义正辞严的大声告诫走在小姐身后的沈少鹰。她可是在外面磨得鞋子都快穿洞了，好不容易才把小姐给盼了出来。

“小声点，你怕没人知道我是女的啊！”曹子彤押著她走向自己的马。“少鹰，你别理她。”

“赐喜护主心切，在下自当受责。”他不会为这等区区小事挂意的。

“上去啦！”曹子彤用力把赐喜推上马，等她坐妥了才跟著上马，“你什么时候来的？”

“是傲飞少爷带我来的。”赐喜不高兴的轻哼。

“尹傲飞带你来的，那他人呢？”他怎么知道她和沈少鹰应在“聚红院”？不会是沈琴深告诉他的吧！“他还有没有说什么？”

她紧张的有著赐喜，深恐沈琴深已经把她的秘密和盘托出。

“没有，只是要我好好的看著少爷，别让他年纪轻轻的不学好。”赐喜学著尹傲飞的口气。“小姐，你也真是的，上次和沈少爷彻夜不归已经很不应该了，这次竟然跑到青楼嫖妓。”

“嫖妓！你说得可真难听，本小姐不过是在增广见闻而已。”赐喜真的有点碍手碍脚，看样子如果她打算帮青风忙的话，绝对要想办法把赐喜调回曹家山寨去。

“赐喜，别担心，我会好好的帮你看著你家小姐的。”幽静的夜里，四周无人的小路上，他们的说话声显得特别大声。

“不用了，小姐我来照顾就行了。”

“今天天气好热，赐喜，咱们去玩水好不好？”曹子彤想起和邢皓玩耍的那个溪边。

“沈少鹰，你要不要一起去？”

“绯儿小姐，男女授受不规，你怎么可以……”赐喜真替她家小姐害燥。

有什么关系嘛！大惊小怪的，她又不是要脱光，只是下去浸一下而已。

“不……谢谢小姐的好意，少鹰先告辞了。”

沈少鹰当真不好意思的疾驰而过，直教曹子彤当场傻了眼，他比她还害羞呢！

靠花树下，静静的闭著眼冥想今天所发生一连串不顺遂的事情。

每当心情不好时，尹傲飞就喜欢跑到他发现的这个世外桃源独自沉思，直到心情好转。这个人间仙境除了皓儿和曹非，便没有其他人知道了，甚至连少鹰他也没带他来过这里，曹非会来这里也算和他有缘吧！

想到曹非早上偎著少鹰那一幕，就教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再加上娘一整天阴阳怪气的对他盘问曹非的事，更教他心情恶劣到了极点。

虽然他把曹非当哥儿们看待，少鹰却显然不是这么想。他本想进“聚红院”去找他们问个清楚，可是到了门口，他却怎么也无法进去了，只好留

下小四等在门外，自己来到这里苦恼著。

想著想著，他似乎听到了马蹄声和说话声。尹傲飞把身子隐进夜色里，想看看除了他之外，还有谁会在这夜半时分来到他私人的天地里。

“到了！”曹子彤惊叹的望著被点点繁星和夜色刷得粉亮的溪水，“这里是不是很漂亮？”

黑压压的一片，赐喜根本看不出来哪里漂亮。“马马虎虎。”

“嘴硬！”曹子彤跳下马。

“小姐！我们还是回去吧。”她不死心的劝道。心想万一有个毒蛇、猛兽出来，她可会活活的给吓死。

是曹非和小四！因为夜深人静，再加上靠他们很近，尹傲飞把他们的对话全听进耳朵里了。没想到曹非也有这种雅兴，他正想踏出去和他们打招呼，却因为突然想起小四刚才对曹非的称呼而收回了脚。

小姐！小四叫曹非小姐！？

闻言犹如挨了一记闷棍，令尹傲飞愣在原地。

他不敢相信的看著离他不远的曹非，脸色倏地变青了。

曹非是位女子！而她竟然欺骗了他！？

“要回去你自己回去，我才不要。”曹子彤自顾自的脱下衣服。

“小姐，你……真的要在这一裸著身子啊！”赐喜跌跌撞撞的跳下马，吃惊的望著脱得快光了的曹子彤。

“赐喜，有人洗澡不脱衣服的吗？”曹子彤大方的把最后一件衣服丢给她，才开始解除身上的布条，“你又不是没看过我的身子，干嘛大惊小怪的。”

赐喜！那么小四也是女的？尹傲飞怒不可遏的望向曹非。这一看他可真是傻了眼曹非正鞠著水往身上泼，站在溪水中央快乐的泼著水。

她是他这辈子所见过最美的女人了。被淋湿的黑发柔顺的披在她细致的五官旁，烘托出她精致、姣美的脸孔；而她那无瑕的玉肤在柔和的月光照拂下，更闪著一层金色的光泽；那曲线玲珑的身躯、优美的颈项、优雅的一举手一投足之间，都教他迷醉。

她仿若是天上仙子落入凡尘般的玩耍著。

难怪，他总是觉得曹非柔弱得像个小孩。尹傲飞阴沉的瞧著水中的人儿看，她竟敢骗他。

“这溪水真的好凉，赐喜，你要不要也下来？”玩得正在兴头上的曹子彤，根本没注意到那双如豹般窥伺的眼睛。

“不，我还是在这里帮小姐看著点。”赐喜爬上石头坐著，警戒的望著四周，可惜机警的她们没发现隐藏在树叶后面的尹家少主。

“你啊！就是太拘谨了。”曹子彤轻声的笑著，顽皮的朝她泼水。

“我哪有小姐这么好动，连妓院都敢去。”赐喜不以为然的挡著水。

“我在体验人生啊！更何况有少鹰在，你怕什么？”

少鹰！她竟然叫得这么亲热，尹傲飞心里冒起了一把无名火，他又想起早上她倚著少鹰那一幕了。可恶！少鹰一定早就知道曹非是个女人，为什么不告诉他？

难道他……喜欢曹非！

一想起这种可能，尹傲飞的心就像打翻了醋瓶子，酸得厉害。

他明明记得少鹰告诉他，他喜欢的是曹子彤，难道……

尹傲飞为他此刻所想的可能性而黑了脸。

“小姐，说真的，我觉得沈少爷好像喜欢你。”赐喜闲得无聊，乾脆和曹子彤抬起杠来。

玩水的手突然停住，“你这么认为吗？”曹子彤幽幽的说著。

“其实我觉得沈少爷比尹傲飞好多了，既斯文又体贴，等小姐和尹傲飞解除婚约后，大可以答应沈少爷的求亲。”赐喜难得赞赏人，而沈少鹰幸运的列入她“褒奖名单”中。

尹傲飞气得差点没把手握碎、骨头折断。

“你在胡说些什么！”曹子彤轻斥。

“小姐，你该不会在喜欢那个‘逃婚’的尹傲飞吧！”赐喜不屑的轻哼，故意加重“逃婚”两个字。

“不是！”曹子彤转过身，背对著她闷闷的否认。

“如果沈少爷上门求亲，你会答应他吗？”赐喜不得到答案是不会罢休的。

没想到曹非真的是曹子彤！尹傲飞又嫉又恨的望著水中的佳人。难怪少鹰百般的袒护她，还直逼问他是否退婚。

唉！他怎么也想不到少鹰和他兄弟二十几年，竟然抵不过一个曹子彤的介入。

如果少鹰此刻在他的眼前，他一定一拳打得他站不起来。

眯著眼睛气愤的望著水中的精灵，尹傲飞只要想到少鹰对她的情意就一肚子火，恨不得宰了少鹰。

不会的！他绝对不会把曹子彤让给少鹰，不管少鹰说他反悔或小人也好，他绝不会退婚。

少鹰竟然和曹子彤联合起来骗尹家人！

哼！他这辈子别想和曹子彤双宿双飞，除非他尹傲飞已不存在这个世界上了。

尹傲飞阴阴的瞪著曹子彤，浑身散发著腾腾的杀气。

奇怪！怎么突然觉得好冷？曹子彤在水中打了个冷颤，突然感觉有人在监视她。转身朝赐喜面对面，她发现赐喜还在等著她的回答。

“小姐，你还没回答我啊！”小姐东张西望的在找什么？赐喜被她的动作弄迷糊了。

“会啦！会啦！这样你满意了吧。”曹子彤顺口胡诌，根本忘记她问自己什么问题了。

“太好了，那我明天就回去禀告老寨主，让他开心。”赐喜一心只想到老人家的忧郁，曹老寨主要是知道绯儿小姐将和沈少爷结成连理的话，病情一定会好转的。

“回去？”曹子彤本想阻止，随即想到她原本就有意叫赐喜回去，正苦思不到理由，这下可好，赐喜倒自动提出来。“这样也好，出来快一个月了，你顺便回去看一下爷爷也好。”

“真的！”赐喜以为小姐默认了，心里直为她高兴，“那么我就回去一趟，射箭大赛前我一定会回来。说不定老寨主一听到曹、沈两家欲结亲，马上就从病床上跳起来帮小姐准备嫁衣。”

“嘿嘿……”曹子彤皮笑肉不笑的漫应道。随便啦！赐喜怎么误会她和少鹰是她的事，反正自己回去后再向爷爷解释就好了。

“小姐，你笑得好奇怪！”

“没……没有啊！我只是为还没和尹傲飞解除婚约感到不安而已。”事已至此，只有随便抓一个理由来搪塞了。

“只要你托雷夫人向尹夫人说一声就成了，这事交给我来办，小姐就别担心了。”赐喜过分热心的一手扛下了。

她这么好心，曹子彤也不好拒绝，反正退婚是迟早的事，再加上早上沈琴深不友善的表示后，她也觉得这件婚约早点解决早点好。

“好吧！这件事就麻烦你了。”上岸无意识的穿著衣服，曹子彤为了解除婚约这事心痛如绞。

“好！那我明天出发，这几天我会托沈少爷盯紧小姐，小姐别想要任意妄为。”小姐答应得太快，反倒教赐喜感到不安。

“是！我的姑奶奶，咱们可以回去睡觉了吧！”著好衣裳的曹子彤陪笑的拉起赐喜的手，“走吧！太晚回去会让人说咱们没规矩贪玩。”

“小姐本来就爱玩，还怕人家说。”

“我是可以忍受人家讲闲话，可是要是辱了曹家的声誉，岂不是对爷爷难交代了。”她知道赐喜重面子比生命还甚。

“既然如此，我们就快走啊！”

直到话声逐渐在风中飘散，尹傲飞才僵著又直又硬的身体走出来。

她竟然真的要嫁给少鹰！尹傲飞生气的捶著树干出气，她竟敢……

可恶！可恶！尹傲飞忍不下这口气，不住的捶著树干，直到他的手渗出血丝仍拚命的捶著。

别想如愿，她别想如愿嫁给少鹰，曹子彤这辈子里是被他缠上了。

他永远不会让曹义重知道曹子彤和少鹰的事，绝不！

即使必须使用武力，他也要破坏这件事！

## 第七章

“赐喜，帮我带个口信给爷爷，告诉他我很想念他。还有，不可以让他知道我要参加射箭大赛。”曹子彤依依不舍的望著马车内的丫鬟。

唉！赐喜在的时候嫌她烦，她要离开的时候又觉得心里好难过。人啊！真是矛盾。

“小姐，你自己要好好保重，我很快就会回来伺候小姐了。”赐喜竟然红了眼眶，她从没离开小姐这么久过，没有小姐在身边惹麻烦，反而不适应。

“好啦！你自己也要小心，这马车是尹家的，应当不会有什么危险。”曹子彤用丝帕替她拭著泪。

“好了吧，你们两个，又不是一去不回了。”等在一旁的沈少鹰见她们离情依依，好笑的拉开曹子彤。“赐喜，你就别担心了，你不在的这段期间，我会克尽你的职责，帮你好好照顾你家小姐的。”

“你本来就应该照顾她，我这次回去就是……”赐喜还没说完就被曹子彤给蒙住嘴巴了。

“少鹰，叫车夫起程吧！时候不早了。”曹子彤朝沈少鹰吩咐著。赐喜真是个大嘴巴！

不明白怎么回事的沈少鹰，依言要车夫起程，于是赐喜的话没说完便

离曹子彤越来越远了，她恨恨的朝快乐的向她招著手的小姐瞪著。

躲在暗处的尹傲飞冷冷的望著那亲热的两人，离开前，他冷冷的扬起一抹得意的笑容。快步的走向后面的石屋，他等的人和马车已经到了。

被押著的赐喜不敢相信的望著尹傲飞，她没想到上马车走不到一哩路，就被车夫押下车。魁梧不近人情的车夫只是冷淡的告诉她有人要见她，没想到那个人就是尹傲飞。

“你抓我干什么？”她讨厌他，从他恶意的遗弃小姐开始，她就不喜欢他。

“没什么，只是想请你在石屋做客几天。”尹傲飞朝车夫使了个眼神，跟著就走进了他所谓的石屋。

被抓著跟进石屋的赐喜，很讶异的看著这座犹如石牢的屋子。这座由石头砌成的房子，从外面有是很不起眼，但是里面的摆饰倒是相当富丽堂皇、气派大方。这座屋子并不大，一进去就可以望尽一切，除了前门和几个镶著铁条、只有老鼠才钻得过去的窗户外，就没有其他出口了。

她惊讶的发现，这里俨然是个牢房。

“你到底要干什么？”赐喜心生恐惧，极力的挣扎著，却怎么也挣不开紧抓著她的这双强而有力的铁臂。“放开我，你……你这只蛮牛。”

“我是叫阿牛。”粗犷的车夫竟然也会开玩笑。

“尹傲飞，你这个坏人，你到底要干什么？”赐喜从来没有这么大声的吼过人，她很生气尹傲飞稳稳的坐在石椅上看她耍猴戏。

“不怎么样，只是不想让你家小姐如愿以偿而已。”尹傲飞等著看她吃惊的模样。

“你……你怎么知道，是谁告诉你的？”他怎么会知道小姐的身分？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冷冷的，尹傲飞很坏的笑道，“我还知道你回曹家的目的，就是为了替曹子彤完成她和少鹰的好姻缘。”

“是又怎样？”尹傲飞怎会知道这么多？难不成他有顺风耳。

“既然曹、尹两家还没解除婚约，那么曹子彤便是我未过门的妻子，你说这和我有没有关系？”轻轻的浅尝著茶水，尹傲飞轻柔的话中隐藏著很深沉的怒气。

“你这个人真差劲，自己不要绯儿小姐，又不准她嫁给沈少爷。”真是岂有此理！

“绯儿小姐？”

“你不是神通广大吗？怎会不知道绯儿就是小姐的别名。如果你还想知道小姐别的事，可以去请教沈少爷，他和小姐熟得很。”赐喜故意激怒他。

尹傲飞当场把茶杯甩得支离破碎，“住口！”他不要再听到少鹰和曹子彤的一切了，从这一刻开始。

“哼！没风度。”

“阿牛，好好的看著她，不要让她饿著了。”他不担心赐喜会偷跑，因为她绝敌不过力大无穷的阿牛，更不用说木纳的阿牛对他们家的忠心程度了。尹傲飞站起来，直挺挺的往门口走，“如果想出来，最好祈祷你家小姐不要和少鹰在一起，不然……”尹傲飞恫吓完就往外走，其他的话就留给她自己去想了。

暂时他是不会揭穿曹非的身分，他要看看曹子彤为何事而来。

“放开我！尹傲飞回来，回来啊！”赐喜没想到他真的这么做了。他怎么

不乾脆杀了她了事？

“你喊破了喉咙也没用，这里离主屋太远了，又是尹家的禁地，除了少爷和我，是没有别人会来的。”阿牛一手拿著绳子，一手抓著她，轻松的将她捆成肉粽。

“该死的！杀千刀的！无赖！下流！卑鄙……”

如果曹子彤也在这里，恐怕会被赐喜破口大骂的样子给笑呆了。赐喜失控的样子是她一直想看到的，没想到尹傲飞三两下就替她做到了，真不简单。

只可惜她无法亲眼目睹。

静静的下著棋，说真的，赐喜不在，她是乐得轻松又自在，难过不舍只是一瞬间的事，现在她是快乐得不得了。

“少鹰，那件事你和夜娘谈得如何了？”这是尹家的公共场合，随时都可能会有人经过，为了青风好，她还是守口一点比较好。

“不行，反正不能让你涉险。”沈少鹰仍一本初衷。

“涉什么险？”尹傲飞出现得真不是时候。

“没什么，只不过我想和沈兄比剑，沈兄不答应，说他的剑术比我好，怕我有危险。”真佩服自己的机智，掰得可真顺，曹子彤暗暗的偷笑。

“哦，是吗？”她在骗他，他知道。尹傲飞从来没有过这种又酸又苦的感觉。阴郁的瞪著她，尹傲飞怀疑又不悦的瞥了眼沈少鹰。“少鹰的剑术是不错，可是他不会伤害你的。”

“尹兄，你的手怎么了？”曹子彤不懂他说话为什么酸溜溜的，看到他又红又肿的手背，她惊呼的执起他的手，“你和人打架了？”

她也会关心他？尹傲飞任她拉著手，他很想把眼前的可人儿搂进怀里，狠狠的尝遍她的红唇，及那原本就该属于他的曼妙身躯，让她再也欺骗不了他，让她和少鹰之间再也没有任何瓜葛。

“傲飞，你怎么了？”沈少鹰的惊讶也不逊于曹子彤，不同的是，他不是为尹傲飞的伤势惊讶，而是为他会受伤而感到不可思议。

自傲飞成年起，便没有人敢向他挑衅，更别提和他过招，因为城里的人大多知道和傲飞打架的后果就算不是重伤，至少也要躺上几个月。

就是因为很少人能伤得了尹傲飞，所以他才会这么讶异。

“好啦！不要问了。少鹰，你快去拿药来。”情急之下，曹子彤推著沈少鹰催促著，没发现尹傲飞因她直呼沈少鹰的名字，而拉下了一张俊脸。

“为什么你直呼少鹰的名字，却叫我尹兄？”尹傲飞等沈少鹰匆匆忙忙的离开后，才握住她白细柔软的手，恨恨的问道。

“有吗？”曹子彤愣愣的望著他突发的怒气，“也……也许是因为……少鹰的年龄和我相近吧。”干嘛，连这个也要计较，尹傲飞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计较了？

“我们才差两岁！”尹傲飞因她的辩解气得咬牙切齿。

“也……也许是你比较有……威严，对！你比较有威严。”手握这么紧，她怎么抽也抽不出来。

“威严！”尹傲飞大喝一声，“我哪里有威严？”

“不然你要我怎么样嘛！”真是拿他没辙，曹子彤失笑的瞪著他。尹傲飞狂傲得几近野蛮的气质，会教所有女孩子为他发狂的，就拿现在来说吧，他

生气却不失英俊的脸庞仍一再的牵引著她不受控制的心。

“你怎么叫少鹰就怎么叫我。”尹傲飞从来没为哪个女子生过气，也认为所有的女子都忙著讨好他，却怎么也没想到他不要的妻子竟是个难得的奇女子，也是唯一能教他牵肠挂肚的红颜。

望著她无可奈何的美颜，尹傲飞发现自己的心已经为她所牵动了，他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换回他的新娘。

绝不能把她让给少鹰！不管怎么说，他就是没法子放开她。

“你有病耶！”曹子彤含著笑容没好气的瞅著他，“连这个都在计较。”

“傲飞哥！”这声音不是失踪了好久的邢霜是谁？

曹子彤看她行色匆匆，彷彿发生了什麼大事，跟在她身后的是沈少绫，她的脸色似乎也不怎麼好看。

该死的！她们俩什么时候回来的，他怎麼不知道？心情本来就不怎麼好的尹傲飞，脸色更加阴沉了。

“你的心上人来了，心情好点了没？”曹子彤玩味的笑道。

“别乱说。”尹傲飞不情愿的放开她的手，在曹子彤的身分没公开前，他不能启人疑窦。

邢霜一过来就不客气的把曹子彤推开。“傲飞哥，少鹰哥说你受伤了，害我好担心。”邢霜的忧愁真的全都写在脸上。

沈少绫也赶到了，她没有走向尹傲飞，却关心的望著在一旁冷眼看著他们的曹子彤，“受……受伤的不是曹公子吗？”

还是沈少绫她看得较顺眼，曹子彤和善的朝她笑笑，“不是，是你的傲飞哥。”她把沈少绫推给尹傲飞，摆明自己的态度，并希望聪明的沈少绫能了解她的意思。

沈少绫虽静却真的不笨，她是很喜欢尹傲飞，但是对曹非却多了层亲切感，如今曹非的意思再明显不过，原本迷惘的她也只好顺从了。

也许她本来就不该三心二意的。

“真的都来了。”沈少鹰啧啧称奇，“我只说你们受伤了，她们两个就急忙跑来了，傲飞的艳福真是好得令人羡慕。”

“少废话了，把药给我。”邢霜蛮横的抢过沈少鹰手中的药，她才不会让沈少绫有任何机会接近她的傲飞哥呢！

“走吧！我们不要妨碍人家了。”曹子彤忍住满心的愁苦，拉了沈少鹰就走，不想看到尹傲飞和别人卿卿我我的样子。

然而，她的动作看在尹傲飞的眼里却不是这么回事。“慢著！你们要去哪里？”尹傲飞想甩开邢霜的纠缠，追上前挤在沈少鹰和曹子彤的中间。

“傲飞哥，你的手……”邢霜像牛皮糖似的，怎麼甩也甩不掉。

“住嘴，你和少绫回房间刺绣，没事少来烦我！”尹傲飞咆哮著，心情恶劣到极点，他真是受够了邢霜的纠缠。

以前他或许会觉得这是项恭维，也乐得在红颜堆中打转，但是自从知道曹子彤的真面目后，他就不这么想了。

最无辜的要算是沈少绫了，她才刚被曹非推给尹傲飞，现在尹傲飞又大发脾气，她从来没看他生气过，真的……好骇人喔！

“傲飞，你到底怎麼了？我看你的脾气很暴躁。”沈少鹰拉过妹妹安抚著。

“你……你……”

邢霜就比较倒楣了，被尹傲飞这么一凶，她颜面挂不住的直嚷著要回

家。曹子彤又好气又好笑的看著她孩子气十足的掩著脸哇哇大哭，不过哭了半天，却一滴眼泪也没见她流出来过。如果她是想博取尹傲飞的同情，那她可是彻底失败了，因为尹傲飞从头到尾只是冷冷的瞪著她，一点怜悯的眼色也吝蓄给予。

“邢姑娘，刚才我好像听见傲雪姑娘在叫你。”继续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曹子彤可怜她对尹傲飞一片痴心又得不到回报，遂好心的帮她找台阶下。

她会这么刁蛮也不能怪她，她只比赐喜大上一、两岁而已，也算是个小孩子，何必太诤责她？小孩子总是比较不容易控制自己的情感啊！

曹子彤敢说邢霜对尹傲飞只是种盲目的崇拜，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是呀，我也听到了。我好久没找皓儿玩了，不如让我陪你们一起过去。”还是沈少鹰比较善解人意。

奇怪得很，经过大吵大闹的邢霜倒真懂得感激了，她离开前深深的看了曹非一眼，里面摆明了她对他的感激和两人自此刻起滋生的友谊。

“你实在不该对她们那么凶的。”曹子彤望著两个女孩娇柔的背影有感而发。“要知道她们对你可是付出了真感情。”

“不希罕！”尹傲飞坐回椅子上，高傲的说著。

他既然表明了不希罕，那么她也不必再留在这里受气了，还是找夜娘谈天去。“好吧！那我走了。”

“慢著！”尹傲飞跳起来拉住她。“你要去哪里？”

曹子彤不敢相信耳朵所听到的，那个不拘小节的尹傲飞真的在盘问她耶！

“我去哪没必要向你报备吧！尹兄。”这人今天真的反常到了极点。

“我说过了，叫我傲飞！”尹傲飞生气的把她拉到身边。

本想骂他的，可是看到他手背上那青青紫紫的一片，不知道为什么她的心就软了。

“好啦！‘傲飞兄’，请坐好……”曹子彤轻声细气的把他推回椅子上，无可奈何的拿起桌上的药。

“傲飞！不是傲飞兄。”尹傲飞执拗的强调著。

“真的有病！”曹子彤轻啜道，不知道尹傲飞拗起来简直比牛还固执。“把手伸出来。”

她的话他倒是很听嘛！

看他又不情不愿的支头看著她，曹子彤一边替他上药，一边总觉得浑身不自在，“你……痛不痛？”她心想，找点话聊聊，气氛会活络些。

“这点伤死不了人的。”尹傲飞全神贯注的凝视著她。

“是吗？”曹子彤故意在他红肿的手背大力的拍了一下，“这样呢？”

尹傲飞果然很痛，因为他很快的缩回了手，“该死！你在干什么？”

“证明你是不是人生父母养的而已啊！”任由他去瞪得死去活来，她也不怕。“好啦！这么小家子气。”曹子彤恶作剧的窃笑完，才重新执起他的手，继续未完的工作。

沉醉在她的作弄里，尹傲飞竟然觉得很幸福。

向来，他一直以为自己所需要的妻子是少绫那种温柔、娴静的女子，不会忤逆他，对他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做任何事都会依他的意见而行。

直到现在他才发现他错得离谱，他发现他心中所要的伴侣，其实不是

他以前所想的那样，甚至相差甚远。他要一个在他生气时能逗他开心、不惧他的妻子，也要一个他外出打猎时能跟他一起分享快乐的人，更要一个能和他切磋武技、活力充沛的爱人。

而这个人绝不是沈少绫，因为她就在他眼前

只有曹子彤，他发现他只要她，别的女子再柔、再媚，也比不上她的一笑。

他只愿为她付出他的心、他的一切，别的女子他再也不屑一顾、不想再恋。

“你……你说曹……子彤是你的姊姊。”他不断的清喉咙。

曹子彤不悦的翻白眼，她的名字难道真的让他那么难说出口吗？

“你不是不喜欢她吗？”曹子彤用力的缠紧她手中的布条，恨不得它是绕在尹傲飞的脖子上。

“她……是否气我逃婚？”他不由自主地想到赐喜的怨恨。

唷！真是天下红雨了，他竟然会主动提及这件事。

“如果是你，你会不会生气？”真是问废话。

“她……很气吗？”尹傲飞仔细的观察她的表情。

“她气疯了。”大功告成，曹子彤高兴的看著自己的杰作，她绑得挺结实的。

“那……她有没有可能原谅我？”尹傲飞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噎死，但再困难他也必须问出口，不然他永远也没办法得到曹子彤的谅解。

“告诉我，我听错了。”这真的是那个把一切都踩在脚底下的尹傲飞在问她吗？

就在他们大眼瞪小眼的时候，沈琴深的声音打破了他们之间的“和谐”。

“飞儿，你没事吧！”显然沈少鹰已经把尹傲飞手受伤的事传遍整个洛阳了。

“娘，我没事。”尹傲飞那孝子的脸孔又摆出来了，和刚才的霸气判若两人。“娘，他就是曹非。”

“尹夫人。”曹子彤有礼的和她打招呼，“那天冒犯夫人请原谅，曹非先告退了。”

“他或少鹰有没有告诉你，昨天早上我打了他？”没想到竟然是被打的人先道歉，曹子彤的歉意绝无虚假，她听得出来。

望著那逐渐远去的身影，尹傲飞不相信的看著他母亲，“为什么？你的仇不是已经报在曹家小姐的身上了吗？”

难怪她会哭得那么伤心！尹傲飞的心一阵一阵的抽痛。他对自己发誓，下次曹子彤哭泣时，绝对是倚在他的怀里！

不过只要有他在，他就绝不许任何人再惹她伤心哭泣了。

儿子在质问她，那么她真的没有告诉飞儿了！为此，沈琴深觉得内疚不已。

“我不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下那么重的手。”她的声音显得缥缈又迷惘。

“也许是他太像书哲的关系吧！”

“不要再伤害曹非了，我求娘不要再伤害他了。”尹傲飞心急的恳求著。

“飞儿，难道你……”沈琴深为他痛苦的表情惊讶不已。

“是的，我知道她就是曹子彤。”

眼看射箭大赛就要近了，易青风著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这屋子已经被她踱得地板都快掀了。

反观曹子彤倒很沉得住气，她一派悠哉的在青风的阁楼内吟诗作对，对于好友的不安视若无睹，谁教她不准她插手。

“少鹰哥，乔玉明天又要来了，这次他又指定要见我了。”这点也是令她焦躁难安的一大因素。

“乔玉明明知道你已经让‘飞鹰庄’的少当家给包了，竟然还敢做非分之想。”沈少鹰怒气勃发，“我去教训他。”

真难得沈少鹰会比她更沉不住气，曹子彤在沈少鹰经过她身旁时，抓住了他，“你要害青风不能为她家洗清冤屈吗？”

曹子彤的话果然立刻起了作用，沈少鹰烦躁的在她身旁坐下，“此话怎讲？”

“你其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想，如果你这么贸贸然跑去找他算帐，岂不是正中他的下怀。”曹子彤柔柔的回答。

“怎么说？”连易青风也停住了脚步，踱至他们身边。

“乔玉不是一直在追查你的下落吗？”曹子彤摆出一副诸葛孔明的模样，准备来篇专家分析，“你想他这么狡诈的人会不知道你家和沈家的交情吗？”

“不可能不知道的。”易青风答得很快、很确定。

“对啊！这就对了，他一定曾到飞鹰庄找过你，却发现你已经离开了，再使用那最原始的一招，于是他使大胆的假设一直以来由素行良好的沈少爷所保护的夜娘，有可能就是他要找的易青风，现在他正是想藉明天的会面证实他的猜测。”越分析她显得越得意。如果乔玉的个性真如夜娘所言，那么她猜得肯定八九不离十。

“等等，什么是‘最原始的一招’？”大概的意思他是听懂了，就这个暗喻他听得莫名其妙。

“有钱能使鬼推磨啊！你想想，如果乔王大把大把的银子不断的散出，还怕找不到他想找的人吗？”

“绯儿说得很有道理，所以乔玉才会三番两次指名要找我。”幸好都被少鹰适时化解了。不过，一旦真如绯儿所说，那么乔玉一定不会这么轻易罢手的。

“最该死的是在那封密函没到手之前，又不能打草惊蛇。”遇到这等棘手的事，也莫怪沈少鹰心浮气躁了。

“所以我就说让我帮忙嘛！”这个炸弹丢得适时。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你没发现这两天傲飞盯你盯得特别紧吗？”而且对他的态度越来越不友善，尤其当他和曹子彤在一起时，傲飞的表情就更绝了，分明像个爱人被抢的男子，总是阴森森的跟在他们身旁。他的这些举动不禁教沈少鹰怀疑，他是否知道曹非的秘密了？

“尹傲飞这些日子的确有些失常。”忆及他总是占有欲十足的不让她和沈少鹰单独相处，曹子彤就为之失笑。他不会是同性恋吧！如果今天他发现她又和沈少鹰出游了，依目前他对他的重要性，尹傲飞不知会气成什么德行。

“这事我们暂且不讨论，青风的事要紧。反正这事我已经计画好，由不得你们反对了。”

“你到底又想出什么鬼点子了？”沈少鹰胆战心惊的看著她眼底闪著必胜的光芒。

“没什么，就是由我代替青风扮演夜娘！”扮了个柔媚的模样，著男装的曹子彤可也是颠倒众生。

“不行！”想当然耳，这两人铁定是投反对票。

“如果不让我这么做，那我明天就在半路拦截乔玉，把你们的计画一五一十和盘托出。”曹子彤使了个狡诈的表情，“你们最好相信我会这么做，既然我能远从‘霸地寨’千里迢迢的跑到这来找尹傲飞算帐，那么，你们最好相信没有什么事是我做不出来的。”

“这么做一定瞒不过乔玉那奸人的。”沈少鹰坚决反对。

“我也同意少鹰哥的说法。”曹子彤的情深义重她心领了，但没理由让她为自己冒险。

“谁说的？乔玉奸，我比他更狡滑。更何况他根本没见过夜娘，又怎么会知道我是冒充的？只要你不说，我不说，再把院里上下用银两打点好、恐吓一番，包准水到渠成！”

“你到底计画多久了？”他不得不佩服她竟把所有的细节都考虑到。

“没多久，反正你们依我的计画行事准没错。”曹子彤胸有成竹。“到时候我一定帮青风把那封信拿回来，顺便教训一下那个好色的男子。”

“这……”曹子彤所言甚是，易青风真的犹豫了。

“哪来这么多这呀那的，反正你们只管配合我行动就好了。别担心我了，虽然我不会喝酒，但是我会使诈，更何况我的剑术还不错，你们别杞人忧天了。”

“如果被傲飞知道了，我一定会死得很惨。”

“嘘，小声点，等会儿又把他引来了，到时不只你死得惨，说不定我死得更难看。”担什么心嘛，这么不信任她的办事能力吗？真是的。

“我们今天又出去一整天了，明天要出去可能有点困难。”沈少鹰压低声音，领著曹子彤穿梭于“雄天堡”错综复杂的内院中。

“你想太多了，尹傲飞哪有那么多时间一天到晚陪著我们。”住这儿有一个月了吧！

她还是不太能理解尹家迷宫似的庭园和厢房。

“你难道就不能打消念头吗？”这才是他真正烦恼的问题。

“不能！”曹子彤断然的拒绝。“你的厢房到了，快进去吧！不用送我了，这一小段路我还不至于迷失。”

“绯儿……”沈少鹰叫住了已走离他甚远的曹子彤，在月光的衬托下，她的美益发的不真实，“你……”

“我保证会很小心，十分小心，这样行了吧！”微侧著身子，曹子彤没发现沈少鹰含情默默的眼睛，以为他又在替她担心。

“不是，我不是要说这个，我是说……如果……如果你和傲飞解除了婚约，是……是否愿意接受我？”沈少鹰腼腆的支支吾吾老半天，总算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

“少……少鹰……”曹子彤顿时不知所措，她根本没想到沈少鹰真的对她有情意。

“我……不知道要怎么回答。”

天啊！他们俩犹如在比赛谁结巴比较严重似的。

“你……愿意考虑一下吗？”曹子彤是他这辈子第一个喜欢上的女子，他不想错过她。“等射箭比赛完再……再回答我好吗？”

他如此真诚、恳求，让人听得十分心折。沈少鹰的外表绝不比尹傲飞差，甚至他的家世也不差，如果和他结为夫妻，爷爷想必会很高兴吧！

她是否该不顾自己的心意，为爷爷这么做？

沈少鹰歉疚的望著迷茫的她，“对不起，是我太心急了，你就当我没说过这话。”

曹子彤竟然笑了，她笑得很温柔。少鹰就是这么体贴，为人著想。

“在这些事告一个段落，我会告诉你我的决定。不过，不管我怎么决定，我都要告诉你，你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最欣赏的夥伴。晚安了。”曹子彤轻柔的说完，潇洒的摆摆手转身走了，留下沈少鹰兀自留在原地，一再品味她的话意。

他的心整个飞扬起来，看样子曹子彤对他的印象很好，也就是说她很有可能会答应。

怀著雀跃的心情，沈少鹰轻松愉快的踏进他的房间，没想到一进到房间，那灯火便通明得像在等著他。尹傲飞铁青著脸站在门边，在他还来不及打招呼前就狠狠的揍了他一拳。

被击倒在地的沈少鹰很快的抱著肚子站起来，面对面和他对峙著，“你这是干什么？”

“警告你离曹子彤远一点。”少鹰竟然真的向她示爱了！尹傲飞嫉妒的心像被撕裂般的痛苦。

更该死的是，曹子彤竟然真的考虑要嫁给少鹰，她真的想嫁给少鹰……不！

“你知道了？”沈少鹰冷静的望著他落魄的脸。

“她是我的，听到没？她是我的，不准你再接近她！”尹傲飞快抓狂了。

“是你自己不要她的，又怎能阻止我对她的爱慕？”沈少鹰自知办不到。

“你这小人！明明知道曹非就是曹子彤，竟然为了自己的私欲，连我也骗。”他大吼。少鹰不说他还没想到，越说他就越生气。

这点的确对傲飞说不过去，沈少鹰自知理亏。“不管怎么说，当日我曾问过你，也曾明白的问你表态，是你自己说绝不可能和绯儿成亲，也鼓励我追求绯儿的。”

“绯儿！不准你这么叫她，听见了没有？”尹傲飞狂哮。“你到底知不知道朋友妻不可戏的道理？更何况曹子彤是我未过门的妻子。”

沈少鹰竟然被他发狂的样子感动了，他会这么激动，难道是因为他也喜欢上绯儿了？

“不再是了，绯儿已经决定和你解除婚约了。”沈少鹰下重药，想看看表兄对绯儿的感情到底有多深。

他会向绯儿表白，是因为在傲飞不喜欢她的前提下才作出决定的。如果傲飞真的爱上绯儿了，那么他也只有忍痛退让，毕竟傲飞和她有婚约在先。

不过为了绯儿，他必须知道傲飞此刻站出来表态，是因为不服输的好强个性，还是真的对她有爱。

“我不会答应的，今生今世曹子彤做定了我尹家的少夫人。”尹傲飞火大的揪住沈少鹰的领子。“你给我滚离她远一点。”

“如果绯儿选择了我呢？”沈少鹰平淡的挑衅著。

因为想到这种可能性，再加上方才亲耳听到曹子彤和少鹰的对话，尹傲飞真的抓狂了，他已经为曹子彤可能选择表弟而失去理智了。

暴怒得犹如被饿了好几天的蛮牛，尹傲飞轮拳就往沈少鹰气定神闲、把握十足的笑脸挥去。这回沈少鹰可不会乖乖的打不还手了，他挡住尹傲飞的拳势。于是，堂堂名震四海的沈家少主和尹家少主惊天动地的大打出手

就这么纠缠著，费尽力气的打著，两人终究因为势均力敌，又因打架耗费太多体力，而并躺在地上大声的喘著气。

“你……给……我离她远一点。”纵然口乾舌燥，力气已耗尽，尹傲飞仍不忘阴狠的警告旁边也喘息不已的人。

傲飞一定爱死绯儿了，光是为她和自己对峙，就已经够破天荒了，更不用说为了她和自己打架。

全身挂彩、鼻青脸肿的沈少鹰，竟然开心的哈哈大笑。

“哎哟！”沈少鹰笑得太用力、太得意，根本忘了他才刚大战完。

“活该！”和他半斤八两、好不到哪去的尹傲飞，忍著疼痛爬了起来。

虽然说生气的人多少占点优势，可是沈少鹰这沈家少主可不是当假的，别看他外表斯斯文文的，功夫可也是一把罩的，所以他外表的伤虽然比沈少鹰少了一点，可是肋骨肯定也断了不少根。

“拉我起来。”沈少鹰伸出手表示和解。

尹傲飞大力的拉起他，“服了吧！”

“服了。”到底是多年的兄弟，总没有隔夜仇的。

“既然如此，以后少去惹绯儿，也不准你单独和她在一起。”尹傲飞重申他的命令。

“好，好，我就离她远远的，带著少绫滚回我的‘飞鹰庄’，这总可以了吧！”沈少鹰很高兴他的表兄用行动证明了他对绯儿的心。

慢慢的坐在椅子上，尹傲飞锁著眉头不悦的看著他，“我并没有赶你走的意思。”

“开玩笑的，只是少绫想回去了，我送她回去，顺便回去看一下老太爷，在大赛前我会赶回来的。另外就是你最好阻止你未来的妻子参赛。”他等著看尹傲飞发作。

“你说什么！”尹傲飞果然跳了起来，“曹子彤要参加比赛？”

“是啊！她一心一意想打败你以示报复。”告诉他也好，以免日后曹子彤犯了欺上之罪。

“该死，她难道不知道今年的比赛是皇上主办的，她这么做会犯了欺君罔上之罪？”尹傲飞实在为她的胆大包天吓出了一身冷汗。

“雷家人一定也不知道今年皇上会亲自颁旨，把射箭大赛纳入御林竞赛内，所以才会任由她胡作非为。”曹子彤犹如初生之犊，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将凡事都视为是种挑战。

“她要报仇，我会让她报的，但是我绝不会眼睁睁的看她去送死。”有生之年，他都要竭尽他的一切保护她。

傲飞真的变了，不再是以前那个为所欲为、自大狂傲、不懂得关心人的他了。沈少鹰欣慰的拍拍他，“比赛的事还早，你还是先担心明晚的事吧。”

“明晚？”她又要干什么了！

“她要代替夜娘色诱乔玉，帮夜娘夺回密函。”尹傲飞对夜娘和乔玉之间

的恩怨，及她家被陷害的事，也知道得一清二楚。

“色诱乔玉！”尹傲飞失声大吼。

她堂堂尹家少主未过门的妻子竟然敢色诱别的男子……

该死！他一定要找根绳子把她系在身边，让她不能再背著他任意妄为。因为再这样下去，他铁定因心脏衰竭而早逝。

## 第八章

曹子彤对著镜子，看著镜面反射被薄纱围绕而显得轻柔飘逸的她，哈！再由夜娘的巧手妆点一下，上个浓妆，她就成了当代的名妓了。

这件由白缎衬底、红色薄纱罩著的衣裳，是她特别在夜娘的衣柜里挑的，因为红色是她的幸运色。

嗯……这衣服有点儿露又不太露，带了点唐朝仕女的豪放气，好久没著女装了，说真的还真怀念呢！

打扮好后，曹子彤孩子气的绕了一圈，那轻飘飘的衣裳也跟著她起舞。

“青风，你看我像不像一代名妓？”曹子彤顶著大大的笑容，祈求的望著易青风。

易青风根本是呆住了，没想到曹子彤装扮起来竟是这般妖娆、艳丽，也想不到那藏在男装下的身躯竟是这般的婀娜曼妙。

“青风，我的样子不太像是不是？”见她不说话，曹子彤担忧的望著领口，“是不是这里拉得不够低，我还可以再牺牲一点点，不过这可是最大的极限了。”好歹她也是个千金小姐，总不好了矩。

“不是！”易青风捉住她忙著扯衣服的手，赶紧帮她把衣服拉回原位，因为她怕躲在屏风后面那个人会沉不住气跑出来。“乔玉见了你以后，一定会为你神魂颠倒。”

“最好如此，比较方便我下手。”曹子彤一点也不担心时辰将至。

“绯儿，如果你要改变主意，现在还来得及。”易青风再怎么说是这句话。

“不会改变主意了，我的剑你帮我放好了吧？”曹子彤四处勘查地形，“这楼栏刚好临马路，而且只有两层楼高，情急的时候我会跳楼逃遁，不会笨笨的坐在这里等死的，你大可放心。”

“好……好吧！这是你要的能吸水的布和迷魂药。”易青风把她吩咐的东西拿给她，“这是迷魂药的解药。”

“好，你要记住，当我把他身旁的保镖骗走时，你和少鹰可要尽快的摆平他们，在入门处等我。”曹子彤犹不忘叮咛一番。

“喂，好了没？乔玉来了。”沈少鹰推门而入，紧张的通风报信。

“绯儿，你自己要多小心。”易青风和沈少鹰在曹子彤不断的点头保证下，才迅速离开。

沈少鹰躲得可真快，曹子彤本想问他脸上怎么青一块、紫一块，活像被火车辗过一般。

谁知每次当她要接近他时，他就像会读她的心似的，总是一溜烟地跑得不见人影。

唉！算了，等会儿再逼供好了，现在先办青风的事要紧。

走到放满佳肴的桌子旁，曹子彤静静的、端庄的等著乔玉到来。她很聪明的没将迷魂药先放进去，因为据说乔玉这人行事相当小心，在外用膳绝不会先喝酒，一定会叫她或他的手下先试饮后才敢喝。没办法，谁要他树敌太多呢！

进来了！她本以为乔玉有多神勇呢！没想到竟只是个瘦瘦弱弱的小白脸，像个长不大的小娃娃，后面还跟了四个孔武有力的侍卫。

“夜娘姑娘吗？久仰，久仰。”乔玉一直很有把握的认为夜娘就是他要找的易青风，没想到事实超出它的意料，不过赛翁失马、焉知非福，没想到今日这位姑娘要比他心仪的夜娘还美上几分、艳上几成。

色相跑出来了，曹子彤在心底冷哼，脸上却挂著甜蜜的微笑，“你就是镇日嚷著要见我的乔公子吗？”

“只因在下风闻姑娘的美貌，急欲一亲芳泽，请姑娘不要见怪。”说著，自动自发的坐在她的身旁，而乔玉那双死鱼般的眼睛盯得曹子彤直想吐。

“如今一见，不知公子可曾失望？”这种勾魂眼可是她练了大半夜才学成的。

“不，在下对姑娘的美丽倾心不已。”乔玉受了她的鼓动，竟大胆的执起她的手摸著。

“公子可真会说话。”曹子彤乘机为他斟了一杯酒，“承蒙公子看得起，让夜娘敬公子一杯。”趁著大袖遮掩，曹子彤很快的把酒倒在桌子底下的布块上。

乔玉果然没喝，他比了个手势，那四个大汉其中的一名立刻上前把酒喝光了。

“公子是怕夜娘害你吗？”曹子彤娇俏的嘟著嘴，不依的撇过头。

“姑娘误会了，乔玉绝无此意，实在是……”乔玉满意的看手下并无任何异状，这么说这位夜娘果然只是个单纯的青楼女子。

曹子彤撒娇的住他的嘴，“公子不必多说，夜娘知道公子富比王侯，难免遭人眼红。”

乔玉听得心都酥了，他握住她的柔荑色色的吻著，“夜娘姑娘真是善解人意。”

真恶心，回去一定要把手狠狠的刷一刷，免得沾上了秽气。她忿忿地暗忖著。

“好说！”曹子彤假装害羞的低下头，又替他斟了一杯酒。她这次又具重施故技把酒倒掉，倒是乔玉这条肥鱼果然上钩了。

乔玉几杯黄汤下肚，本性全都显露出来了，“夜娘姑娘认为本公子如何？”

“未见公子以前，夜娘一直以为公子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谁知……”这种轻蔑的尾音绝对有加强效果的力量。

“谁知什么？”在美人面前，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好的评语，甚至逞逞威风。乔玉这等下三滥的人当然无法免俗。

“夜娘还是不说了，免得公子生气。”这招叫欲擒故纵！曹子彤在心裏偷笑。

“姑娘但说无妨。”她越是这样就越引起他的兴趣。

“真的不生气？”曹子彤柔媚的瞟了他一眼，见他大方的点头，她才淡

淡的说出来，“夜娘以为公子像个无能的小孩，出门都还要人随侍在侧。”

“你……”从来没人敢当面这么说他，这个夜娘可真大胆。

喔哦，脸红脖子粗罗！

“没想到公子说话不算话。”她冷冷的笑道，“夜娘只是实话实说，怎知公子会听不进呢！”

美人的怒气总令他畏惧三分，更何况她说得确实有理。

“乔某并未动怒，姑娘怕是误会在了下。”为了美人相伴，他只好忍气吞声了。

“夜娘就知道公子好风度。”曹子彤贴近乔玉的耳朵低声说道，“事实上是夜娘想和公子单独谈心。”

望著她不胜娇羞的俏模样，乔玉的魂都飞了。

“你们到门外去等我吧！”乔玉顺了她的意，把随身的人都撤走了。

真顺利！再来就是把迷魂药放进酒里，这可得费点心了。她想得太沉、太专心思索下一个步骤，没发现一脸色相的乔玉直逼近她。

“在下果然有些不胜酒力，不知可否在姑娘的床上小憩片刻。”乔玉一个大男人恶心巴拉地直朝曹子彤抛媚眼，暗示著他的春心荡漾。

“公子的酒量可真浅。”不对啊！这和原订的计画不同，乔玉的酒量怎么这么差？

乔玉将她言不由衷的笑容自动解释成她同意了，于是他老大不客气的搂著曹子彤往床边走。

这个杀千刀的大色狼！看她功成身退时不阉了他才怪。

“公子既然累了，就暂时在这里休息，夜娘先出去了。”不著痕迹的脱出他的怀抱，曹子彤没想到乔玉竟然是个人面兽心的禽兽。

“不，在下是想同姑娘一起作个鸳鸯梦。”别看乔玉瘦瘦弱弱的，他的力气可是曹子彤比不上的，渐渐原形毕露的乔玉岂会放过这大好的机会？他一手抓过曹子彤，把她推上床，色欲薰心的望著她，“姑娘何必矫情呢？”

矫情！这个该死的王八乌龟，他要是落在她手里，准有他好受的！曹子彤一肚子怒火直想宰了他，“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乔玉色迷迷的望著她，到底是个在风尘中打滚的女子，面对他的逼迫竟能面不改色，有趣！真是太有趣了。“我想和姑娘成就好事。”

曹子彤伸手摸向枕边早已放好的剑，待乔玉一扑而上时，立刻拔剑抵住他的脖子，冷冷的揪著他，“我说乔公子，你也未免太心急了吧！我还没准备好呢。”

乔玉吓坏的僵著身子，一动也不敢动，深怕她一怒之下划得他满面疮痍。“姑……姑娘，有话……有话好说，乔某只是和姑娘开玩笑的。”

毫无预警的，乔玉的脖子突然爬上一双手掌，和一声低沉的喝令声，“把刀子放下。”

“你……”曹子彤好惊讶的看著尹傲飞抓著乔玉把他丢向桌子。

“坐下！”他低嘶，声音令人不寒而栗。

他的脸又怎么了？怎么也是鼻青脸肿的。

他又怎么会来的？

尹傲飞没时间和她算帐，他和乔玉的帐得先结清。

这个不知死活的男子竟想沾染他的妻子！

乔玉瘫坐在椅子上，那名高大的男子恶狠狠的瞪著他，让乔玉怕得浑

身直打哆嗦，因为他冰冷欲置人于死地的眼神，足以让地狱结冰。

“侍卫！” 乔玉突然大喊，直到尹傲飞的铁拳大力的击倒他。

“好棒！” 曹子彤高兴的朝尹傲飞笑著，不过门口已经有了骚动，没时间了。

曹子彤弯著身子想为已经被击昏的乔玉搜身，孰知尹傲飞知道她的企图后，一手抓著她，把她拉回身侧，不高兴的吼著，“你又想干什么了？”

“密函啦！我要帮夜娘拿到密函。” 想挣脱它的箝制，简直是作梦。曹子彤没好气的望著他，“不让我拿，你不会动手搜啊！”

还是一脸的冰寒，但尹傲飞也听到越来越清晰的打斗声了，一定是少鹰正设法阻止那些侍卫们冲进来。他得动作快点了，不然惊动了官府可就麻烦了。

“是这一封吗？” 很快的从乔玉身上拿出一封信函，尹傲飞不悦的问道。

“把信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曹子彤抢过信函，很快的抽出信看著，“对！就是这一封，这次乔家父子可该死了。”

“拿到了吗？” 沈少鹰和易青风急匆匆的跑进来，“官府的人来了。”

“在这，喏！青风，你好好的拿著，咱们先回尹家避一下。” 曹子彤根本懒得问尹傲飞，便自作主张的把易青风安排在尹家了。

“这……” 易青风既感激又不安的接过信，“恐怕会叨扰到尹公子吧！” 她当然也看到尹傲飞紧搂著曹子彤不放的保护姿态了。看到不可一世的尹家少主终也被好心的绯儿给偷了心，心里虽有几许的不愿，却仍是给予更多的祝福。

“先回去再说。” 沈少鹰听到上楼的人声和著脚步声，“看样子我们真的必须跳下去了。”

“也只有这条路可行。” 曹子彤和其他两个人也听到那声大如雷的吆喝声了。

“我……”

“你给我先待著，等我跳下去后，你再下来。” 尹傲飞拉住她欲往楼下跳的身子，非常低沉的喝令道。

“我……”

“闭嘴！” 都什么时候了，她还想顶嘴。

“好嘛！闭嘴就闭嘴，那么凶！” 曹子彤是气在脸上，甜在心头。

于是尹傲飞和沈少鹰率先跳下，两人在楼下张大了手臂，四平八稳的准备保护著楼上的红颜。

“青风，你不会怕吧？” 曹子彤担心的望著纤弱的好友。

“不会！这和多在牢中受的苦难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 易青风自信的答道，况且她功夫底子也不算差。

“你先跳，我要整一整乔玉。” 曹子彤推著好友，“快呀！别担心我，你下去了以后，叫少鹰带你先回尹家。”

“绯儿，你明知道尹公子会担心的。” 易青风为难的望著下面已有些不耐烦的男子。

“别胡扯了，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 她相信尹傲飞根本不认得著女装的她。“反正你先回去，我把迷魂药灌进乔玉的嘴里就会跳了。”

“可是……”

见她们犹豫不决，曹子彤乾脆助她一臂之力，用力把她推了下去。她

之所以这么做，一来是她知道楼下的两个大男人铁定不会让她受伤的；再来是她必须转移注意力，让青风顺利的回到尹家！最后则是……。

嘿嘿嘿！曹子彤蹲在乔玉的身旁，把药包拿出来，将整包药粉都倒进他的嘴里，准备让他昏死个一年半载。

敢吃她的豆腐，就必须承担这种后果！

办完事后，曹子彤不敢迟疑的走向楼栏往下望，沈少鹰果然依指示已经带著青风先离开了，留下了正想冲进“聚红院”的尹傲飞。

“喂喂喂，我要跳了！”在喊的同时，曹子彤已经爬上楼栏，纵身一跃，翩翩的衣裳飞呀飞的，像极了一只彩蝶，稳稳的落进尹傲飞的怀里。

尹傲飞仍为刚才的美景痴傻著，他愣愣的望著怀中笑嘻嘻、化著绝顶艳丽的浓妆，却是心如稚童般纯真的曹子彤。

直到这一刻，他才认真的端详起她回复女装的模样，她 - - 美极了。

“有人跳下去了！”

“快追！”

“喂！有人下来了，你还不赶快走。”曹子彤安稳的倚在他怀里，轻轻的扯著他。

搂著曹子彤的尹傲飞终于勉强回过神，他带著她俐落的跳上马疾驰而逃，快得令那些官兵根本来不及看清他们的样子。

他……好像很生气，曹子彤不用回头就可以感受到他不经意散发出的怒气。她现在这个样子，尹傲飞应该认不出来吧！

那么，他又为什么会出现在“聚红院”呢？难道他是为了易青风？当然是啦，难不成会是为了她吗？

“多谢公子搭救。”曹子彤淡淡的说道，心里的醋意正滋长著。

多么疏离的语气，尹傲飞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他把马掉往溪边的方向。

这里不是回尹府的路啊！她分明记得这条路是通往那个世外桃源的，他为什么会带她到这儿来？

“时间不早了，公子还是……”

“住口！”他吼著。终于到了，尹傲飞打算好好的和她清一清帐，他生气的抱著她往他最爱的树下走去。“我的耐性已经快磨光了，你最好乖乖的不要再有任何意见，曹子彤。”

曹子彤？！

他知道，他知道了！

尹傲飞阴郁的看著她震惊的表情，她总算也会有这种表情的时候。“也许我该叫你曹兄或绯儿。”

“你……你什么时候知道的？”曹子彤双手抵著他结实的胸膛逼问道。

“这不是重点。”尹傲飞想到她今晚的行径，及发现只有易青风跳下来时，他吓白了脸、心跳狂乱得几近跳出来的恐惧……“是谁教你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中的？可恶！你未免太胆大妄为了。”

“我才没有危险，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当时已拿剑抵著乔玉了。”哼！多管闲事，只会唱高调的家伙。“更何况我发生了什么事都与你无关，不是吗？”

“与我无关！”尹傲飞差点为这句话掐死她。

“我是谁对你而言似乎不重要。”他不是最讨厌听到她的名字吗？

“该死的！你为什么要瞒著我？”想起她和沈少鹰联手欺瞒他，尹傲飞

便怒不可抑。

他竟然敢对她大小声！

“你才该死！要不是你故意逃婚，气昏了我的老爷爷，我也不会千里迢迢的跑来找你算帐。”曹子彤红霞满面，顶著一脸不舒服的浓妆，她是气炸了。

曹子彤真的是他平生所见唯一敢这么大声和他顶嘴的女子。

“你是我未过门的妻子，为什么和少鹰那么亲近，甚至彻夜不归？”尹傲飞的怒气一发不可收拾。

他不小心又记起那天清晨她和少鹰相偕而归的情形了。

这世界真的反了，偷东西的人竟然喊抓贼。好！他要算帐，她奉陪到底。

“谁是你未过门的妻子：你逃婚让我成为全洛阳人的笑柄，从那一刻起，你便不再是我的夫婿了，你有什么权利过问我的一切？”曹子彤义正辞严的责备他。

“在我们还未解除婚约之前，你的任何作为都会影响到尹家的声誉。”尹傲飞老羞成怒，他骄傲的声明更激怒了曹子彤。

“在尹家先做了逃婚这种卑劣的事以后吗？”实在太可笑了。

“若不是曹家卑鄙在先，我光明正大的尹家又为何会这么做。”他本来想找个适当时机诚挚的向她道歉的，谁知事情竟全变了样。

“高傲的尹少主，你这个人真不是个男子汉，敢做不敢当。”想起他三番两次刺痛她的心，新仇旧恨一并涌上，曹子彤气得口不择言，说什么她也不可能这么轻易就放过他。

尹傲飞骄傲的心被她不屑的话给刺伤了。“若不是你爹无情无意，我又怎会这么做。”

他的口气也跟著强硬、高傲。“你确定你爹就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吗？”

“你……你的意思是说我自作自受了？”背脊突然僵硬了，曹子彤这辈子最维护的男人便是她爷爷和爹，根本容不得别人道他们长短。

尹傲飞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我不认为是尹家的错。”既然已经僵持不下，尹傲飞也懒得解释了，而且他从来也没有向别人解释自己行为的习惯。他已经为曹子彤破了太多的例了，偏偏她不领情，他又何必单恋一枝花来委屈自己？“希望姑娘能检点一点，不要让我难以向廷昭兄弟交代。”

检点一点！寒意袭上她的心头，这辈子她所受过最难堪的屈辱都是尹傲飞给的，对他而言她只是个累赘，不管是著男装或女装都好。他之所以会来救她、帮她，竟然只是为了向表哥们有个交代？！

“我明天就离开。”她的心逐渐下沉，一切都无所谓了……。

离开！尹傲飞被她要离开这个事实给击得招架不住，再骄傲的心也扬不起来了。

“怕了？没想到曹家人的骨气也不过如此。”是为了对廷昭和廷旭的承诺，所以他才会想留住她。对！一定是这样的。他对自己想留她的原因另做解释。

“对啦！我们曹家人就是没有骨气，你又能怎么样？”曹子彤挣开他的怀抱往回走。

伸出的手又缩回来，尹傲飞不想低声下气。

“还记得你的丫鬟吧？”他搬出他最后一张王牌。

“赐喜！”曹子彤侧过身，不悦的瞪著他，“她早就回曹家了。”

“我看不见得。”

“你是什么意思？”难道赐喜发生意外了？

“不是你所想的事，她只是被我留下来做客而已。”尹傲飞冷漠的望著她苍白的容颜，“不信吗？你大可差人回去问。”

“你到底想怎样？”他简直莫名其妙嘛！

“只想请高贵的曹小姐委屈的住在堡中，待令表兄们回来时，在下自然会放出小姐的丫鬟。”他森冷的望著她笑，“放心，在下绝不会留在堡中碍姑娘的眼，天下的红颜何其多，怎会缺姑娘一个？”

“正如同我并不希罕尹少主是一般的。”曹子彤冷冷的回嘴。“或许少主的逃婚是正确的，免得误人误己。”

从那夜开始，曹子彤和尹傲飞的冷战已经持续三天了。

回到雄天堡之后，曹子彤便光明正大的恢复女装，再也顾不了别人异样的眼光了。

而原本她以为回复女儿身会遭到邢霜和沈少绫的排斥，谁知事情却刚好相反，尤其邢霜更是崇拜得整日跟著她，要求她教授武艺。

所以，她得到了三位好友，易青风、沈少绫和邢霜。当她们知道尹傲飞和她的不愉快后，竟全都嚷著要找他算帐，连一向温柔的沈少绫也气红了双颊，当下决定要留下来陪她度过这难过的时刻。

那一刻，她感动得几欲落泪。

要不是她们的友情赞助，在沈琴深有意无意的嘲讽下，她早就不顾赐喜先回山寨了。

她也曾想过要找赐喜，无奈尹傲飞的保密功夫实在太好了，不仅是她找不到，就连他的挚友沈少鹰也摸不著边。

这下可好了，留也不是，走又不成，她这辈子最痛苦莫过于此时了。

再说，她的心实在被伤得太重了，不仅是笑容少了，整个人也跟著沉闷了，更经常躲在暗处舔舐伤口。

不用说是尹傲飞躲避她了，就是他想找她也很困难，因为她不想再看到他骄傲得不可一世的样子。所以这三天她是能闪则闪、能避则避，见到那个可恨的人也当作视而不见。

倚著栏杆望著荷花池，曹子彤看到了池中郁郁寡欢的倒影，要是爷爷见到她这副可怜兮兮的模样，一定会很舍不得吧！

“你是义重的孙女吗？”很慈祥的声音哪！她好久没听到了。

娉婷的转过身，她看到一位体型略微发福的老妇人很和蔼的对她笑著。

“我是。您认识爷爷吗？”

“那么，你一定就是绯儿了。”唉！她无缘的孙媳妇。

“我知道了，您一定是尹老太君。”曹子彤晦暗了好些天的瞳孔再度发光，“爷爷说你是他的好友，也是个明事理的人。”

“是啊！”老人家高兴的笑著，对于媳妇和曹家的过节她一向不过问，虽知书哲那孩子是无意负心，但琴深这孩子怎么样也不会了解的，这么多年了，她能说的都已经说尽了。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失魂落魄的？”

“绯儿想爷爷。”曹子彤强忍住伤心，勉强的笑著，笑得教尹老太君心疼。

“你爷爷别来可无恙？”

从刚才和琴深的谈话中，她多少知道这孩子在这儿又代父受气了。

她实在想不到琴深竟然会叫飞儿逃婚，而飞儿竟也会……。

唉！她就是这样给气得跑到山上去的，要不是这几天无意中得到消息，知道义重的孙女就是曾救了皓儿的曹非，她这趟上山根本是不打算回到“雄天堡”的。

特地赶回来不就是为了这个标致的人儿吗？尹老太君喜欢这丫头的善良，她当然要好好的保护她。

“托太君的福，爷爷的身体很硬朗。”她不会把爷爷因尹傲飞逃婚而气病的事说出来，让她老人家担心。

“好，那就好。”老人家高兴的挽起她，“走吧！老太君听说你的箭术比你爹还好，到太君住的院子露两手给老人家瞧瞧可好？老太君可迷死了你爹射箭时的好风采呢。”

“当然好，请太君先等我一下，绯儿回房拿弓箭。”曹子彤匆匆忙忙的跑开了。

“出来吧！飞儿。”她早就知道那宝贝孙子从刚才就鬼鬼祟祟地站在树丛里。要不是绯儿心事重重，以她的灵敏又怎会输给一个古来稀的老人家呢？

“奶奶！”尹傲飞心不甘情不愿的现身。

“你这孩子又在闹别扭了。”这孩子是喜欢上曹家的小姐了，不然以他的傲气是绝不会做这种偷窥的事。

“没有！”他寒著脸，口是心非的漫应。

“你喜欢绯儿吗？”老人家像是没听到他否认。

“孙儿另有喜欢的对象。”纵使曹子彤刚才的愁容令他不舍，他也坚决的否认著。

“好，既然这样，奶奶就没做错了。”尹老太君如释重负的吁了一口气。

“您做了什么事？”他不要不安，可是这感觉却牢牢的盘据著他的心。

“奶奶已经差人去曹家解除你和绯儿的婚约了。今天我已经接到曹老爷派人带回来的口信，从今天起，你和曹家千金男婚女嫁再也各不相干了。”

其实她从少鹰这孩子的口中，早就知道孙儿对绯儿的情意，以及老朋友生病的事，她刚才才是故意试探绯儿的，真没想到那孩子不但不藉机抱怨，反而怕她伤心。

这么善体人意的孩子，莫怪老朋友疼之如命了。

所以她看到那忧愁的身影，就知道飞儿又伤了绯儿的心了。她会这么做，不过是想藉由解除婚约这事来挫挫他的锐气罢了，让他担担心，不然绯儿这孩子真是太无辜了。

犹如被雷电劈过般，尹傲飞的脑子顿时一片空白，“您……说的是真的？”

“当然，奶奶怎会拿这事开玩笑，这不正是你和你娘的意思吗？”她人是老了，心可不老，飞儿明明难过得很。

“当然！”尹傲飞挺直胸膛大声的说著，“我……我本来就准备要这么做了。”

“好，反正曹老太爷他已经又帮绯儿觅得了一位文武兼备、相貌堂堂的好夫婿了。

听说那孩子犹如再世潘安，风采翩翩，心仪他家绯儿已久。曹老太爷还说依他对绯儿的了解，她一定会喜欢上那位公子的，所以他现在只待绯儿回去便可替两人完婚了。”尹老太君十分满意的看著孙儿益发惨白的面孔。

“骗人！”尹傲飞失声的吼著。哪有可能！曹义重不可能这么快又另替曹子彤婚配，他不会的。“我不相信。”

“你这孩子真是的，你到底不相信什么？是不相信奶奶的话，还是不相信有人喜欢曹家千金？”反正婚约是真解了，她倒也不怕孙子去求证。再说有竹音那丫头帮著她，她目前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你不喜欢绯儿，可不代表她就没人要。”

他知道，他太清楚曹子彤的美丽了，当日他和情同兄弟的少鹰大打出手，不正是为了她吗？

“反……反正那不关我的事。”看到奶奶玩味的表情，尹傲飞立刻嘴硬了，明明已经心急如焚、妒火中烧，却偏偏装成不在意的样子。

“本来就不关你的事，等绯儿明后天回去后，你们就真没瓜葛了。”尹老太君笃定的预测著。

“她要留在这里等廷昭和廷旭，不会那么快走的。”尹傲飞不悦的反驳。纵然自己和她已经几天不说话了，他却不得不承认自己仍是非常在意她的一举一动。他情愿每天看到绷著脸的她，也不愿和她相隔两地。

“是吗？”尹老太君神秘的一笑。

“太君！”曹子彤的笑容暂时打断了尹傲飞的不安，当她见到尹傲飞也在时，笑脸便整个缩走了。

不甘示弱的尹傲飞也当她是隐形人般，局傲的扬起头，冷冰冰的朝老太君告退后，便拂袖走了。

“这孩子就是这副德行，你别理他。”尹老太君含著歉意，轻轻的拍著曹家丫头，“走啊！让我见识一下好久未见的曹家箭法吧。”

“嗯！”重拾起那跌落谷底的心，曹子彤扶著老人家，淡淡的藏起心中的不快。

## 第九章

还有十天即将举行射箭大赛了，表哥们快回来了吧！

曹子彤心不在焉的擦拭著手上的银箭。望著手里的箭，再瞧著父亲亲手刻的字，曹子彤久未犯的乡愁再度发作了。

一颗颗斗大的泪水撞上了银箭，模糊了她的眼睛，伤心的事太多了，再加上尹傲飞变本加厉的冷漠，她实在好累，真想放弃这一切，回山寨陪她的美髯爷爷。

她把手里的箭抵住额头，低声的饮泣著。

“绯儿，有你的信函哪！”易青风四处的喊著，“你到底在哪儿？”绯儿也真是的，最近老是不见人影，直教人替她担心。

“青风，我坐在这儿。”很快的用手背抹去脸上的泪水，曹子彤急忙的呼唤著。

拨开树丛，易青风忙著张望，“你可真会躲。”

“什么事？”曹子彤拉著她一起坐在草坪上。

“你在哭吗？”一坐下来，易青风便看到她红肿的眼睛了。“又是尹少主惹你伤心吗？”易青风是独生女，早把同年的她当是自己的姊妹了。再说，绯儿又为她牺牲了那么多，她岂能坐视不管，任这好姊妹让人欺负？

“他不值得。”曹子彤忿忿不平的别开脸，“我只是想爷爷和山寨。”

虽然这理由可信度很低，但一提及亲人，易青风姣好的脸也不免跟著黯淡了，“我也是，我也好想爹。”

“别担心了，反正再过几天那八府巡按就来啦，到时候你爹便可沉冤昭雪了。”曹子彤忘了己身的忧愁，反倒安慰起她了。“还有，据我调查，那乔玉怕东窗事发，早在咱们功成身退的隔天，教人给抬著离开洛阳，逃之夭夭了。”一定是迷魂药的药效还没退！曹子彤开心的想著。

“这一切都多亏了你。绯儿，你的恩情易家没齿难忘。”易青风每次见到她，便不忘提及这一句。

“咱们是好姊妹哪！你再这么见外，我可是会生气的。”曹子彤当然知道她的感激，可是也犯不著天天谢啊！“你找我不是有事吗？”

“对了，有对你的信函。”她不提起，自己还真给忘了。

她的信！曹子彤纳闷的接过信，敞开看著：绯儿吾侄：爷爷发病，速回“霸地寨”！

竹音书

爷爷又发病了！曹子彤心乱如麻的拿著弓箭冲回房里，手忙脚乱的收拾行李。

莫名其妙地也跟著进房，易青风担心的望著她灰败的脸，“绯儿，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你的脸色好差。”

“青风，我有事回寨里，麻烦你见到廷昭或廷旭表哥时，替我说一声。”

她不是信不过青风，只是不想让尹家的人知道这件事。

尹家有很多快马，只好暂时先借一匹，改天再还。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易青风不放弃的追问著。

“没事，只是爷爷有事要我回家一趟。”曹子彤力图镇定，四处瞧著有没有遗漏些什“你不打算回来了吗？”见她把所有的东西都收好了，易青风伤感的问道，“赐喜呢？你也不打算找了吗？”

“我可能不会回来了，至于赐喜，我相信表哥会向尹傲飞要回来的。”与好朋友分离在即，她内心亦十分不舍，“你和你爹若想隐居，欢迎到曹家山寨来。”曹子彤轻轻的搂了下她。

不能再耽搁了，为避免麻烦，曹子彤俐落的换上男装，再快速的梳了个侠士发型，拎著包包朝她说了声再见，便飙得不见人影了，易青风根本来不及阻挡。

她越想越不对，绯儿一个姑娘家单独上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不行！她得快点把这事告诉少鹰哥。

易青风跑得又急又快，再加上绯儿的厢房离沈少鹰的别院并不远，所以此刻她已经是大力地拍著他房门了。

“少鹰哥，你在吗？”希望他不会又被尹少主拉出去才好。“少鹰哥，你在不在里面？”

一张斯文的笑脸很快的露了出来，沈少鹰讶异的望著易青风难得的惊慌，“青风，发生了什么事吗？”

“绯儿回曹家山寨了……”她的话声还没落下，便被从沈少鹰房里冲出来的尹傲飞给打断了。

“你说什么！”满是酒味的尹傲飞，睁著布满血丝的犀利眼睛，手上还抓著酒瓶，面目狰狞的咆哮道。

“绯儿接到一封家书，只说曹老爷要她回家，便急忙赶回去了。”此刻只想著绯儿的安全，易青风不想计较他对绯儿的所作所为。

家书！她是急著想回去成亲吗？急得连她忠心的丫鬟也抛下了！

已被妒火蒙蔽了心的尹傲飞，生气的把酒瓶砸碎，“她什么时候离开”的？”

“刚……刚刚才走的。”易青风被他脸红脖子粗的样子给吓坏了，这是尹傲飞从没人前表现过的一面，他一向是那么自信、狂傲的。

来不及听完，尹傲飞也急匆匆的冲出去了。

“他怎么了？”易青风愣愣的望著那阵旋风。

“清醒了而已。”沈少鹰意味深远的笑著。

才刚离开尹家没多久，她就听到后面急促的马蹄声了。

曹子彤不断的策马疾奔，根本没时间回头看，反正这条是官道，人来人往本来就正常幸好她不是挑他的千里马，不然他永远别想追上她。

怒火冲天的尹傲飞很快的追上曹子彤，和她并骑著，并朝她吼道：“停下来！”

曹子彤不敢相信的侧过脸望著身旁的人，尹傲飞！他怎么会追来的？而且是带著很深沉的怒气。敢情他以为她偷了他家什么东西？！

“我不！”

“你！”尹傲飞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身手拉过她的马缰，并有技巧的操控著。

“放开！我叫你放开，听见了没？”曹子彤气愤的拨著他犹如被石化了的手。

等速度慢下后，尹傲飞乾脆把她抓进怀里，掉头便往他的私人天地驰去。

“那匹马……”曹子彤见那马飞快的溜走了，情不自禁的呼出声。

“尹家有得是马。”尹傲飞不在意的哼道。

“既然有得是马，又何必小气到硬追著我要？”她唯一拿走尹家的东西就是那匹马了。

“那马儿可是你自己弄丢的，你自己负责，改天可别又把这笔帐赖在姓曹的头上。”

“我追的不是马！”尹傲飞再也拗不住了，如果他再不低头，她就要嫁给别人了，到时他可就生不如死了。

“放心，我自会向两位表哥解释的，尹少主尽管宽心。”说来说去还不是怕难交代。

“请放我下来，我自己会想办法回家的。”

“别想！你别想回家。”尹傲飞把她环在怀抱里，生气的叫著。

转进溪边，尹傲飞霸道的抱著她跳下马，又把她带往那晚他们发生口角的树下。也只有在这里，他才能低声下气的和她说话。

背抵著树干，曹子彤整个人连同树干都被尹傲飞给抱著了。

“我为什么不能回家？我又为什么要留在尹家受你欺负？”曹子彤负气

的扭开头。

“更何况你我早已成了陌路。”

“不！”尹傲飞吼著，“你别想嫁人，你是我的，一辈子都是我的。”

曹子彤的怒言让尹傲飞失去了理智，他俯下身子狠狠的吻住曹子彤的小嘴，欺身把她压在身下，狂乱的搜寻著她的唇，炙热的吻著她细致的容颜。

“放……放开我。”曹子彤的心在狂跳、颤抖著，她柔弱无力的阻止他的侵略。

“不放、不放、不放，一辈子都不放。”尹傲飞鼻息浓重的喘著气，双手柔柔的稳住她抗拒的柔荑，他温柔的放低了脸庞，轻轻的把脸颊靠近她的颊边。

“你……可别乱来。”曹子彤被他颀长有力的身躯给压得动弹不得。

“如果你敢离开我，我就让你成为我的人，就在此时此地。”他绝对说到做到。

“你……”不知是心慌意乱，还是怒火冲天，反正曹子彤是气得发颤了。

“你是小人，卑鄙的小人。”

“我是。为了你，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尹傲飞的傲气没了，怒火也被激情取代了，他现在的声音和表情再温柔不过了。

他……是在示爱吗？

曹子彤又惊又喜，却又不敢表现出来。“是吗？”

“你不相信我？”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气表白，却得到这种冷淡的回应，教他怎能不气恼。

“信你什么？”她不感兴趣的别开眼。

“信我什么！曹子彤，你难道不知道我喜欢你，不愿见你投入别人的怀抱里吗？”尹傲飞不可思议的吼著。

“你到底要我相信什么？你和你娘整天把曹家批评得一文不值，甚至辱骂我最爱的爷爷和爹，我不懂，你到底要我相信什么？”说著说著，曹子彤气自己不争气的泪水又滑落了。

“别哭……别哭了，我心爱的绯儿。”尹傲飞被她的泪水弄得不知所措，身上又没有姑娘的手绢儿，只好心疼的弯身一一吻去她的泪水。“别哭了，你哭得我心都痛了。”

“你……你叫我什么？”抬起梨花带泪的脸庞，曹子彤低柔的哑著嗓子。

“你是我心爱的绯儿。”尹傲飞尊重、正经的对著她吐露心声，“我爱你，所以才会急得口不择言，因为你总像是不在意我，而这个事实让我急得发狂。”

呜……曹子彤因他的表白而更伤心了。她搂著他的颈项，头顶著他的，放肆的哭了起来。

“不要哭了，只要你不哭，我愿意答应你任何事。”尹傲飞知道自己是彻底的完了，栽在她手里了。

“真……真的……吗？”曹子彤哽咽的问道，没想到她的爱恋竟不是一场空。

“除了嫁给别人！”尹傲飞下了但书。

“你……为什么老是说我要嫁给别人？”她真的不明白。

在这种温情的时刻，他实在不太愿意谈及这种今人不愉快的事。

“你赶著回去，不就是为了你爷爷帮你另外缔结的那桩姻缘吗？”不知

不觉的收紧了手，他是深怕怀中的人儿被抢走。

“怎么可能？我们的婚约都还没解除，爷爷怎么可能这么做。”曹子彤放软了身子，舒服的偎进他的怀里。

“奶奶已经派人解除了，所以……”这事是千真万确的，他已经查过了。

惊闻此言，曹子彤随即从他的怀里弹了出来，杏眼圆瞪，含著忧伤的望了他好一会儿，才幽幽的说著，“没想到连奶奶也不想让我入尹家门，这事真教人伤心。”

她受伤了，尹傲飞发现自己极不愿意见她如此，因为那比割他的肉还痛苦。

“不是的，奶奶就是太喜欢你了，才会忙著解除婚约，好让你另嫁他人。”尹傲飞又把她圈进怀里，轻柔的安慰道，“倒是我看你爷爷挺不喜欢我的，不然他也不会一解除婚约便又急著把你嫁掉。”他说得颇不是滋味。

“不喜欢你是理所当然的，你敢欺负他的宝贝孙女，他自然饶不得你。”多日阴霾总算初见阳光，曹子彤慢慢的恢复调皮的本性，“至于另配姻缘，这事我倒是没听说过。”

“是吗？你今日的行色匆匆所为何来？”他总算说到重点了。

“爷爷拜某人所赐旧疾复发，你说做孙女的人急不急？”还不是都怪他。

瞧她的样子不像在说谎，可是奶奶明明说曹老太爷会召她回去，难道他是想骗回她，好让她成亲？“我陪你一起回去。”他这次要亲自向曹老太爷提亲。

“不行！”曹子彤断然拒绝， he 现在是山寨里头号的公敌，这一去不被砍死也难。

“就这么说定了。”尹傲飞不理她的拒绝，“明天我陪你一起回去。”

“我说不行就不行，况且再过几天就是射箭大赛了，你是洛阳神箭手，岂有不参加之理？”可惜她无法参加，真是遗憾。

不过，只要能比赢尹傲飞，她就心满意足了。因为一旦赢了他，就等于赢了全国的高手。

就是顾虑到这层，他才没有强留她下来，幸好曹老太爷及时来了这么封信，不然他还真不知道要怎么阻止她参赛。

“这个头衔和比赛对我而言并不重要，你为什么一直阻止我，难道你真的想嫁给别人！”尹傲飞不悦的瞅著她。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要不是怕你还没见到爷爷就被寨里的人给打死的话，才懒得理你。”他吃醋的样子真好笑。

“我知道你会护著我，况且我迟早会上山的，这次正好陪你一起回去。”原来她是担心他，尹傲飞的心头暖洋洋的。

“你上山做什么？”

“向曹老爷道歉，并亲自登门提亲。”尹傲飞淡淡的笑著。

“不必！”曹子彤不是不领情，而是她怕了，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这句话，她是彻底尝到滋味了。更何况尹夫人所表现出来明显的恨意，依她看哪！沈琴深这辈子根本没办法原谅他们。

“你是什么意思？”他早晚会被这个小女人给整死：“我已经这般低声下气了，你还要我怎样！”

“什么叫低声下气？我根本没听到你道歉。”她要真是会记恨的人，一定整死他。

原以为他一定又开始和她辩的，谁知道他竟然只是柔柔的抚著她的脸，十足真诚的说道：“我的确不值得你原谅，更不该和娘犯著同样的错误，怪只能怪我是非不分。你……你能原谅我，再给我一次机会来保护你一辈子吗？绯儿……”

曹子彤只嚶哼了一声，便快乐的投进他温暖的怀里。

没想到高傲如他，竟会如此的拉下身段，而这一切全是为了她，说她不受感动是诨人的。

“你……你的回答呢？”怀著恐惧的心，他这辈子不曾这么紧张过。

“不知道……”她答得很快乐，尹傲飞却听得很火大。

她想听的，他已经说了，她到底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别生气，先听我说。”快乐的她抬起快乐的手止住了他不快的责备，“你娘对我的成见是那么深，我必须先解开她的心结，才能安心的嫁入尹家。”

“如果她没办法原谅你呢！”尹傲飞急了，“你是不是就不嫁给我了？”

“对啊！为免日后相看两相厌，我只好忍痛割舍你了。”曹子彤逗他。其实她是不可能放弃尹傲飞的，尤其在得知他也对自己有情以后。只是，她对尹家人仍多少存著一些不信任。

“你……”又急又气地，尹傲我恨不能把她揉进身体里，让她成为自己的一部分算了，自己也少受点窝囊气。“不管娘对你如何，我一定会把你娶进尹家，也会生生世世保护你不受人欺负。”

“再说吧！”她故意吊他胃口，不过，她今晚必须去拜会一下未来的婆婆。

她竟然在敷衍他！尹傲飞好不容易才压制住满腔的怒火。

“事情就这么决定，下个月初，我们就拜堂完婚。”解下脖子上的玉佩，他霸道的帮她挂上，“这玉佩是我一出生就戴到现在的，从未离身，它代表我说的誓言和对你的承诺，这辈子我是非你莫娶。”

“如果我没嫁你呢？你怎么办？”这玉佩好大一块，而且上面仍留有他的余温哪！

轻轻的用食指勾起她的下颚，尹傲飞冷冷的贴近她，“我会和你同归于尽。”

他是说真的吧！望著他那认真的脸庞，曹子彤并没有被他的言词给吓著，只是淡淡的笑著，她把随身携带的一对紫玉镯拿了出来，“看到这封紫玉镯了吗？”

他的视线被那对半月形的紫玉镯上刻的黑字给吸引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

“这是我爹送我的，他说啊，有朝一日，如果我遇到了如意郎君，便可以把它的一半送给他呢！”曹子彤眼神飘来飘去，就是不给他任何暗示。

“我要这块。”看她根本没打算把玉镯送给他，尹傲飞自顾自的把刻有“与子偕老”那半边给抢走了。

“我又没说要送你。”她只是作势欲拿回那玉镯，尹傲飞就把套了红线的玉镯飞快的往头上套，他要永生永世的戴著它，表示他俩永恒的感情。

“这半边是我的。”她休想拿回去。

“土匪！”曹子彤娇嗔的轻声骂著，但话里可没有半丝不愿。

“你可有一点喜欢我？”他不敢奢望，却又情难自禁的问出口。

“你说呢？”曹子彤斜睨著他，她不会这么快就让他知道自己的心意。让他多提心吊胆几天吧！他是该再受点折磨，好去去傲气。

“你……”尹傲飞愤而低头又惩罚的堵住她调皮的小嘴。

曹子彤是心甘情愿的接受他亲密的刑罚。

在月光的照耀下，两条人影斜长的直拖向窗棂。

“我看还是我陪你进去吧！”尹傲飞拉住欲敲门的曹子彤，担心的望著他母亲的厢房。

万一娘又发脾气，他真怕绯儿一怒之下挥剑断情。虽然她不曾表示过喜欢他，可是她好歹也是在意自己的，对于这份好不容易拥有的感情，他绝不容许任何人破坏它，即使是他至亲的娘也不行。

“不用了，你担心你娘会吃了我吗？”瞧他那副紧张的德行，哪像初见时那个自信满满的少主。

“其实娘人很好的，只是……”

曹子彤因他的担忧而淡淡的笑了，“我知道，到底是我爹先对不起尹夫人的，她不能原谅我的话，我也不会生气的。反正顶多是不嫁你而已，我根本不担心。”曹子彤急快的转过身子，背向著他掩嘴偷笑。

“绯儿！”尹傲飞的怒火又开始沸腾，聪明的曹子彤在他发作前很快的敲了沈琴深的门。

“谁啊！”这声音是尹老爷，也就是傲飞的爹尹仲伯的声音。

“我是曹子彤，有事想找夫人。”她不由得放柔了声音。

尹仲伯是个忠厚老实的好人，他的善良显然承自尹老太君，而尹傲飞却显然没继承到这项美德。

从几次见面的谈话中，曹子彤知道他一直深爱著满心仇恨的妻子，也深深觉得愧对曹家，所以当他得知她就是曹家小姐时，也和老太君一样频向她为妻子和儿子的行为道歉。

她相信如果可能，他一定会阻止傲飞逃婚，可惜他太爱他的妻子了，一心只想抚平她的创伤。

她不怪他，真的不怪他，因为她实在没办法对这些比痴情的人生气啊！

“绯儿！”尹仲伯开门，略似尹傲飞的脸正高兴的笑道，“连傲飞也来了。”

“爹，孩儿想找爹下盘棋。”尹傲飞不悦的瞥了绯儿一眼，才很不甘心的照心上人的暗示把人支开了。

不高兴也没办法了，总不能在尹仲伯这个老好人的面前，和他的妻子谈论他的情敌吧！

“夫人晚安。”大方的走进房内，曹子彤得体的欠著身子，只见沈琴深冷漠的坐在椅子上，不悦的瞪著她。

“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她知道自己不该对这孩子这么冷淡的，尤其是在对她做了那么多令人发指的事以后。

“子彤想向夫人告辞，这些日子打扰夫人了。”曹子彤依旧维持著笑容，不愠不火的告“你……要自己回去，不等廷昭和廷旭了吗？”不再是冷冰冰的对答，沈琴深埋藏多年那颗良善的心渐渐冒出头了。

“令郎要陪我回去。”她会担心，真的会担心，如果沈琴深反对尹傲飞娶她的话，她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飞儿！”她当然看得出来儿子对这女孩的感情，也看得出来她眼里的惶恐，她是怕自己拆散他们吗？“也好，他也该去向曹老太爷为尹家所做的事请罪了。”

曹子彤真是太惊讶了，没想到沈琴深竟然会这么说。“那么，你是不反

对有个姓曹的媳妇罗！”为了尹傲飞，她打算据理力争。

“如果我说我不喜欢，你怎么说？”沈琴深依旧平淡如昔。

“我会等到你认同了我，才答应傲飞的求亲。”她十分尊重的回答。“我知道夫人责怪我爹抛下你，也明白曹家确实欠了尹家，可是上次你唆使傲飞逃婚，也使我 and 爷爷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相信这应该足以抚平夫人心中的伤口了吧！”

“这么多年了，我常问自己为什么心中充满了恨，为什么总是让身边的人也跟著我受伤？”沈琴深霍然起身，说出隐藏在心中多年的痛。“我想原谅曹家，想原谅书哲不辞而别，可是我发现我办不到，因为我的恨已经积得太深了，深得我不知如何去掩饰。”

“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曹子彤心疼的不断喃语。

“直到你的出现，使我的怨气有了发泄的对象，我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你，认为子代父过是天经地义的事。那时的我一心只想报仇，根本听不进婆婆和仲伯的规劝，甚至自作主张的替你和飞儿订了婚约，然后想让你也尝尝我过去所承受的羞辱。”她讨厌这样的自己。

“所以你让傲飞逃婚了。”曹子彤淡淡的接话。

“原以为我这样做便能消弭心头之恨，谁知却全然不是这么一回事。我的心不但不曾有报仇后的喜悦，却反而愧疚不已。”她不敢面对这孩子，因为她的心太坏了。“那日在靶场见到你，以为是书哲，因为你和他的神韵是如此的像，又急又气的我不分青红皂白的打了你一耳光后，更是痛苦不已。其实该说抱歉的人应该是我。”

“请不要这么说，本来我是不想告诉你的，可是为了澄清你对爹的误会，我还是觉得应该让你知道。”不晓得她会不会相信，曹子彤忧愁的望著她。

“其实我爹并不像我爷爷和奶奶告诉你的一样，是因外出经商而不返家，实际上他是误入了时空的洪流，掉到另外一个时空去了，也就是说，我是来自于未来。或许你不信，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这事姑母和爷爷也都知道。因为奶奶早已占卜得知多将消失二十五年，可是谁也想不到他的消失竟是跳进了未来，所以纵然他想尽办法欲回来也是没用，他必须等二十五年后，时光河再度开启了，才能回来。”

“我……我……”沈琴深不相信的呆坐在椅子上。

“爹常对我说他对不起一个人、误了一个人，眼神中常不自觉的流露著自责和难过，我却不知道他为何人而难过，直到傲飞逃婚了，我才知道那个人原来就是夫人你。”曹子彤幽幽的笑著。

难怪那晚她发现玉镯遗失而绕回花园时，看到书哲被一个巨大的光圈给带走，她一直以为是自己的幻觉，没想到……。

“为什么是你回来呢？”沈琴深急切的问著。

“因为是我坚持要代他回来。”曹子彤不避讳的说著。

“如果你不回来，他会怎么样？”没想到书哲竟有如此悬疑的命运，而曹家人却是任由沈家和尹家误会他们也不说明。

“会死。如果我们都不会回来，我爹就死定了。”

“对不起，我对不起你们，绯儿。”沈琴深拥著她，歉然的泪水不停的泛滥。“为什么不告诉我，任由我怨恨著你们？”

“奶奶和爷爷不想误了你，所以才编出谎话来骗你。”曹子彤当然也陪著流泪了。

“尹伯伯是个好人，他很受夫人，请夫人抛开心中的阴影，好好的爱尹伯伯吧！”

“我知道，我知道……”沈琴深呜咽的低拉著。

始终不放心的躲在窗外的尹傲飞，知道娘的怨气已完全消除了，心里的大石总算落下，可是绯儿的话却又教他忐忑不安，一颗心揪得紧紧的。

如果她说的是真的话，那……她会不会再回去？会不会像她爹一样无缘无故便消失了？

皎洁的月光映在他的脸上，分明的照出他躲在内心深处的恐惧。

## 第十章

在尹傲飞非常固执的坚持下，曹子彤只有认命的举白旗投降了。

原本她是要求尹傲飞让赐喜同他们一起回山寨的，谁知他不知何故坚决的反对，说什么想和她单独相处，不想被外人打扰。

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所以他才会无异议的让她回复小公子模样，悠哉的骑著马陪他沿路欣赏风景。只不过这一路行来，她发现身旁的人似乎总是闷闷不乐。

“我们在前面的十里亭休息一下好吗？”曹子彤拉著骑近身边的人。

“好。”慢慢的牵著她的马匹，尹傲飞先跳下马后，才欺近她的身边把她抱下马。

“我自己会下马的。”曹子彤好气又好笑的让他搂著往亭子走去。“别当我是小孩子。”

“你不是小孩子。”尹傲飞邪气的瞄著她玲珑的身子。

“你又没看过怎会知道？”曹子彤随口逗他。任他抱吧！反正这荒郊野外不会有人瞧见的。

“谁说我没看过。”待他坐定后，他不在意的把曹子彤抱坐在自己的腿上，邪邪的笑著。

没让赐喜跟来果然是对的，她要是跟来，铁定又管东管西，她也不能和傲飞这么亲密的打情骂俏了。

曹子彤心情愉快的把手环上他的脖子，懒洋洋的瞅著他笑，“难道堂堂的尹家少主会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事？”

“不然你以为我是怎么知道你的身分？”他才在奇怪她竟然从没想过问他这个问题。

“不是少鹰……”在他的瞪视下，她只好改口，“不是沈大哥告诉你的吗？”她是这么以为啊！

“错了，是我自己发现的。”该死的少鹰阻止他发现都来不及了，怎会主动告诉他。

又不高兴了，不知道又在吃哪门子的飞醋，反正只要提起沈少鹰，他铁定会动怒就是了。“你是怎么知道的？”

“在溪边知道的。”

“溪边……”曹子彤不可思议的望著他，“你……你偷看我洗澡？”想起赐喜离开前，她们俩的嬉闹全被尹傲飞听到、瞧见了，她的脸就红得厉害。

“偷看？明人不做暗事，那天是我先到的。”尹傲飞不喜欢她的措词。

“你可以出声啊！偷窥狂。”她的身子全给他看光了，他还强辩。

尹傲飞仔细的捧著她的脸凝视著，“随你怎么说，反正我就是发现我未来妻子的容颜和身体，已经萦绕著我的心和脑子了。”

“未来的妻子？你确定你娘真的会接纳我？”奇怪！这一路上没见他问过自己和尹夫人谈得如何。

“我说过，不管如何，你都是我要娶的人，这个事实绝对不会因任何人的反对而改变。”这个丫头又想要他了，殊不知他早把她们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

“真这么有自信，要是我爷爷坚决反对呢？”她是不闹到他生气不罢休。

“我还是要娶你。”尹傲飞答得自信。倒是她的话让他心里的隐忧再现，再不问她，他会被心里的恐惧给击塌的。“你昨晚和我娘说的是真的吗？”

“你都听到了！”他不仅有偷窥狂，还有偷听癖。

“你说的是真的吗？”激动的抓著她的双臂，他一点也不晓得自己用力过当。“你真的是……”他说不出口，真的说不出口。

“你到底怕什么？傲飞。”曹子彤轻轻的点头，不在意发疼的手臂，只在乎他担心的俊“怕你和你爹一样，无缘无故就消失了。”他真的好害怕，尹傲飞狠狠的搂紧她，声音不断的颤抖。

“我消不消失对你也没影响，反正你的知己这么多，随便抓就有一大把，又何患无妻？”她想到他当日便是这么说的。

“绯儿，别开玩笑，告诉我，你会不会和你爹一样的消失，然后便不再回来了？”纵然他一直认为这种事是子虚乌有的无稽之谈，但是他心里过分不安的恐惧却又令他不得不在意。

他真的被她的身世吓坏了，所以一路上他老沉著一张脸，曹子彤欣慰的笑著。那么他一定是真如他所说的很爱自己，才会独自的把这份恐惧摆在心里这么多天。

不能再戏弄这个为她痴狂的男子了，毕竟看他难过，她心里也不好受啊！

“不会！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的。”曹子彤保证的轻吻著他乾燥的嘴唇。

“谁让我爱上了你呢！”

第一次，这是绯儿第一次明白的表白她的心，尹傲飞既喜且爱的掬著她的脸，“答应我，一定要答应我，要走必须连我一起带走，因为我不愿离开你独活。”

“不会的，我绝不会离开你的。”含著眼泪，曹子彤满心欢喜的偎进他的怀里。

“小姐，姑爷快来迎亲了，请你不要再到处逛了好吗？”赐喜不高兴的跟著曹子彤在寨里兜圈子。

姑爷！曹子彤好笑的望著小丫鬟心不甘情不愿的俏脸。

自那日傲飞差人先将她送回寨以后，赐喜的脸就一直沉著，她是气傲飞气得要命。

唉！

谁要傲飞因为嫉妒软禁了赐喜，教这个原本就不喜欢他的丫鬟更加的痛恶他。

“赐喜，你真心甘情愿叫傲飞姑爷吗？”她问得好笑。

“当然。”她仍是嘟高了俏嘴。

“赐喜真是个宽宏大量的人，本小姐一定会帮你配一桩好姻缘的。”她当然知道阿牛对她的丫鬟因相处而日久生情。

真的害羞了！曹子彤好讶异、好讶异。

“小姐……请别胡说。”想起那粗中带细的大个儿，赐喜的心就暖烘烘的。

“绯儿，”曹义重眉开眼笑的走进中庭，俨然有嫁孙女的喜悦，“你怎么还在这儿？傲飞等一下就来了。”

“美髯爷爷，您和赐喜可真是心灵相通耶！怎么说都是这一套。”她偎进老人家的怀里，很高兴见到他神清气爽的模样。“还好几个时辰他才会到，别急。”

幸好他的病容已不复见。那日，她和傲飞匆匆忙忙的赶回“霸地寨”，才发现原来爷爷并没有旧病复发。经她仔细推敲后，发现这可能是姑母和老太君设下的计谋，她们无非是想逼出尹傲飞的真心，说实话，她真的有些感激她们哪！

“你这孩子就是这样，爷爷是希望能见到你漂漂亮亮的嫁出门。”想到这丫头就要离开他了，曹义重著实舍不得的失眠了好几晚。

傲飞那孩子果然是个有担当的好男儿，陪著绯儿回来向他请罪，并坚决的向他表明娶绯儿的决心。

他看得出来傲飞那孩子确实是爱绯儿的，他的心早就被绯儿的倩影给占满了，因为只要有绯儿在场，他便会显得魂不守舍、心不在焉的。所以在经过几天观察后，他终于放心的答应把绯儿嫁给他，一切总算雨过天青了。

“会啦！反正爷爷的孙女天生丽质，不需要太多的装扮就够增您的光了。”曹子彤当然知道老人家的离情依依，她又何尝不是？“爷爷，绯儿以后会常回来看您的。”

“你嫁到尹家，就是尹家的人了，怎可随便回来？这样不仅会让人说话，也会让你的翁婆难做人。”曹义重可不希望她这么做。

“不会啦，尹老爷和尹夫人、甚至老太君人都很好，应该不会在意这些的。”

“反正你嫁过去以后，不准动不动就往山寨跑，这是爷爷的命令，知道吗？”看一看时辰也差不多了，他催著孙女上妆去了，“好，快去著嫁衣，准备等候迎娶的队伍了。”

“好好好，赐喜，咱们回房去了。”拗不过爷爷的催促，她只得无可奈何的随著丫鬟回房。

在众多丫鬟的伺候折腾下，一位倾城的美嫁娘出炉了。

“赐喜，这辈子就今天我觉得自己是很美的。”曹子彤对著镜子前后照著，镜子里那著凤冠霞破的古典美人真是自己吗？

真想让远在另一个世界的爹娘也看见。思及他们，曹子彤不禁潜潜的落下了思亲之泪。

她的难得伤心教赐喜和其他的丫鬟们皆吓了一跳，原来她们好动、开朗的小姐也会有这种温文、秀气的举动，其令人惊讶。

赐喜把房里一干闲杂人等都打发出房后，状似帮小姐巡视有何不妥，其实她是有事要告诉小姐。

“小姐，有件事赐喜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赐喜本来是不想告诉她这件事的，因为怕小姐反应太激动，可是看她伤心不已，又觉得应该找点事来转

移她的注意力。

轻轻的抹去泪水，曹子彤温柔的笑道：“什么时候你变得说话都要经过我批准了？”

“小姐，别取笑我了，这事和青风小姐有关哪！”想起阿牛前几天差人送来的便笺，她的心就为隐藏这事不让小姐知道而不安。

“青风？她怎么了？”她的反应果然激烈。

“听说……她被八府巡按大人给软禁了。”

“软禁？为什么？”难道堂堂的巡按大人也会被乔家父子买通，做收贿这种见不得人的蠢事？

“详细情形赐喜不清楚。”她也很纳闷，无奈那只笨牛没提到重点。

“不行，我得去救她。”冲动的曹子彤刻不容缓的摘下凤冠，提起厚重的嫁衣便往外冲。这回赐喜可是眼明手快的挡著她了。

“小姐，少主已经快到了，小姐千万不要这么做，你没顾虑到少主，至少也该顾虑到老寨主，他准会以为小姐逃婚的。”早知道小姐会这般冲动，打死她，她也不会告诉小姐这件事的。

曹子彤的确犹豫了，可是青风的际遇如此可怜，她怎能见死不救？

“不管了，赐喜，你帮我跟爷爷和傲飞解释一下，就说婚礼暂缓，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一把推开她，曹子彤心急的跑向马厩，顾不得她一身耀眼的红色嫁衣有多么显眼，一心只想到挚友的安危。

于是很快的，一匹载著新娘的马儿快如闪电的冲出了“霸地寨”，等寨里的人意识到马上的人是谁时，那马儿的行踪早已成了一阵飞扬的黄土。

自知闯祸了的赐喜亦赌上性命跳上了她最怕的马儿，快马加鞭的骑马出寨，一时间“霸地寨”犹如赛马场，场面好不热闹。

两个人骑的路线诚然不同，赐喜又急又怕的拦在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前，急喘著气，“我要找新郎官。”她被前面的人挡了下来，整个迎亲队伍也都因她而停了下来。

“你是谁！”尹象的少主岂是寻常人随便见得？孔武有力的家丁不屑的看著她。

赐喜正想开口骂他，就听到阿牛的叫唤声，“赐喜，你到这干嘛？”笨重忠厚的阿牛跑到前面来向家丁示意，表示她是自己人无所谓。

“尹少主呢？”没时间和他打屁了，找尹傲飞要紧。

“唷，我当是土匪要打劫呢，原来是我们的少丫鬟啊！”雷廷昭总是喜欢看她出糗，在他身边的沈少鹰和雷廷旭显然有风度多了，他们只是淡淡的和她点头。

“表少爷。”赐喜不情愿的唤著。

“别闹她了。赐喜，你找我什么事？”尹傲飞适时切入。于是，“洛阳四彦”全员到齐，一样的英挺高大，一样的风流倜傥，难怪全国未出嫁的少女们莫不希望能得到他们的青睐。可惜他们却是一样眼高于顶，不是一等一的绝色，他们还不放在心上呢！

“小姐……小姐跑去找八府巡按，说要救青风小姐了啦！”

“什么！”

“该死！”

“要命！”

“她什么时候离开的？”到底是自己的新娘，尹傲飞的反应就是不一样，

他又生气又担心的问著还是有点看他不顺眼的丫鬟。

绯儿竟然在大喜之日忙著去救易青风，她难道不信任他会帮她吗？

“刚才走的。”赐喜看著阴沉沉的新郎官把马掉个头，准备追他的新娘去了。“少主，小姐著的是嫁衣，很醒目的。”换句话说，也就是很危险了。

不敢迟疑的快马加鞭，尹傲飞拚了命的追他的新娘去了，而跟在后面的人，当然是他那些死忠兼换帖的拜把罗！

于是，这洛阳一带在“尹家少主逃婚记”的旧版新闻热度方消的当口，很快的又传出了新版的“尹家少主追婚记”。

就这样，有幸目睹的人，终生都难以忘怀那一前一后、快马疾奔过洛阳街道的俊男美女。别的不谈，光是他们身上红得耀眼的新娘嫁衣和新郎服就够引人侧目了，更不用说在当日高挂在万里无云的天空中，那一团火球的衬映下，那身衣服的光鲜度了……。

于是乎，半年后……。

“唷呼！我又赢了。”跳起来的少妇手中握著弓箭，高兴的叫著、嚷著，那欢愉的表情和兴奋的举动，都在在牵引著她心爱的夫婿。

“小声点，我的尹少夫人。”天气很凉，尹傲飞把手中的袍子为她披上。

“没关系啦！反正这狩猎林内没人会来的。”曹子彤娇俏的瞥著他宠溺的脸，“你不是故意输我的吧？”

半年前，她在成婚当天欲前往官府救易青风，没想到骑没多久就被随后赶到的尹傲飞给抓了回去，并臭骂了一顿。

甚至连一起赶到的表哥们和沈少鹰，也和傲飞“同仇敌忾”，骂她个狗血淋头、唏哩哗啦。

“对自己的箭术没信心吗？”有时候他为了爱妻会故意输，可是他却也不得不承认绯儿的箭法的确好得令他刮目相看。

有妻如此，夫复何求。

“才不是哩！”曹子彤轻轻的拨回银箭，不舍的摸著。

“这是我送给你的。”

尹傲飞实在有点嫉妒他的岳父大人，因为他在绯儿的心目中似乎比自己还重要。为了不让绯儿常思念过去，尹傲飞可是费尽了心思，打造了二十几支金箭，想取代银箭在她心目中的地位。

而为了比过曹书哲，他可是夜以继日的效仿著，在箭上刻上对绯儿的倾慕之语。

又一支。到日前为止，每当她和傲飞比试完后，不论谁输谁赢，他总会找尽各种理由送她金箭。

“连同这支，我已经有十支金箭了。”她不得不抗议了，要这么多重质不重量的金箭做什么？“我要那么多支箭做什么？”

“你爹给你十二支银箭，就没听你嫌多过。”枉费他一片苦心！尹傲飞不高兴的欲收回箭，使性子的绷著脸。

眼看情形不对，曹子彤无可奈何的把箭一把抢过来。唉！这人真是会吃醋，连她爹他都要比，真是的。

“好，我要，我当然喜欢我亲爱的夫婿送我箭啊！”她撒娇的踮高脚尖，亲著他紧绷的脸颊。“谢谢你，我最亲爱的丈夫。”

“我真的是你最爱的人？”她的撒娇向来令他窝心。

“当然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嘛！这个道理她摸得很透彻。

“好了，天寒地冻的，咱们回去了。”尹傲飞小心的拥著爱妻上马。“前几天见你不舒服的直呕吐，现在好多了吗？”这个小固执坚持不让他请大夫为她看病，害他为她天天担心，他是不能失去她的。

嘻！这个秘密晚点再告诉他，她要等四下无人、夜深人静，躲在暖被里和他相依偎著情话绵绵时再告诉他。

“没事，别担心了。倒是乔玉那父子的案子了结了吗？”现在的她可不比小姐时代自由自在了，虽说尹家人都很疼她，但是在爷爷的三令五申，甚至以生命为要胁的情况下，她是真的不敢到处乱跑了。

“他们被发配边疆，永不得回来了。”这种结果真是大快人心。

“那青风和那个刚正不阿的安大人呢？”这才是她最感兴趣的。原来当日青风会被软禁，原因无他，竟是那年少出英雄的八府巡按安云辰喜欢上美丽、冷艳的青风了，于是他才会假藉夜闯之名，把青风扣留在他那儿。

又是一个有胆量的好男儿。曹子彤著嘴转动著贼兮兮的眼睛，快乐又安慰的偎进高大的夫婿怀里。

但愿天下的有情人都能终成眷属……。

闭上眼睛，快乐的倚著傲飞的胸膛，沉浸在幸福里还不到一刻，曹子彤的美梦便被一连串高低不齐的惊呼声给打乱了。

是哪个该死的人，敢不识趣的打断她的美梦？“娘！”从后面人的胸腔声中，她清楚的听到这个称谓。曹子彤条地睁大眼睛，望著前方越来越近的

人。  
是赐喜和她婆婆沈琴深带著一堆端著看似补品的仆人。她们干嘛？怎么一副如临大敌的备战模样？

“飞儿，你这孩子真是的，绯儿现在这种身子，你怎能带她到处乱跑？”沈琴深等不及他们靠近就开始责备了。“快把她抱回房里休息。”

“我没怎样啊！娘。”想不到几个月前见她如眼中钉的沈琴深，竟然在和她一番谈话后，彻底的改变了对自己的态度。沈琴深现在待她比对自己的女儿还好，不知道这是不是有点补偿的成分。

“娘，绯儿怎么了？”只要有丝毫关于绯儿的风吹草动，尹傲飞便会严阵以待，深怕她有一丝不妥。

“先把她抱下来，有孕在身的人怎么可以骑马呢？”沈琴深指责儿子。

“有……有孕在身！”尹傲飞尖叫出声。

啊啊啊，她打算在温情时刻给他的大惊喜，现在全被古道热肠的婆婆给破坏了。

“快把她抱下来呀！”沈琴深指示著傻傻的微张著嘴，显然已经呆掉的儿子。

赐喜见姑爷那副愣样子，不禁失笑的低下头，而其他跟在一旁的丫鬟也全都学她低头窃笑。

“我自己可以下马。”曹子彤叹著气，回头望了眼呆头鹅丈夫后，决定她还是自力救济来得快。

大喜过望的尹傲飞闻言，大声的喝令她不准动，便飞快的跳下马把她抱了下来，但并不让她著地，而是小心翼翼的抱著她往房间的方向走。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想到他就要拥有一个和绯儿的结晶，他便忍不住想高呼出声，让堡里的人也分享他的喜悦。

“人家本来想等晚上再告诉你的。”曹子彤压低嗓音，怕婆婆听了难过。

“你怀了孕竟然还邀我和你去射箭，真是胆大包天！”想到今天她又呼又跳的模样，尹傲飞真是替她捏了把冷汗。

“从今天开始，你不准到处乱跑，也不准再射箭。”尹傲飞柔柔的望著她，“你要为我多保重。”最后这句只有她听得到。

“飞儿说得对，绯儿，你可得处处小心。”沈琴深和一大票仆人远远的跟在后头说著。

“是的，娘。”曹子彤乖巧的回著。

“我说的话就没见你这么听话过。”尹傲飞酸溜溜的低声埋怨。

又来了，曹子彤无奈的仰天望著。她嘴角泛著一抹甜蜜的笑意，知道终其一生，傲飞都会为了自己在她心中的重要性而和她拌著嘴。

“她是娘啊！你又不是。咱们平起平坐，我爱你，你也宠我，又何需分谁听谁的话？”

曹子彤淡淡的笑著。

尹傲飞因她的话而收紧了手臂，她总是有办法抚平他的不平。她真是他锺爱一生的妻、疼之如命的宝贝啊！

“我的小表妹生病了吗？”这种不三不四的问候一定来自廷昭表哥。

今天是什么日子？好像不该来的都来了。曹子彤没好气的瞪著表哥们和沈少鹰，及跟在他们旁边的沈少绫和邢霜。

把眼珠子一翻，曹子彤拒绝说话，反正有人会替她回答。

“我要做爹了！”尹傲飞骄傲洪亮的声音响彻云霄，任谁也知道他高兴极了。

于是一大堆恭喜声和赞叹声四起，一大堆人相互恭喜著，就这么一堆传一堆的，很快的，雄天堡上下都知道又将有个小小少主或千金要出生了。

又于是，在那寒风凛冽、冷风飒飒的鬼天气里，尹傲飞抱著爱妻历尽千辛万苦，从门口走到房间，竟然花了半天的时间。难怪他那怀了孕的娇妻早就因逃避同样的问话，而甜甜的睡倒在他怀里，不管人间俗事，找她的好朋友周公去了。

至于周围的关心和问不完的问题，她是一概不理了，反正天塌下来有夫婿在嘛！怕什么……。

## 后记

唐瑄

奇怪吗？唐瑄怎么突然把“五色组”的成员和范家两兄弟给甩了。哈哈！其实我之所以先写曹子彤和尹傲飞的故事是其来有自啊！一则是因为下部书的女主角便是曹子彤的姊姊曹子婕，为了让大家心里先有个底，于是本人一声令下，曹子彤这位俏姑娘使得乖乖的出场了。那么曹子婕会许配给谁呢？我也不知道耶！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一定和“五色组”或范氏兄弟扯得上关系。

再说，我写这部书的另一个原因呢？不知各位是否注意到封面的（洛阳英雄榜）等字样？

（没有吗？请擦亮你那漂亮的眼睛仔细看！）对啦！没错，这部书的另一个用意，便是唐为古典小说所起的序幕啦！

所谓序幕就是……（天啊！连这个问题都问。真酷！）想当然耳，本书中的曹子彤和尹傲飞是荣登“洛阳神箭手”的神仙眷侣了，至于其他人物 -

- 不论是“洛阳四彦”其余的沈少鹰、雷廷昭或雷廷旭，或易青风、邢霜都好，反正陆陆续续唐都将为他们安排个好伴侣，免得他们落了个孤老一生的下场（孤夜没伴守灯夜，春风对面吹……呜……真可怜……）。所以，有心支持他们的读者，请拭目以待罗！

越来越复杂了对不对？什么“五色组”、范氏兄弟、曹氏姊妹、“洛阳四彦”，这些个人中之龙、之凤的俊男美女们，古今杂错的，竟也扯得上关系！实在有些迷离对吗？老实说，唐自己也快搞混了，说不定哪天一个不注意，把现代的摆到古代，古代的拖到今世来，那可就糗大了。所以，趁著现在头脑还算清楚，唐只求快为这些人择定婚配，以了了心里头那些有点沉重又不会太沉重的负担。不过话虽如此，我却又在大动其脑的想再创个什么组啊、帮的，再多添些趣味，以飨读者们。大家说好不好啊！（实际上，我已经创了，如果想知道唐又塑造了哪些个英雄豪杰，敬请期待下一本书了！）就是这么短短的几句话而已，若是各位对唐的书有任何的批评指教的话，欢迎放马过来，我随时候教喔！再见！

